

世界少年  文学精选

[法] 雨果 原著

巴黎圣母院

许文心 改写



北京出版社

说 明

由于原文中采用了英制等单位，考虑到文中的谐调，未将英制等单位化为国际单位。如需要，可按下表进行换算：

1 磅 = 0.4536 千克 (kg)

1 吋 = 1 英寸 = 2.5400 厘米 (cm)

1 尺 = 1 英尺 = 0.3048 米 (m)

1 呎 = 1 海里 = 1.852 千米 (km)

1 哩 = 1 英里 = 1.6093 千米 (km)

编 者

世界少年文学精选

王子复仇记

丹麦国王死了，原来是其弟的阴谋。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怎样避过杀父凶手的耳目，讨回事实的真相？他在复仇中又怎样失去了生活中本该拥有的快乐和生命呢？

罗密欧与宋丽叶

一个是心地善良的美男子，一个是纯洁如玉的好佳人，偏偏生长在积怨深重的两家巨族，这两朵初开的蓓蕾能不能扭转命运，终成眷属呢？

仲夏夜之梦

公爵的婚礼就要举行了，善良的雅典工匠要献一出戏。可是，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风波还没平息，远来道贺的妖精王和王妃又不和。这一连串的麻烦，该如何摆平？

英雄凯撒

最受敬仰的罗马英雄勃鲁托斯，被卷入暗杀凯撒的计划中。他是为了维护正义，还是满足野心？经历了狼狈的逃亡后，他与罗马联军展开激烈的决战，在战场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

埃及艳后

埃及女王为了埃及的繁荣与罗马将军安东尼结盟。可惜安东尼与握大维争霸失败自杀，女王为免受辱，也自己让毒蛇咬死。

简·爱

孤女简·爱在备尝寄人篱下之苦后，毅然离家求学。学校的生活，使她领略了被爱和被辱的人间冷暖。在她以为幸福真正来临时，却又为一个疯女而远走他乡……

呼啸山庄

在暴风雨夜出走的赫斯克莱夫，三年后突然以富商的面貌再度出现。他为什么会回来？是旧情难忘？还是别有用心？呼啸山庄的人从此忐忑不安……

傲慢与偏见

富家子弟达西一出现在龙蟋村，立刻引起众人的兴趣。但因为他神情傲慢，使得聪慧美丽的伊丽莎白对他有了偏见，两人因重重误会险些错失良缘……

双城记

十八世纪末，法国巴士底狱被攻陷，贵族受审，人民汇成一片暴风雨般的革命浪潮。在纷坛复杂的社会动荡中，却有人毅然代替情敌走上断头台……

孤雏泪

一个孤苦无依的男孩，仅仅想多要一点儿稀饭，就被赶出孤儿院，开始了解人生。他遇见慈祥的老人，误闯小偷集团，又被阴狠的凶手绑架。他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呢？

唐吉珂德

一个乡下地主，效法古代的骑士，周游各地，行侠仗义，异想天开地把风车当巨人，奋力与之拼命……他把幻想当作真实世界，到处惹闹出不少笑话，行径滑稽有趣。

战争与和平

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一片广大而美丽的俄罗斯风光尽收眼底。这儿的儿女亲情，将如何历经一场扭转命运的炮火？法国的拿破仑，能不能统治这一片土地呢？

上尉的女儿

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听从父亲的命令，前往偏远的小城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意外经历的一场内战，使他受到血与火的洗礼，更得到一份难能可贵的爱情。

罪与罚

贫病交迫的大学生洛迎因痛恨当铺老板的重利剥削，愤而行凶，却自认是替天行道。然而良心的谴责，法律的追究，终使他走在了充军西伯利亚的路上。但洛迎也从中更深地理解了生命，理解了爱情。

约翰·克利斯朵夫

他在六岁便展现了音乐方面的天赋，十一岁担任宫廷乐师。但是坎坷的命运，使他的音乐生涯充满挫折与失意。他将如何突破逆境，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呢？

日黎圣母院

一个天使般美丽可爱的女婴，为什么变成了丑陋畸型的男婴？悲伤的母亲怎能忍受这悲惨的命运？十几年后，这个丑怪的罗锅子长大了，他如何面对围绕在身边的恩怨呢？

悲惨世界

服刑 19 年的重刑犯，为什么能在一夕间洗净了罪恶的灵魂，重向光明？为了一个可怜的小女孩，他如何逃过警方的层层追缉，又陷身战火，代她寻回终身的幸福？

基督山恩仇记

十九岁就当上船长，即将步上红毯的有为青年，为什么突然被人陷害，沦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死牢呢？他将如何变成正义的化身，挺身主持这场善恶恩仇的公道呢？

三剑客

法国的安妮王后为了消弭英法间的冲突，把珍贵的钻石项链送给英国首相，不料却给自己带来危机。看十七岁的达太安如何与三剑客共同合作，安然送回钻石？

铁假画具

一对孪生兄弟，一个成为国王，一个却是囚犯；三个同生共死的剑客，一个拥护国王，两个拥立囚犯。他们虽有深厚的亲情和友情，却在命运的拨弄下，走向悲剧道路……

茶花女

一个出身贫苦的美丽少女，被诱骗沦为妓女。当她遇到真心爱她的青年，决心好好做人时，社会大众却不同情她。她将如何寻求心灵的宁静与纯洁呢？

汤姆叔叔的小屋

善良、正直的汤姆叔叔，拥有一间小木屋和美满的家庭，但在奴隶制度下，却沦为商品般的黑奴；经历几番坎坷的折磨之后，他终于惨死在奴隶主的皮鞭下。

海伦·凯勒传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海伦·凯勒的视觉和听觉，从此陪伴她的只有无边的黑暗与寂寞……但是安妮·苏利文的出现却改变了海伦·凯勒的一生，她开始向命运之神挑战！

安妮的日记

如果安妮是一株迎着朝阳绽放的花朵，希特勒就是折花的恶魔。坚强的安妮逃得过他的伤害吗？她的家人、朋友和所有的犹太人在这场浩劫里又将会如何呢？

天方夜谭

愤怒的国王下令搜罗全国的美女，聪明的谢廖莎讲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终于化解了这场干戈。你想听听这些世界上最神奇、有趣、充满智慧的故事吗？

汤姆·索亚历险记

顽皮的鬼精灵汤姆和野孩子夏克，一同干出令人捧腹的妙事。马克·吐温活泼的笔法，把小男孩顽皮的样子描绘得十分逼真，连大人也爱看。

王子与贫儿

一个偶然的机缘，王子爱德华救了少年乞丐汤姆。他们本想交换一下衣服穿穿，没想到竟也交换了角色，深深体验了对方的生活方式。交换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小公子

一个纽约贫民区的小孩，忽然变成英国大贵族的公子，并且成为伯爵和巨大财富的继承人。由于他的出现，使封闭多年的古老城堡再次展现蓬勃的生机……

小公主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忽然沦为一文不名的小女佣。在残酷的现实考验下，她还能维持公主的风度吗？又是什么样的奇迹，令她重拾幸福呢？

秘留花园

年仅十岁的玛丽，在父母去世之后，远渡重洋到英国投靠舅舅。这个寂寞又孤僻的小女孩，在无意中发现了深锁了十年的秘密，荒废的花园却因此变成美丽的花园……

苦儿流浪记

突然知道自己是个弃儿的卢米，被养父卖给跑江湖的艺人。在四处流浪的旅途中，他总希望有一天能找到亲生的父母；然而无常的世事，却一次次把他推向绝望的深渊……

孤女努力记

孤女佩玲历尽艰辛，来到父亲的故乡，见着了富有、失明的祖父却不敢相认。为什么她不敢面对近在咫尺的亲情？她能不能获得原来属于她的幸福？

小妇人

四个个性截然不同的姐妹，在经历了一连串的生离死别与生活的磨练后，在母亲爱心的教导下，终于脱去幼稚的外衣，发挥各自所长，成为成熟的“小妇人”。

爱的教育

一个十岁二岁的男孩，用他的心、他的爱，去关怀和注视身边的世界，发现这个社会实在太值得爱了。你想钻进这个男孩的心里，学学怎样去创造一个爱的世界吗？

海底两万里

接二连三的海难事件，震惊了全世界。阿尤纳斯教授和助手康塞尔、鱼枪手尼德为了抓海怪竟被“鹦鹉螺”号的舰长尼摩软禁，并展开一段惊险的海底之旅……

地底旅行

脾气古怪的博士根据密码，与侄子展开惊险的地底旅行，活生生的太古植物、原始人、电气性光线等构成了玄奇的地底世界，在古代海兽的围困下，他们历经九死一生，才得以返回地回。

十五少年飘流记

十五名少年在暴风雨的袭击下，飘流到无人的荒岛上，凭着坚忍的意志力与过人的智慧，终于克服了恶劣的环境，安全返回故乡……

白鲸

恶名昭彰的白鲸莫比·迪克，经常在海上兴风作浪，夺去了无数捕鲸人的生命。亚哈船长也在一次捕鲸中，被莫比·迪克咬掉一条腿，从此他发誓不杀死白鲸绝不罢休。

丛林奇谈（上）（下）

印度，一个遗失在丛林的婴儿，幸得狼的抚养，得以长大成人。他在经历各种森林生活的磨练后，不仅掌握了森林中动物的语言和习性，而且还练就了健壮的身体，机敏的洞察力，善良的心灵，热爱群体之心，最后成为万兽之王。

野主的爱尔莎

作者乔伊在偶然的的机会里，收养了一头野狮子——爱尔莎。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仿佛一家人。文中处处洋溢着人和动物之间的关怀，温馨感人。

野性的呼唤

十九世纪，在阿拉斯加掀起了淘金热，大批的狗被送往北方拉雪橇。布克遭人算计，也加入了拖橇狗的行列。它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克服恶劣的环境，最后回归到自然。

金银岛

老船长的衣箱里有什么秘密？为什么会引来海盗的窥视？一批装扮成水手的海盗随船前往金银岛寻宝，主藏却不翼而飞，莫非有人捷足先登？

伦敦塔

生性善良又纯洁的洁茵公主，在公公和丈夫争夺权力的阴谋中，陷入一连串的恐惧与忧虑。最后她自己所坚持的宗教信仰，逼她步上残酷的断头台……

所罗门宝藏

一个是千里寻弟的男爵，一个是为父复仇的王子，仅凭一张三百年前的血图及狩猎师克达的帮助，以毅力与智慧终于越过杀人沙漠，战胜可怕的妖婆，得到最后胜利。

圆桌武士

英雄令人崇敬，爱情令人向往，悲剧令人同情。“圆桌武士”里有西洋的武侠英雄——骑士，有政治斗争下牺牲的悲剧，也有坚贞的爱情和友情，让人读了，为之感叹不已。

劫后英雄传

勇敢的青年骑士因为触怒父亲而被逐出家门，在他失踪三年后突然又回到英国，协助理查王复位，最后得到父亲的谅解……

鲁滨孙漂流记

狂风巨浪夺去了同船伙伴的生命，却又鬼使神差地把鲁滨孙从死亡边缘拯救回来。但是除了那艘破船他一无所有，在这人迹不至，野兽遍布的荒岛上，他该怎么活下去？

动物农庄

动物有能力自己建立农庄吗？一个聪明的猪说：“我们比人类更有智慧，当然可以啦！”于是马、羊、狗、猫、鸡、鸭们纷纷响应，同心协力为这个理想奋斗……

杜立德医生

喜爱动物又能和它们交谈的杜立德医生的诊所就像一个动物园，有会煮菜的鸭子、爱出主意的鹦鹉、机智过人的狗、爱哭的大鳄鱼等，每天都热闹非凡，趣事不断……

柳林申的风声

蛤蟆戴利又闯祸了，他不但坐了牢，连蛤模大厦也被野森林的黄鼠狼、白鼬占据了！鼯鼠安安、水鼠华拉，还有灰毛老獾，肯不肯再伸手帮助他呢？

绿屋的安妮

红发大眼，喜爱幻想的孤儿安妮阴错阳差地被一对老兄妹收养，宁静的绿屋也因此频生波折。

鹿苑长春

七岁的乔弟在森林里，找到一只失去妈妈的小鹿。从此，他有了一个形影不离的“小兄弟”。他们共同经历了一连串有趣又伤感的事，甚至一起出猎凶狠的跛脚熊……

会飞的教室

假如教室是一架飞机，不就可以带着我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去翱翔世界？假如你的想象力长着一对轻盈的双翅，就请你快飞入书中世界，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吧！

格列佛游记

一场海难，使格列佛沦为小人国的俘虏，他到海岬找水，却成为大人国的摇钱树……格列佛将如何发挥能屈能伸的本事，适应这些不同形态、不同风格习惯的生活呢？

书中人物介绍

加西莫多：他是圣田院的敲钟人，不但是个罗锅子，又是个瘸子；既瞎了一只眼睛，两只耳朵也聋得一点儿声音都听不见。他在十七年前被人遗弃在圣母院前，后来，圣母院的神父克罗德收养了他。

爱斯梅哈尔达：她是个像天使一般美丽的少女，靠在街头表演跳舞赚些钱来维持生活，身边带着一头具有奇异智慧的白山羊。她是“奇迹街”的公民，那儿的居民——乞丐们——都很喜欢她。

克罗德：圣母院的副主教，天赋极其聪明，可是，他却抱着野心，希望做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妖术师，企图以种种欺骗人们耳目的手法，让全世界的人们认定他是耶稣第二。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惜用尽各种卑鄙的手段，要爱斯梅哈尔达做他的巫女，以便目由自在地行使妖术。

法比：青年骑士，是法国数一数二的名剑客，又是路易王直辖的侍卫队队长。他因为在一双偶然的机遇中救助了爱斯梅哈尔达，后来被迫和妖僧克罗德决斗。

甘果瓦：一个穷诗人，他为了一件小事被警察追捕，闯入“奇迹街”，受到爱斯梅哈尔达的救援。后来，爱斯梅哈尔达遭遇危难时，他四处奔走，想要挽救她的生命。

序

许文心

美丽与丑怪本书所叙述的故事，是根据法国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家雨果的小说改写而成的。雨果的小说中，尤以《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为其代表作。

雨果在一八一二年生于法国的贝尚松，他的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大将。雨果十六岁的时候已经能写出杰出的诗，也得过奖金。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出版了诗集，一时声名大噪，可说是个稀世的天才。

他四十三岁的时候，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给他上院议员的职位，从此以后，他就把大部分的时间贡献在政治上。一八四九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国王被处死刑后，他四处奔走，为人民做了不少的事情，受到新成立的共和政府尊敬。三年后，拿破仑第三称帝，雨果对他大肆攻击，最后被放逐到国外，这二十年间他到处旅行，《悲惨世界》是他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巴黎圣母院》是一八三一年他二十九岁的作品，也是他作品中最脍炙人口的。一八七一年法国恢复共和制，于是他又回到巴黎，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文学家，都有不少的贡献。

一八八五年，他以八十三岁的高龄去世，并在潘德温为他举行国葬。

改写的这部《巴黎圣母院》，以一个丑怪无比的罗锅子为中心，加上天使一般的少女、行使妖术的僧侣、法国有名的剑客侍卫队队长、“奇迹街”可怕的居民们、富于正义感的穷诗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以中世纪的花都巴黎为背景，构成一个极为引人入胜的故事，相信大家读了它以后，都会喜爱得不忍释手。

巴黎圣母院

弃 婴

那天是复活祭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叫做加西莫多礼拜。

有四个做完礼拜的老妇人，从法国首都巴黎大街上那家灿烂庄严的圣母院静静地走了出来。

当她们走下那高石阶的时候，有一个老妇人忽然停住脚步说：

“啊，听！有小孩儿哭的声音！”

“是呀，我也听见了！”

“就在那一边！”另一个老妇人伸出手指来指着说。

那里——靠教堂那一面墙的一座骑士石像旁边，放有一张木床。

一些穷得养育不了婴儿的父母，希望圣母院收养他们的弃儿，所以，他们偷偷地把婴儿扔在那里。过去，弃儿很多。圣母院为了收养那些弃儿，也就预备了这么一张木床。

穿着灰色衣服四个老妇人，走近了这木床。

她们看见床上哭叫的婴儿，都异口同声惊讶地喊着：

“哎呀！这个小孩儿简直是个丑八怪呀！”

“是不是人生的呀？”

“不，是个迷了路的小鬼吧？一定是的！”

“我想，生下这么丑怪的婴儿的母亲，准会吓得昏倒了。怪不得要扔了他呢！”

“真像是个怪物。”

“这样的婴儿，最好趁早扔到河里去，要不然就扔到火里烧死算了！”

“是呀，要不然谁给他奶吃呀？在法国，恐怕一个也找不到！”

她们惊奇地谈论着。

怪不得她们这样说，事实上，那个婴儿丑得也够得上叫做小怪物了。他全身蠕动着，就像要爬出麻袋子似的，那副丑怪的模样，真不知怎样形容才好。

他的额头高而宽，长满了红色的头发，一只眼睛瘪进去，另一只却睁得大大的，塌鼻梁，嘴巴裂开快到了脸蛋儿，比正常的孩子大了三倍。他的身躯奇妙的歪，一看就知道是个畸形的孩子。

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围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有很多的人把他团团地围住了。大家你谈这我谈那，立刻嘈杂起来。

“他活像个巫师的孩子！”

“这样丑八怪的孩子也会出生，这预兆着今年是个凶年。去年瘟疫曾经流行，今年听说英军要来攻打咱们了。”

“把他扔到火里去好了！”

“对了！那是最好的办法！”

“要做就快点儿！”

人们逐渐地兴奋起来。有一个年轻的神父，很早就站在教堂的门口，默默地看着这种情形。

他的额头宽阔，目光炯炯，一脸的严肃表情。

当一个急性子的男子，伸手抓住那个正在哭的婴儿时，这位年轻神父忽地凛然阻止他说：

“等一等。”

“为什么你要拦阻我？神父，这样的怪物就该扔到火里去的！”

“不，我要收养他。”

年轻神父心平气和他说着，就把婴儿抱在他的长袍里带走了。

人们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直到他消逝在教堂通进修道院的那条长长的走廊里。

“你看，那个神父多么奇怪，他偏喜欢这样一个小怪物。”

“他是谁？”

“克罗德神父，听说他是这圣母院里顶好的一位学者呢。”

当人们说着这些话的当儿，有一个年轻女人垂着头悄悄地、步履蹒跚地离开了这里。

在四个老妇人发现那弃儿以前，她就躲在这教堂附近了。

原来，那个婴儿就是她扔弃的。

吉卜赛人

那个年轻女人的两只眼睛充满了泪水，不断地用手擦着，走向格雷坞广场去。

那格雷坞广场有一个惩罚重大罪犯的绞刑台，当执行绞刑的那天，这广场将被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这一天，这个广场很寂静，只有三个行人而已。

广场旁边，巍然耸立着古罗马式的建筑物——荷兰塔。

塔下，有一间嵌着铁格子小窗洞的暗屋。

那年轻的女人走进了那间屋子。

屋子里除了由小窗洞射进来的阳光之外，再没有别的了。它和外界完全隔绝，不但潮湿，而且还阴森森的。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如此热闹而喧嚣的巴黎街上，竟还会有这么一间黑暗的秘屋。

但是，它却是巴黎的名胜之一。

从前，有一个公主，名字叫荷兰德。她为了哀悼她那已战死的父亲，就把所有的财产施舍给穷人，然后，把自己关闭在这间屋子里，开始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她穿着粗质的丧服，白天不断地祷告上帝，夜里就睡在石板上。她吃着人家偷偷放在窗口的布施的东西，有时甚至两三天都不吃什么。荷兰德公主便这样，像一具活尸一样，足不出户地度过了漫长的三十年的岁月。

荷兰塔便是依照这位公主的名字命名的。

那个年轻的女人，是不是要在这屋子里开始生活呢？

为什么她年纪那么轻——大约二十岁左右——就要住进这黑暗的石屋里呢？

是因为她生下那个丑八怪婴儿吗？

不，不是的。

她并没有生下那个丑八怪婴儿。

事情是这样的：

那年轻女人名字叫做巴格特。她父亲是音乐家，曾在查理第七的加冕典礼时，在皇帝面前演奏过。她的母亲出身有钱的人家。巴格特是他们的独生女，在他们的疼爱之下长大，又活泼又美丽，而且歌唱得也很好，大家都叫她“会唱歌的花”。

双亲死后不久，巴格特和巴黎近郊一个拥有城堡的果赫芒特厄西子爵结了婚。那一年正是她十八岁的春天。

很快的，在圣波尔祭那天，巴格特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是，没有多久，她的丈夫果赫芒特厄西忽然被人暗杀了。

子爵的弟弟继承了城堡，巴格特和她的小孩儿都被赶了出来。

巴格特不幸的日子便从此开始了。

她抱着这个孩子回到巴黎，开始过着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悲惨生活。

她靠着做针线活计来维持生活，因此，有时穷得甚至十天或十五天连一个铜板也没有。寒冷的冬天到了，巴格特的火炉里不但没有煤柴可烧，食橱里连半片面包也没有。

如果，巴格特没有她这可爱的女儿的话，说不定在这穷途末路的时候会自杀呢。

但是，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她那女儿的身上，把赚来的钱大半都用在给她的孩子买小衣裳、帽子、袜子或丝带等。而她自己呢，即使两天不吃什么，也不以为苦。

那婴儿名字叫做阿涅。没有一个婴儿能比她更可爱，只要看到她一眼，就不由得想去抚摸她一下。

有一天，一些面貌奇异的人骑着马到巴黎来。

他们是由一些乞丐和流氓聚合起来的，随便跑到哪里，就捣乱到哪里。他们的面貌都很丑，呈现着褐色，而且还带着银耳环。和他们同行的有很多女人和小孩，但每一个面孔都丑得够受，赤着脚，满身污垢，穿着破烂的衣裳。

他们都是吉卜赛人，据说是经过波兰而来到这儿的。

他们没有进城，只在城外搭起帐篷，驻扎在那里。

他们的生意是看相。城里那些好奇的人，偶尔也到他们那儿去看相。

事实上，他们是一种过着流浪生活的民族，能够揣度人心编出各种预言，使人们惊叹不已。

当这些城里人听到他们预言儿子将来会做皇帝或做教皇时，就高兴得不得了，给他们多少礼金也不会吝惜。

巴格特听到这消息后，自然就想把阿涅带到他们那儿去看一看她将来的命运。

抽梁换柱

“噢，这真是个宝贝婴儿！活像个天使一样！”

当巴格特抱着阿涅走进吉卜赛人的帐篷时，他们的首领那个老头儿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这样惊叫着。

“请你替她看看相吧！她将来到底怎么样？”

“嗯，这命可太重要哩——”

首领一面捋着他的胡须，一面端详着阿涅，他摇晃了一阵子脑袋，忽然朝向他背后站着的一个目光阴险的女人膘了一眼，做了一个暗示。

这时巴格特正逗着阿涅笑，并没有注意到这点儿事。

不一会儿，首领拿了一只放大镜放在阿涅面前。神气十足地看了好大一会儿，突然，直截了当他说：

“她有女王的相！”

“女王？那好极了！”

善良的巴格特立刻相信了他的话，满脸喜色地吻着她的女儿。

“这女孩子，呃，她长大后会同到美国去，做他们那儿的女王——”

首领笑了笑，用指头按了按阿涅的额头。

阿涅好像讨厌他的谎话似的，大声地哭了起来。

“噢，阿涅，我的好女儿。他们预言说：你的将来是幸福的，你会做美国的女王呢！别哭，别哭，……谢谢您，伯伯，我这可真的放心了，我养了这个女儿是值得的。”

“我们吉卜赛人绝不撒谎，你相信了吧？”

“当然相信。我现在虽然没有享到幸福，但是这女孩子将来一定是幸福的。”

回家的路上，巴格特反复地对阿涅说：“你将来会做美国的女王呀！”阿涅出生还未满一年，自然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她的母亲。

巴格特并不知道她背后跟着一个女人——就是刚才在帐篷里，那个目光阴险的女人。

巴格特把孩子抱回自己的房间，等她安睡后立刻去找邻居的太太，把刚才帮孩子算命的事说给她听。还说阿涅将来有一天会应邀与英国国王和埃提阿比侯爵一起吃饭，说完这些话又聊了聊天，就回家来了。

她走进屋里时，没听见婴儿的哭声，就自己和自己说：

“我的好女儿睡得真熟啊！”

可是，当她跑上楼时，却发现房门异样地敞开着。

瞬间，巴格特的脑子里有一种不吉祥的预感。她慌忙地跑到床边一看，不知为了什么，婴儿失踪了！

床上只放着一只桃红色的小鞋子。

“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人把我的孩子带走了？啊，上帝！”

巴格特拿起了那只鞋子，紧紧地抱在胸前，失魂落魄地把房间里每一个角落都看过之后，就疯狂地奔下楼梯，跑到街上去。

“阿涅！阿涅！”

巴格特披散着头发一边跑一边喊，行人看了都感觉诧异，不知是怎么回事。

巴格特碰到熟人便问：

“你看见有人抱走了阿涅没有？”

他们都摇着头。

巴格特一面哭一面找，差不多城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找遍了。她好像疯了似的，只要听见人家里面有婴儿的哭声，就立刻爬上窗子去探望。

但是，阿涅的踪影还是没有一点儿线索，太阳便下山了。

从此，巴格特每天在街上到处彷徨着。她的衣裳撕得破破的，沾满了汗垢，头发蓬乱得像干草堆，眼睛也哭得像红桃子似的肿，样子怪可怜的。

她见了每一个过路的人，都挡住问：

“你们有谁看到我的女儿没有？他们把她藏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我愿意终生做你的奴隶。”

她那副苦苦哀求的可怜相，不由不引起人们的同情，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她的阿涅。

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到了黄昏的时候，巴格特拖着疲乏的身躯，步履艰难的走回家来时，邻居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告诉她：

“阿姨，我刚才看到一个奇怪的东西。”

巴格特大吃一惊，拉住那少年的肩膀说：

“什么事？快，快告诉我！”

“一个吉卜赛女人抱着一个大包裹走进你家里，一会儿又跑出来了。我在那儿玩的时候看到的。”

“什么？吉卜赛人？”巴格特愣了一愣。

她想，也许是吉卜赛人看到阿涅很可爱，便偷偷地把她抱走了，今天又偷偷地送了回来。

巴格特一股脑儿地向家里奔去，到了家连气也不喘就跑上了楼梯。

她跑着跑着，快到楼上时，忽然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她高兴得快要发疯了。

“阿涅，阿涅，你回来了！”巴格特还在门外便叫了起来。

她奔进房里。

但是——

可怜的巴格特发现了什么呢？

床上躺着的，却不是天使一般可爱的阿涅，而是只有一只眼睛，好像怪物一样可怕的婴儿。那婴儿蠕动着全身，哇哇地大哭大叫。

巴格特瞥见他时的一刹那间，突然起了一个错觉：是那残酷的巫师把漂亮的阿涅变成了这么可怕的丑八怪。

这一下，谁能不昏倒下来呢？

“怪物！”巴格特恐怖地悲叫了一声，用两只手遮住了脸孔，瘫痪地坐在地板上。

那丑八怪的婴儿也许比阿涅出生得早，已能扶住床沿站了起来。

这婴儿的背部像弓一样弯曲，是的，那是先天带来的，好像八十岁的老婆子一样的驼背，又好像骆驼背上长有一个大瘤峰似的。

他那一眼睛大大地睁开着，嘴巴张得比成人还大。

“呵，呵，呵，呵，呵！”

这声音像哭又好像笑。巴格特从遮着脸孔的手指缝间，朝着他偷看一眼，不由得愣了一愣，连忙倒退几步，悲叫起来。

经过几分钟后——

“噢，我明白了！”

巴格特像弹簧似的站了起来，就用大毯子把那丑八怪的婴儿包了起来，像抱炸弹似的奔出了户外。

她一直朝城外走去，因为看相的吉卜赛人的帐篷都在那儿，她要把阿涅从那儿找回来。

把阿涅偷走的是吉卜赛人，那是毫无疑问的。可能是有一个吉卜赛女人生下这么一个可怕的丑家伙，正在悲叹的时候，碰巧巴格特抱了她那漂亮而又可爱的婴儿来算命，因此，那个老首领便打了这么一个坏主意：“好，就跟她调换吧。”

的确是，那时老首领不是对着他背后那目光阴险的女人打个暗示吗？那个女人可能就是这丑八怪的婴儿的母亲。

巴格特一面焦急地走着，一面对自己发着誓说，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要把阿涅找回来。

但是，当巴格特到达那里时，前天还像白帆一样竖立着的帐篷，现在竟连影子也看不到了。

原来，那些吉卜赛人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吉卜赛人一向有在半夜里搬家的习惯，不让人家知道他们的行踪。巴格特自然无从探听他们是到哪儿去了。

巴格特失望之余，不由得起了一阵冲动，想把手里抱着的丑婴儿扔在郊野，自己就跳河自杀。

可是，她又想回来，终于没有那样做。她步伐踉跄地又回到城里来。

巴格特再走回自己的家里，就把婴儿放在床上，趴在床边哭了起来。她悲痛的哭声，一直到天明还没有停止。

然而，奇怪的是那个丑八怪的婴儿，精神特别好，竟扶着床栏杆，用一种不能形容的声音叫着：

“咚，咚，咚，——”

不一会儿，却又蜷作一团，“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就是所谓“加西莫多礼拜”。

一个旅行的商人回来说，他在距离巴黎两里远的原野里，看到一些婴儿的碎衣裳片，和一些烧剩下的丝带，而且周围一片全是血迹。这一下子，传说满城飞；也许是吉卜赛人为了祭邪神，就把巴格特的女儿作祭品献给神了。

巴格特听了这消息，极度的悲伤，竟哭不出眼泪来。她所受的打击太大，嘴唇颤抖不停，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在那一天里，她的头发全都变白了。

巴格特就在那一天把那个丑八怪的婴儿扔弃在圣母院了。这就是她的一段悲惨事情的始末。

巴格特对于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点儿希望了，就下了决心，像过去荷兰德公主一样，把自己关闭在这间密室里，一直到死。 </PGN0016.TXT/PGN>

愚人节

十七年过去了。

公元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天刚亮，巴黎城里的市民便听到“当、当”的钟声，立刻想到今天整天全城热闹的情形，不觉欢欣鼓舞起来。

一月六日，这天既不是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日，又不是什么胜利的纪念日，更不是王子的生辰，也不是格雷坞广场要执行什么著名大罪犯绞刑的日子。

那天，使巴黎市民一早就欢欣鼓舞的，是愚人节。

愚人节，只看这字眼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一天，无论是贵族、商人、乞丐、妇孺老幼，甚至还流着鼻涕的学徒，都一块儿上街去游行，随便你怎么胡闹，也应该没有人来管你。

那天，格雷坞广场还燃放烟火，公众厅也上演盛大的宗教剧。

关于这两个节目，前天，那些胸上佩带着银白十字架的圣母院的神父，已经在各街口到处吹着喇叭，通知了大家。

早餐后，大街上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拥上了格雷坞广场或公众厅去。

各处的通道，一下子被那些衣着华丽的市民拥塞住了。

一向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公众厅，今天却嫌太小了，简直无法容纳下这许多的观众。那广阔的街道上，群众就像决了堤的河水，一阵接着一阵地涌了过来。

叫声、笑声、婴儿的哭声、马的嘶声、喇叭吹奏声，以及其他许多的嘈杂声，响遍了四周。尘沙也滚滚地飞扬了起来。

公众厅里正面的壁前，搭着一个周围有金色花边戏幕的舞台。

戏剧预定在正午开演。但是一大清早，公众厅就拥满了人。

上午十点左右，所有的窗户都爬满了观众，旁边的大理石像上也有人攀了上去。

观众等得好不耐烦，急得一个劲儿发脾气：

“喂，哪一个混蛋踩了我的脚？”

“你推我干什么？停下来，王八蛋！”

“啊，糟糕，我的钱袋子被扒走了！”

到处听见这种埋怨和咒骂的声音，秩序很乱。

另外一个地方，有几个大学生骑在窗框上，俯视着场内，信口开着玩笑。他们其中一个说：

“喂，看！书店老板米斯尼哀在那里！”

“好呀，米斯尼哀，这个秃头老板。我曾经数过他那像鸡蛋似的光头上，一共落着有九百九十九只苍蝇，后来都滑下来受了伤！”

“前些天，我向他借书，说明第二天就还给他，他怕我把书带走，硬要我留下手杖作抵押。这简直是个吝啬的秃头鬼！”

“下一次你带我去吧！如果，他非要你的抵押品不可的话，你就把我交给他，那么，我就把他们全家一个星期的粮食，在一天里吃个精光！”

“咱们今晚把他的书搬出来烧掉，你看怎么样？”

米斯尼哀听到了这些话，就用两只手抱住脑袋，喃喃自语他说：

“这不是世界末日到了吗？”

这时，一个大学生大声嚷着说：

“喂，咱们的大学校长来了！”

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看。那高个子的大学校长蒂波先生，同着一些教职员们，刚走进贵宾席上。

“呵哈，早安，老板。”

“呵哈，马迷，劳驾，劳驾。”

大学生们的冷嘲热骂，又转向了校长的头上。他们说马迷，是因为他早晚都有骑马的习惯。

“他骑的不是马，是驴子呀！”

“他骑着驴子练马，摔下有五百次了！”

“所以，诸位先生，别怪他身体瘦得像蟋蟀，他由马上摔一次，就瘦一次，现在，他的眼睛已深陷下去，额上皱纹横一条竖一条——”

蒂波校长一直隐忍着不敢动气，是因为他顾到自己的身分，但是，当他听到有人说：“他那只红鼻子是由马上摔下来时擦坏了的。”他听到这儿，不由得大发脾气了。因为，他平时就很介意他的红鼻子。

当群众哄然大笑的时候，蒂波校长挺直地站了起来。

“下来！”他叫道：“你们这些流氓学生！”

“吁！瞧他！越生气，鼻子就越红。”

“喂，孚罗诺，你那儿位置不错，就把我这只红鞋子扔到他的红鼻子上去吧！”

“好。一、二、三！”

那个叫孚罗诺的大学生，把那个同学的鞋子接到手里后，便朝着蒂波校长的头上扔了过去。

那只鞋子正好击中了校长的帽子，帽子立刻掉了下来。

群众又哄然鼓掌的笑了起来。

这些学生真是调皮得叫你没有办法对付他们。

他们认为这是天下公认的愚人节，这点儿调皮算不得什么。

但是，蒂波校长因为在公众面前被辱骂，所以，忘掉了这是愚人节，勃然大怒了。

“那个扔鞋子的学生叫什么名字？”他问身边的职员说。

“叫做孚罗诺。”

“好，明天开除他。”

戏剧开演

在这公众厅里，有一个青年男子，独个儿坐在圆柱边阴影里的座位下，沉默地等着开幕。他大约有二十五六岁，高个子，有一张苍白而好看的脸孔。

“唉，观众这么吵，今天的戏怕演不成了。”青年在心里暗自担忧着。

这青年名字叫做甘果瓦，是一个诗人。即将上演的那出戏剧，就是他写的。

怪不得甘果瓦担忧，因为，紧接着几个大学生尽情地开玩笑，群众们也逐渐吵闹起来。

但时钟敲了十二下时，出乎意外地大家都肃静了。学生们也闭住了嘴。各人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

他们伸长脖子，注视着舞台上。

“好极了！”甘果瓦松了一口气说：“这么一来，戏剧就不怕演不成功了。”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不一会儿，十分钟过去了，十五分钟又过去了。

但是戏台的布幕却仍旧没有拉开。

那些耐着性子等待着看戏的群众，逐渐变得不耐烦了。

这时，有人大声叫喊道：

“听说布朋大主教不来，就不能开幕了！”

群众听了这话，立刻又掀起了一阵骚动。

“管他什么主教不主教！”窗上的大学生孚罗诺领先这样叫喊。

“不用管主教来不来，快点儿上演！”

“他来了，我就把他拽出去！”

“与其拽他出去，倒不如拉上舞台来，叫他跳个修士舞！”

“赞成！”

“快点儿上演！”

“上演！”

整个场内吵得沸腾起来。群众向着舞台拥上去。看台与舞台的栏杆被挤坏了。站在那儿守卫的四个治安警察，面孔显得很苍白，也逃出了那里。

正当这危急的时候，忽然，台幕间出现了一个演员。

人们看到他，就像中了魔似的立刻肃静下来。

“诸位观众，”那演员说：“谢谢你们光顾。今天要表演的是宗教剧，叫做‘圣母玛丽亚的审判’，布朋大主教就要到了，请大家耐心稍候——”

“滚你的蛋！咱们用不着等，快点儿上演！”一个大学生尖声地叫着。

“立刻上演！立刻上演！”

“要不，咱们把演员和修士抓起来搓成汤圆！”

那可怜的演员，面孔一会儿红一会儿青，结结巴巴地说：

“大主教……再稍候……请大家肃静……”

但是，那些极度兴奋的观众，似乎一时不易镇静下来。

那演员呆若木鸡地站在台上，瞪着两只大眼望着台下。

“喂，米歇尔！”这时有人高声地叫着。

那演员愣了一愣，神色不安地环视着四周，问道：

“谁叫我？”

“是我。”说着，走上来的是这出宗教剧的作者甘果瓦。

“啊，甘果瓦先生。”

“立刻上演吧。”

“可是，要是布朋大主教进来时，知道戏已上演，他能不生气吗？”

“没有关系，一切由我负责。”甘果瓦很干脆地说，然后又飞也似的跳上舞台，用足力气喊道：“各位观众，我们马上要上演了！”

“好极了！你是谁？”

“我就是这出宗教剧的作者甘果瓦。”

“伟大的诗人！”

“我们期待了好久了！”

人们欣然鼓起掌来。

米歇尔认为甘果瓦既然要负责，也就仓促跑进后台去了。

甘果瓦等到场内安静下来以后，才静静地退到圆柱的半阴影所投射的座位上去。

勇敢的诗人

台幕慢慢地揭开了，同时音乐也响了起来。

全场静寂无声。

四个穿着华丽衣裳，面孔涂着红、蓝、黄各色颜料的演员，走上台来。

台下掀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演员并排成一列，向观众磕了好几个头。

五个世纪前的宗教剧，真是幼稚得很，可以这样慢慢地来。

第一个演员右手拿着一把刀，衣裳上面缝着“我叫贵族”几个字；第二个演员拿着一把金钥匙，衣裳上面缝着“我叫牧师”；第三个演员拿着一杆秤，衣裳上缝着“我叫商人”；第四个演员拿着一把斧头，衣裳上面缝着“我叫工人”。

故事里的情节是说，有四个人立志想把黄金的鱼送给世界第一好的人，于是，就到处旅行去寻找。

它没有一场接一场的奇异场面，只让演员站在台上，凭他们那张嘴巴把对白念出来而已。

但是，那些对白的每一句都含有机智，如果，细心去听的话，绝不会感觉无聊的。

甘果瓦是一个很有才气的诗人，他花了半年的工夫才写下这个剧本。

甘果瓦坐在圆柱阴影所投射的座位上，看到观众逐渐屏住了气息倾听着台上四个演员的对白，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然而，这场欢喜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布朋大主教驾到！”突然，招待员高叫的声音，划破了寂静的剧场。

观众的视线一下子就从台上移到贵宾席上。

刚才还大骂着说“管他什么主教不主教”的一些人，一旦真的看到布朋大主教走进来，心里难免紧张起来。

那时候，做一个大主教是非常了不起的。布朋大主教披着红袍子，静静地走进来，他在门口停住脚步，骄傲地直挺着胸膛，望了望场内。

台上四个演员忽然停止了演戏，畏缩地站在那里。

布朋大主教一看戏已开演，就很不高兴地转回头去，告诉他的随员说：

“我只耽误了五分钟罢了，戏却开演了，他们不等我是不是表示瞧不起我？”

“是的，我想他们是故意要侮辱您的。”一个随员说完，立刻把等在门口的警察局长叫了过来，说：“去把那些演员抓起来！”

警察局长奉了这个命令，赶快带了七八个警察向舞台直冲过去。

“演员们，你们故意侮辱大主教，现在要抓你们了！”

演员听了这话，就当场跪了下来，浑身颤抖不停。

扮演贵族的米歇尔，惶惑地环视着台下，哀求地说：

“甘果瓦先生，求求您，救救我们呀！”

甘果瓦立刻挺身而出，毅然地拦在那些警察面前。

“他们演员没有罪，”他凛然他说：“叫他们演戏的是我！”

“那么，把你也跟他们一起抓起来！”

“哪儿有这样的事？我要报告大主教！”一个警察要抓甘果瓦，甘果瓦推开警察，就跑向贵宾席去。

“喂，你要对大主教无礼吗？”警察连忙拦住了甘果瓦的去路。

“让他走过去！让他走过去！”旁边的人们纷纷叫道：“咱们有好戏可

看呢！”

“对，对。大主教和诗人的大表演，那比看宗教剧好得多了——”

“诗人，加油！”

“打倒大主教！”

他们口口声声叫喊着，有的拉住警察的衣服，有的推来推去拦阻着，因此，甘果瓦很快地跑到贵宾席下了。

“报告布朋大主教。”甘果瓦抬起头，大声他说。

“你是谁？”大主教问。

“我是今天上演的宗教剧的作者，名字叫甘果瓦。”

“什么事？”

“叫他们上演的是我，他们演员并没有罪。这儿满厅的观众大清早就赶来看戏，他们好不容易等了六个钟头，早就等累了，到了正午钟响的时候，实在耐不住了，但是，还是又等了十五分钟，最后大声吵闹起来。我为了平息大家的愤怒，才叫演员们开演的。”

“你没有权叫他们开演！”

“我当然没有权，但是，我对于自己所做的事，绝不会后悔的！”甘果瓦拿出浑身的勇气回答。

这时候，骑在窗上的大学生孚罗诺从旁打气说：

“对了！诗人，拿出勇气来！”

“不要输给臭主教，诗人！我们跟着你！”另一个叫道。

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青年学生都敢言敢做，不怕一切。尤其是巴黎的学生，他们的胆量尤其大。

这儿似乎只有大学生们，不那么害怕大主教。

总之，这种协助声，使布朋大主教的愤怒更加大起来。

“甘果瓦，我不能饶恕你的无礼行为，我要把你交给法院，你有理由就去那儿说吧！”大主教愤怒地说。于是，转身吩咐随员说：“把窗上那些学生严厉地惩罚一下。”

甘果瓦这时忽然握住拳头，转身对一个从他背后来抓他的警察揍了一拳。这一拳使满场的群众掀起了一阵大骚动。

群众认为甘果瓦说的话很有道理，所以，都站在他这边，极力想法子帮助他逃走。

“哇呀！”群众不约而同地大喊着，我挤你，你挤我，彼此就这样挤来挤去。

幸好，甘果瓦终于趁这混乱的时候，不知到哪儿去了。

每一个警察身上都挨了无数的拳头。

窗上那些大学生也很快地溜走了。

大主教的脑袋挨了五六个苹果，这可能是那些大学生的恶作剧。

愚人之王

这暴动一直继续到布朋大主教愤怒地退场后才停止。

大主教把警察局长叫了过去说：

“如果抓不到那个叫做甘果瓦的柴头诗人，我就要你滚蛋！”

他这样说完，就走出了公众厅。

群众们因为把那个平常使他们最畏惧的布朋大主教赶了出去，心里非常快活，于是，大家瞪着大眼睛，更加大吵大闹着，想再找点儿别的花样儿。

就在这时，忽然，群众中跳出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他爬到台上说：

“诸位市民，我是从很远的佛兰德赶来这儿参观今天的愚人节的，诸位刚才帮助一个勇敢的诗人，把布朋大主教赶走了，真不愧为巴黎市民，我非常敬佩。现在，我奉劝诸位来一个合乎愚人节的玩意儿！”

“在我们佛兰德的刚城，有一个节日叫做‘小丑法王节’，这个节日比愚人节还要好玩。刚城的人们也像诸位一样聚会在广场的舞台边，每一个人轮流从一个洞口伸出脑袋，做一个傻脸，哪一个面孔做得最傻，哪一个便当选做这一天的法王。”

“诸位，你们以为怎么样？与其要看那种无聊的宗教剧，不如学我们刚城的作法，来一个愚人之王的选举。这儿有很多奇男怪女，当然还有不少的丑怪的脸孔。”

“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这个提案，立刻使那些喜欢胡闹的巴黎人欢呼起来。

立刻，这种选举就开始了。

他们在台上挂一块黑布，决定随着号令让参加的人从幕缝间探出头来。

这愉快的表演刚开始，群众的笑声便接连不断地响了起来。头一个出现的是，眼珠死盯在眼眶中间，噘着嘴，像红鳊鱼一样的脸。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每一次都有可笑的脸孔出现，大家便热烈地鼓掌、跺脚，狂欢一阵。

但是，这儿，在大众当中却有一个不笑的人，那不是别人，是诗人甘果瓦。

他花了半年的心血好不容易写成的那个宗教剧，这一下子不但被糟蹋了，还因为顶撞了大主教，自己竟变成一个通缉犯。

他哪儿还有这份心情跟着别人笑呢？

从窗口可以看到十几个警察，已经包围着这公众厅，严密地监视着，唯恐甘果瓦逃了出去。

“怎么样跑出去才好呢？”

他心里只有这一个不安的念头。

不一会儿，响起一阵如雷的掌声，同时群众大声吼叫着，甘果瓦才清醒过来，不由得把视线投向台上。

“他当选了？那个家伙当选了愚人之王了！”

这声音从这儿那儿响了起来。

刚从黑幕间探出来的那张面孔，实在丑得难以使人相信他是这个世间的东西。它一出现，使先前那几十张面孔，大为失色。平而方的鼻子，有普通人三倍大的阔嘴，浓眉毛下那只小小的左眼，瞪着时放出可怕的目光，使人看了几乎要昏倒，右眼睛完全瞎，嘴巴张开时，可看见一排参差不齐的牙齿，其中有一只犹如象牙一样的突出上嘴唇来。

这张难看得不能形容的面孔，使人看到时，不免要战栗起来。

群众都疯狂地拥向台上去。

十几个年轻人跳到台上，把愚人之王从黑幕后面抬了出来。

于是，人们的惊奇达到了最高潮。

那张面孔绝不是一时装出的傻相，而是天生自然的。

他的背上隆起着一个巨大的罗锅子，腰弯曲得足有九十度，手脚却有普通人的三倍长，但右腿只有左腿的一半长。

那好像是神偶然发了脾气，想创造一个最丑怪的人物来发泄他的气，于是，这奇异的怪物便出生了。

“他是加西莫多！敲钟人加西莫多！圣母院的罗锅子！独眼龙加西莫多！瘸子加西莫多！”

群众一齐叫了起来。

“女人们当心！谁要是看到他，谁就会生下一个跟他一样的孩子！”一个大学生这样叫着。

不用他说，女人们早已遮起面孔来了。

男人们大大的高兴起来，个个鼓掌不停。

但是，引起这大骚动的角色——加西莫多，却是一脸不高兴，只瞪着眼看着四周。有一个年轻人走过去，向他做了一个笑脸。加西莫多一声也不响，抓住他的腰，就把他扔到五公尺远的群众里面去。

加西莫多不但长相丑得出奇，力气也大得出奇。

提出这玩意儿的那个佛兰德绅士，大踏步地踱到加西莫多的身边。

“你是一个好角色，你是我生平所看到的最丑怪的一个。”他一面说，一面拍了一下加西莫多的肩膀：“今天，你被封为巴黎的愚人之王了！”

加西莫多绷着脸，一动也不动。

“喂，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呀？”

绅士摇了摇他的肩膀，但是，加西莫多仍旧紧闭着嘴巴。

“喂，莫非你还是个哑巴吗？”

绅士大叫了一声。加西莫多困惑地扭动着身子，歪着脸做了一个怪笑。是的，他的确是个哑巴。

这怪笑使佛兰德绅士愣了一愣，不由得倒退了一步。

人们带来了用厚皮纸糊成的帽子和红袍子。

加西莫多起初不让他们替他穿上那个袍子，但是最后仍然被迫勉强穿上了。接着他们让他坐在一顶涂着彩色的轿子上。十二个年轻人把它抬起来。

加西莫多越发地绷着面孔，瞪着眼看那些喧闹的群众，但他仍是那么温驯地坐着。

于是，这愚人节最精采的一支行列，便从公众厅出发，向大街上游行去了。

少女与山羊

冬天日子较短，黄昏来得快，不知不觉暮色弥漫了。空洞的公众厅里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黑暗的公众厅角落里，忽然出现了一个黑影，那黑影走到窗旁，便朝外探望一下，很迅速地跳到台阶上逃走了。

那就是甘果瓦。

原来，他一直独个儿躲在空无一人的公众厅里。

警察们却预料甘果瓦必定混在“愚人之王”的行列里，一直紧跟在游行的行列左右，以为这样，总可以把他找出来。

于是，甘果瓦只好抱着空肚子，耐心地等着晚上的到来。

“到哪儿去好呢？”他想。

他没有什么好去的地方。

戏剧既然失败，他自然没法子拿到什么报酬了。他手头上的钱，连开销一个晚上的住宿费都不够。他又不能回到原来住的那家旅馆去，因为，那儿一定有警察在监视着。

昨天晚上，甘果瓦心里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

“如果，宗教剧上演成功，不但可以得到布朋大主教的称赞，还可以获得准许进入皇宫，那么自明天起，我便是皇宫诗人了！”

然而，所得到的结果却正相反。他不但得不到布朋大主教的称赞，反而惹起他的憎恨，成了一个通缉犯。

一个无处可住的穷诗人！

他的心里感到绝望，而变得像石头一样的沉重。

他尽量抄着小路走。由大街那边传来喧天的欢呼声，可见愚人节已经达到最高潮了。他却感到一阵寂寞。

大街上，有火炬的游行行列，爆竹声到处响着，音乐像波浪般传来。“砰！砰！”美丽的烟火一个接着一个被打上天空，像无数的流星一样扩大起来。

甘果瓦竟不知不觉沿着皇宫的高墙走着，终于走到城西的郊外。

他的脚底下，塞纳河静静地流着。

“我跳河算了！”

他叹了一口气说，同时，全身也跟着颤抖起来。

“这水太冷了！”

甘果瓦变得自暴自弃起来。

“好，管他呢，我要钻进愚人王的行列或者烟火里去！”

他下了这个决心。

他的手脚快要冻僵了，他开始跑起路来。

当他打风磨桥走过的时候，桥旁的洒水车溅了他一身的水。

“阿，见鬼，这是个倒霉的日子！”

他加快脚步跑着，跑到格雷坞广场，推开人群，挤进扬着凶烈火焰的烟火里面。

在火焰与人群之间，甘果瓦看见一个美丽的少女在跳舞。甘果瓦张大眼睛看着。

他不亏是一个艺术修养丰富的诗人。他忘了寒冷，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美丽的少女。

她的年纪大约有十六七岁。应该说她是妖精还是天使呢？她的体态实在

优美极了。

她在一张铺在砂砾上的波斯地毯上，像旋风般的跳着舞着。

她手里拿着一个手鼓，一面打，一面跳，姿态优美，使人难以相信是人间的东西。

“她活像个天使。”

甘果瓦看得入神。

火焰啪啪的飞散开来，红色的光抖动着，照在少女身上，使她的舞姿越发显得神秘。

那边有一个男子，比甘果瓦更热心地凝视着那个少女。他是神父，身上穿着一件长袍。他的脸上表情很严肃，很有威严。尤其是他的目光深沉敏锐，看着人时，几乎会使人悚然发惧。

那活泼的少女快活地跳着舞，人们看得越高兴，那神父的面孔就越变得阴沉。他好像一条瞄准着正要猎取食物的蛇一样。

少女并没有注意到他，喘着气跳完了一支舞。

人们热烈地一阵鼓掌。

“得加里！”少女招呼山羊说。

那只山羊蜷伏在地毯的一旁，一直看守着它的主人跳舞。它是一只雪白的小山羊，犄角和蹄子都是镀金的，脖子上面还挂着一个金项圈。

“得加里，该轮到你了。”

少女坐在山羊跟前，把手鼓放在它的鼻尖上。

“得加里，现在是几月？”

山羊举起一只前腿，敲了一下手鼓。不错，现在正是一月哩！

大家看了都鼓掌叫好。

少女接着问：

“得加里，今天几号？”

山羊举起镀金的蹄子，又敲了六下手鼓。

“得加里，现在几点钟？”

山羊接着敲了七下。这当儿，公众厅的大时钟恰好报了七点。人们不由得惊叹起来。

“那是妖术！”群众里面有人喊着。

甘果瓦注意到说这话的人是那个披着长袍的神父。少女听到了这声音，抖了抖手里拿着的环子看了看四周，但她好像搞不清楚是谁说的样子。

少女又继续和山羊做着问答：

“得加里，告诉我吉歇尔市长走路是怎么个样儿？”

得加里用它的两条后腿站了起来，摆出一副大模大样的姿势，开始摇摇摆摆地走起路来。大家看了都好笑。

少女一鼓气紧跟着问：

“得加里，你现在告诉我罗伯尔首席法官是怎样演说的？”

得加里把屁股坐在地板上，用两条前腿一前一后划了一划，做出一副古怪的表情来。的确，罗伯尔首席法官在演说的时候，习惯把他两只胳膊摇个不停！

群众们更越发热烈地鼓着掌。

“那只山羊是恶魔的使者！”披着长袍的神父嘴里又迸出了这一句话。

这一次，少女知道是谁在捣她的乱，她的视线盯在那神父的身上。

“啊，这个神父是多么可恶啊！”少女噘着嘴心里这样叨念着。

但她立刻拿起手鼓向观众要钱。

各种银币、铜币像雨点一般丢进她的手鼓里。

当少女来到甘果瓦面前的时候，甘果瓦忙把手插进口袋里，少女以为是要赏钱给她，所以，端了手鼓等在那儿。

只听甘果瓦用舌头打了一个响，然后说：“见鬼！”

原来甘果瓦口袋里的一些银币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也许是跑路的时候掉了。

甘果瓦困惑地涨红着脸，踌躇着没再说一句话。

这时，有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向那手鼓里丢下了三个金币。

甘果瓦和少女都吓了一跳，少女不由得把脸转过去。那个披着长袍的神父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呢！

少女惊惶地望着神父。

少女看他那种阴险的微笑，双肩不由得颤抖起来。

这时候，忽然有一种咒骂声从广场那阴暗的角落里响了起来。

“滚开！吉卜赛女人！要不然，我就要咬死你！”

少女愣了一下，转过脸去。

那是一种女人充满了憎恨的声音。

“她是荷兰塔的疯女人！”有人这样说。

“啊，那疯女人一看到吉卜赛人，就恨不得弄死他们。平常她可顶温顺呢！”另一个人又这样说。

读者们，还记得这位荷兰塔的女人吧？

她就是巴格特呀！十七年前，她的一个可爱的婴儿阿涅被吉卜赛人偷走了，她伤心地把自己关在这塔的密室里，她就是那个可怜的巴格特呀！

巴格特还活着呢！

怪神父克罗德

“爱斯梅哈尔达！”一个观众向少女叫了一声：“别管那个疯女人，唱支歌给大家听听吧！”

“唱吧？再唱一支吉卜赛歌！”另一个人说。

少女踌躇了一会儿，转望了一下荷兰塔。

“滚开！吉卜赛女郎！”是那个疯女人的声音。

那儿，秘室的窗口边有一个头发蓬乱的女人，正把那张苍白的面孔探了出来，怒视着这边。

爱斯梅哈尔达装着没有听见，开始用美妙的声音唱起歌来。

“吵死了！不要唱！”巴格特好像恨不能咬住她似的说。

爱斯梅哈尔达生气了，迈着大步走到窗边去。

“你为什么讨厌我？”她低声下气的这样问。

“我看到吉卜赛人就要发疯，尤其是看到你这样的年轻女郎，就想杀掉她，我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幸，就是吉卜赛人害的。”

“为什么，为什么吉卜赛人会害你呢？”

“即使告诉你，我的不幸也无法挽救。去！快点儿走开！”巴格特用悲痛的口吻说。

这时，广场的那一边忽然喧闹起来。很多很多的火炬，把周边照得非常光亮。

那是愚人之王的行列在做完游行后，又回到格雷坞广场来了。

当他们在街上游行的时候，巴黎所有的无赖、小偷儿和流浪汉都参加了进来，现在，它变成了一支很长很长的队伍。

走在前边的是一些吉卜赛人，他们有的骑着不备鞍子的马，有的光着脚，有的背着小孩，并没有一个够体面的。吉卜赛人后面是黑话王国的伙伴们。

所谓黑话王国，就是指巴黎的一条叫做“奇迹街”的贫民窟说的。住在那儿的人，差不多都是一些小偷，或者杀人犯，普通的平民绝不敢走进那儿的。

这么一支奇异的行列，竟意气昂扬地开了上来。他们之中大半数是瘸子、独脚、独臂；要不然就是罗锅子。

在黑话王国的队伍里，有一辆由两条大狗拉着的小车子，车上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国王，他那样子像个乞丐。他后面跟着一大群学生，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奏着音乐，手里端着黄色的大蜡烛。那个曾在公众厅里捣布朋大主教乱的孚罗诺也夹在他们里面。大学生们抬着花轿子，轿子里坐着的是这行列的主角愚人之王，也就是圣母院的罗锅男子加西莫多。

手鼓、贝壳、六弦琴、山羊的角笛等乐器，打的打，吹的吹，乐声响得把人们的耳朵都快吵聋了。

当行列走进广场中心的时候，加西莫多的表情既神气又得意，好像真正当了国王一样。也许加西莫多一辈子里，这样高兴的日子，不但过去从没有过，将来也不会再有了。

加西莫多因为生得丑怪而又是个残废，所以，从来不能走出圣母院。今天，要算是头一次跑了出来，料想不到，就这样被捧上了王座。

加西莫多心理单纯，一点儿也看不出那些人们在表面上恭敬他，但在肚子里却嘲笑他。他当真以为人们是很尊敬他的，所以心里觉得很高兴。

是幸还是不幸，因为，加西莫多是个聋子，听不见一切的谩骂和嘲笑声，所以，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加西莫多那只有瞎的眼睛闪亮着，大大地咧开着嘴巴，泛着非常得意的微笑。

巴格特在窗口看到他时，她的脸色立刻像受了电击一样的变了，但却没有人注意到她。

“怪物！”巴格特颤抖着苍白的嘴巴，悲叫了一声。

“那是我扔弃的吉卜赛人的婴儿！”她想。

的确是。

十七年前，吉卜赛女人偷偷地放在巴格特房间里的婴儿，就是这个加西莫多。

“啊，可怕极了！什么人收养了他呢？”巴格特想着，不觉浑身发抖起来。

这时，有一个人忽然从人群里跳了出来，冲到花轿边，一伸手就抢过加西莫多手上的那只镀金权杖。

他就是刚才用那异样的目光望着爱斯梅哈尔达跳舞的那个怪神父。

人们看到加西莫多从王座跳了下来，不禁悲叫起来。

大家都明白加西莫多很有力气，说不定他会把那人扯成碎块。女人们害怕得用两只手捂住了脸。

但是——

想不到，加西莫多一跳就跳到怪神父的跟前，仔细地看了一下他的面孔，紧跟着就跪了下去。

那个怪神父气得打下他的王冠，撅断他的权杖，扯下他的红色袍子。

加西莫多一点儿都不敢反抗他。虽然那样，他仍旧低着头，两只手合在胸前，一动也不动。好像小鸟儿碰到老鹰一样的害怕，一个劲儿颤抖着。照他们两个人的气力看来，加西莫多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扯碎他的。

怪神父摇了一下他的肩膀，示意他，叫他跟着他走。

加西莫多接连向他磕了几个头，就站了起来。

“愚人之王一走，这个节目就失去意义了。这怎么可以呢！”

吉卜赛人、黑话王国的国民和大学生们都拦住怪神父的去路，大吵大闹，恫吓他，叫他把加西莫多还给他们。

加西莫多愤然挺身而出，袒护着那怪神父，挥动着他那比常人大三倍的拳头，像猛虎样的齜着牙齿，反抗他们。

怪神父装着一副苦脸，制止加西莫多，叫他不要杀人，便静静地走了。

他们两人走出广场时，后面还跟着几个好奇的男人。

加西莫多忽然一转身，发出野兽一般的吼声，向他们冲了上去。这几个男人都被吓得跑开了。

当他们俩来到暗街的角落时，再也没有人跟踪他们了。

转过一条街时，怪神父回头对加西莫多说：

“加西莫多，听我说，今天晚上去把吉卜赛少女爱斯梅哈尔达抓来，带到我那里！”

加西莫多看着他的嘴巴，立刻会意地点了点头。加西莫多虽然是个聋子，但慢慢的练习到能看人的嘴巴动，领会他的话的意思。

读者们，你们也许注意到了，那个怪神父就是在十七年前，把圣母院那

个丑八怪的弃婴救出来的克罗德神父。正当人们要烧死他的时候，他拦住他们，把他救了出来。

那么，克罗德神父为什么要拐走爱斯梅哈尔达呢？

骑士出现

沿街的摊贩开始打烊的时候，爱斯梅哈尔达也加快了脚步，走回家去。那只可爱的小山羊得加里跟在她的身边走着。

爱斯梅哈尔达的脑子里，一直想着那荷兰塔的疯女：

“她绝不会是一个坏人。从前她一定是受过吉卜赛人什么悲惨的事。到底是什么事呢？……她诅咒着吉卜赛人，恨透了吉卜赛人……。”

爱斯梅哈尔达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关心起那个自己连认识都不认识的疯女人。

“下次碰到她的时候，我要安慰她，并且温和地招呼她。”

街上逐渐黑暗，也宁静下来。

晚钟敲了很久。

行人也少了，窗口的灯光也逐渐减少。

爱斯梅哈尔达心里觉得很寂寞孤单。

不一会儿，来到十字路口时，突然在她跟前跳出一个大蝙蝠的黑影。

“啊！”爱斯梅哈尔达尖叫了一声。

瞬息间，她看到了他的面孔，眼睛就发晕了。

“鬼！幽灵！怪物！”她这样叫着。

那是罗锅子加西莫多的面孔，的确是他。

“救人呀！”爱斯梅哈尔达想叫喊，但加西莫多那只大手掌已经堵住了她的嘴巴。

加西莫多像抱着绸衣一样，轻轻的就把她抱了起来。

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黑影站在那儿，注视着他们，他就是那怪神父克罗德。

爱斯梅哈尔达把加西莫多的手指头咬了一口。

加西莫多这才放开了手，这同时，爱斯梅哈尔达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杀人了！杀人了！”

这当儿，有一个骑着白马的武士，忽然从黑暗中跃了出来。

“什么事？嗯，抢人吗？这个恶棍！放开她！”武士在马背上呵叱着。

“吁，吁，……”加西莫多一面呻吟，一面向后退。

“再不放开，我就要你吃一剑！”武士说着，就拔出了佩在腰间的剑来。

加西莫多不但不放开她，而且还想找个空隙，翻身逃走。

但是，还没得逃走，那位武士的剑就已经扎在他的右眼上了。幸好不是左眼，要不，他就变成整个儿的瞎子了。

加西莫多忍不住这种痛苦，丢开了爱斯梅哈尔达，全身摇晃了一下，就当场蹲了下来。

跟着，就听见一些杂沓的马蹄声靠近来。

几个士兵出现了。

“队长，有什么事吗？”

“嗯，我刚在惩罚那个抢女郎的恶棍。”

“是他吗？”

“哼，是他，把他抓起来！”

“是。”

三个兵士跳下马来，包围住加西莫多，不一会儿就把他绑了起来。

加西莫多像猛牛一样的怒吼着，虽然挣扎一阵子，但一点儿也没有用。

这要是白天的话，说不定他那丑怪的面貌会把那些兵士吓跑，但是，这次因为在黑暗中，他那丑怪的面貌自然没有什么作用了。

“嗯！那个家伙是路易王的侍卫长法比。”躲在附近黑暗地方的怪神父克罗德，憎恨地自言自语着。

爱斯梅哈尔达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于是，她就走到搭救她的武士面前说：“谢谢您，请问您贵姓大名。”

“噢，不用了。”武士笑了笑，不告诉她。

“不，请告诉我吧！”

于是，他背后的一个兵士便说：“他是法比侍卫长。”

“谢谢。”爱斯梅哈尔达说完了，磕了一个头，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

“把他交给法院。”法比命令一下，就骑上马走了。

“好，你等着瞧吧！”克罗德瞪着法比的背影，自言自语着。

奇迹街

话再说回来，那个穷诗人甘果瓦后来究竟怎么样了？

他毫无目标的，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终于来到一个街角，忽然被两个警察叫住了：

“等一等！”

“糟糕！”甘果瓦心里这么想着，一转身便跑了。

当他听到背后的警察喊着“他就是甘果瓦！”时，他越发拼命地跑。

不知是东还是西，胡乱地抄小路跑着跑着，终于跑进一条肮脏的街道。

他这才在一条街上停住了脚步，喘了喘气，肚子饿得几乎要昏倒下来。

“到底要到什么地方才可以安睡呢？”

他一面拖着沉重的脚步，一面深深地叹着气。

不一会儿，他走下斜坡去，路面一片泥泞。

大约走上五六步的时候，他发现了斜坡上有许多黑影。

他们有的像扁平的大蜘蛛一样在地上爬着，有的像兔子一样蹦着跳着走，也有的像不倒翁一样左摇右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幽灵似的，一个接一个地从斜坡上过去了。

甘果瓦朝那边看了一眼，不觉大吃一惊。但接着仔细一看，才看清楚是一些残废的乞丐集团成员。

“咳，可吓坏我了。”甘果瓦心里这样说。

他追上了他们，正要走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一个用两只手撑着走的残废的人走过来对他说：

“慈悲的先生，请给我一个铜板吧。”

“混蛋！”甘果瓦骂完他，又回答说：“我比你更想要钱用哪！”

第二个是瘸子，撑着两只拐杖，看到了甘果瓦，就匆忙地摘下帽子，凑近甘果瓦的鼻子尖那儿，嘴里嘟噜着不知说些什么。

“你要玩什么把戏？”甘果瓦不高兴地说。

他加快了脚步想赶忙离开，却又被另一个乞丐拦住了。他是一个留着长胡子上了年纪的老瞎子，被一支狗带领着，他拄着一支拐杖在一敲一敲的开路。

“先生，请发发慈悲吧！”老瞎子说。

“我身上连一毛钱也没有！你们比我有钱呀！”

说完，加快了脚步走开了。

但是，那老瞎子却赶着他的狗，迈开大步追了上去。

那两个残废：一个瘸子和一个歪腿的，也急急忙忙地追了上来。

“慈悲的先生。”

“请施舍我们点儿吧！”

“请发发慈悲吧！”

三个乞丐，都异口同声地说。

甘果瓦用两只手捂住了耳朵。

“真罗嗦！”他叫喊着，拔腿就跑。

于是，瞎子们的眼睛都睁开了，也跟着他跑。瘸子的两条腿伸直了，也跟着跑。歪腿的腿正直了，站起来跟着也跑。他们的身体一点儿毛病也没有了，好得就跟常人一样。

不一会儿，甘果瓦的身边被一些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瘸子、瞎子、歪腿、独臂、独眼包围住了，他们大吵大闹地一起走下斜坡。

甘果瓦觉得有点儿吃不消，想回头走，但是已经太晚了。他的身后紧紧地跟着那三个乞丐。他走，他们也走，他停，他们也停。

他好像做一个可怕的噩梦一样。

走着走着，终于到了斜坡的尽头。那里有一片相当广阔的空地，好几百根木柴在夜雾中燃烧着。

甘果瓦转过头来问他背后的三个乞丐，说：

“这是什么地方？”

“奇迹街。”瞎子睁大了眼睛，凝望着他说。

“奇迹街？嗯，怪不得瞎子会睁开了眼睛，瘸子能跑路呢。”甘果瓦生气地说。

他们都阴险地笑了一笑。

甘果瓦也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地方。

“料想不到会闯到这里来，”甘果瓦心里很懊恼，但接着又想：“不过，性命大概不会有问题吧！”

但是，事实上，甘果瓦把这奇迹街看得太小了。

黑话王国的法律

没多久甘果瓦被拉到一间像地狱一样的屋子里去。

火炉里的火燃烧得很旺，火炉前面搁着一张大桌子。

桌子上面散放着几十只酒瓶子。

将近五六十个乞丐聚集在那里。一个男子正在解开他腿上伪装伤口上面扎着的纱布；他后面有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子，在搭配着牛油与牛血，明天好用来做伪装的伤口。这边一个角落，一个年轻男子正在向一个老头子领教癫痫病发作时的情形。他教给他的方法是嘴里含着一小块肥皂，可以吹出泡沫来。他们身边一个假罗锅子，正骑在从他背上取下来的木瘤上面唱着歌；另一边，一个面貌凶恶的女人正在哄骗她诱拐来的一个小孩子，因为那小孩子正在哭个不停。

甘果瓦刚踏进这屋子来，就好像从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似的，愣了好大一阵子。

“喂！到这边来！”

那假歪腿的乞丐把甘果瓦带到一个乞丐模样的老头儿的面前，那个老头子悠然地坐在炉前的一只酒桶上面。

“摘下帽子来！”假瞎子命令他说。

甘果瓦莫名其妙地呆立在那儿。假瘸子抽个冷子一伸手就扯下了他的帽子。

“他是黑话王国的国王！”假歪腿告诉他说。

甘果瓦怀疑地望着那衣着褴褛的老头子。

“这可真惨了！”

他逐渐发起愁来。

“你是什么人？”老头子用枯哑的声音，狠狠地说。

“我是诗人，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被拉到这里来。”

“住嘴！你擅自侵犯黑话王国，还有什么话可说！”假瞎子从旁痛责他说。

“我不知道这里是‘奇迹街’。”

“用不着辩解，你既然知道了我们是伪装的瞎子、伪装的歪腿、伪装的瘸子、伪装的病人，如果容许你回去，你一定会把我们的真相告诉巴黎的人们，那么，我们以后就不用想讨到东西了。我们不能让你活着回去。”

“哪有这种道理，我并不是探子，我不是来侦探你们的，是迷了路闯进来的，请你们不要杀掉我！”

“不用罗嗦！不杀死你，也得把你吊死！你们的社会里时常残酷地对待我们流浪的人们，我们要报复，要把你吊死。来吧，现在，你可以向神祷告五分钟。”

甘果瓦听到这可怕的宣告，半信半疑地回头看着乞丐国王的面孔。

他的面孔却是冷酷的，好像曾经吊死过几十个无辜的人一样。

“请开恩，别吊死我吧！我是个无辜的诗人，即使回到街上，我绝不讨论有关你们这里的事。”

“你说什么好话也骗不了我们，你该被吊死！”

甘果瓦脑子里又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即使回到街上，他也逃不出警察的手掌。

“好不好让我也加入你们这一伙里？”甘果瓦请求说。

“哼，你是说你愿意做一个黑话王国的公民？”

“是的，我愿意。”

“愿意一辈子住在这里？”

“愿意。”

“愿意做一个流浪的人？”

“现在，就已经是个流浪的人了。”

“真的？”

“真的！”

甘果瓦在心里告诉自己说：“在这里耽误一个时期，也满好玩的，做一个诗人，只要心地纯洁就行了！”

“但是，要做一个黑话王国的公民，你得拿出一种真正的本领来。”乞丐国王说：“就是说，你得参加我们所定的考试，看看你能不能及格。”

甘果瓦想：“随你去吧！”

乞丐国王做了一个手势，五六个男子立刻抬了三条圆木头来。

圆木头可以拼起来像一个简陋的绞架，竖立在地板上。

“到底要做什么呢？”

甘果瓦不安地抬头望着他们，只见木杠子的顶上垂下的一条绳子（那一定是用来绞头的）下面，系着一个红衣傀儡，傀儡身上挂满了铃铛，这些铃铛随着绳子的摇摆“叮叮”作响。

乞丐国王指着放在傀儡下面的一个摇摇欲坠的台子说：

“踏上去！”

甘果瓦踌躇了一下。

“还不上去吗？”乞丐国王叫道。

甘果瓦没有办法，只好踏了上去。他一踏上去，这台子摇动得更厉害了，很不容易站得稳。

“把两只腿盘着，再用脚尖站直起来！”

“我做不来，那会摔倒的！”

“听着，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得把傀儡口袋里的钱袋抽出来，还得叫铃铛不作响，你就及格了，你就可以加入我们这一伙里来！快点儿！”

“要是铃铛响了呢？”

“那就非吊死不可！”

甘果瓦真的发愁了。

那是必然的，只要手指一碰那系在绳子下面的傀儡，铃铛一定会响起来的。何况，还要抽出傀儡口袋里的钱袋呢。除非是魔术师，要不，谁能叫铃铛不响呢？

甘果瓦一直凝视着那傀儡，逐渐地生气了。

“那是不可能的。”甘果瓦想。

但是，既然知道不做，就得被吊死，那就该试一试再说。

甘果瓦盘起两条腿，然后用脚尖站了起来，高高地举起了手臂。

当他的指头快要触到那傀儡时，踏台摇晃了一下，铃铛“叮叮”的响了起来。

瞬息间，甘果瓦愤怒地扯下傀儡，向地板上扔去。

“这个家伙，你该吊死！”乞丐国王大声喝道。

事到这般地步，只好认命了。甘果瓦心里这么想。

那个瞎子把绳子套上了他的脖子。

他们一听到甘果瓦要被吊死，就很开心地笑了。

“这是一个多么倒霉的日子呀！”

甘果瓦一瞬间，想到自早上到现在的不幸遭遇，便黯然失望了。

“喂，好了吧。你们一个人把台子踢开，一个人拉绳子，一个抱住他的腿。三个要同时动作，我一拍手，你们就开始！”乞丐国王愉快的说。

甘果瓦闭上了眼睛！

护身符

“你们都预备好了吧？”乞丐国王向那三个正在等着下令的乞丐说。

于是，国王把两只手张开，正要拍手的时候，忽然像想到什么似的又停住了。

“等一下，我忘记了一件事——”他讷讷的说：“依照我们黑话王国的法律，在我们还没有问明有没有女人要救他之前，我们不能把他吊死——”

甘果瓦松了一口气，然后转脸看着那些像幽灵似的可怕的女人。她们竟没有一个对他表示同情。

“赶快把那苍白的瘦猴子吊死！让大家开开心吧！”甘果瓦听见有人这么说。

这时，有一个脸上贴着一大块膏药的女人，从人群里走了过来。

“你先生有没有钱？”她问。

“一个也没有。”甘果瓦回答。

“有没有什么财产？”

“我是一个没有家可归的穷诗人，当然，不会有财产的。”

“那么，让他们吊死你吧！”

那女人说完，就匆匆的走回人群里去了。

“喂，诗人。”乞丐国王笑了笑说：“你真是个不幸运的家伙！”

“唉，女人们，你们没有人要他吗？”乞丐国王接着又说：“再没有人要他的话，我就要拍手了！”

当乞丐国王伸开两只手时，忽然，起了一阵叫

“爱斯梅哈尔达回来了！爱斯梅哈尔达回来了！”

人们一下子吵闹起来。

甘果瓦愣了一愣，把脸转对着门口。

人们闪开出来一条路，让那美丽的少女走过来。

“啊，她是那位奇异的舞女！”甘果瓦呆然地注视着她。

原来爱斯梅哈尔达就是这“奇迹街”的公民。在这儿，人们把她当作天使一样的看待。

她脚步缓慢的走向甘果瓦这边来。那只山羊得加里跟在她后面，也一摇一摆地走了来。

爱斯梅哈尔达睁开大眼，端详了甘果瓦一会儿。

甘果瓦勉强的做了一个微笑。

“你要吊死他吗？”爱斯梅哈尔达转过头来问乞丐国王。

“是的，除非你要救他，才可以免刑。”

爱斯梅哈尔达笑了。

“那么，把他给我吧！”她说。

只说了这一句，甘果瓦脖子上的绳子立刻被解了下来。

诗人甘果瓦一摇一摆地走下台子，他就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

“你这个家伙真走运，你就跟她结婚吧。”乞丐国王拍了拍甘果瓦的肩膀说。

“谢谢！爱斯梅哈尔达小姐。”甘果瓦说：“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的恩情。”

“不，这没有什么，我不能默默地看着别人被吊死。”

爱斯梅哈尔达接着又说：

“请到我房间里来吧！”

甘果瓦跟着她到了一个有圆拱顶的很好的小房间里去。

爱斯梅哈尔达端了一些面包、肉、苹果等，放在桌子上。

甘果瓦这才想到肚子饿了很久，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

爱斯梅哈尔达坐在他的对面，一面默默地看着他吃，一面抚摸着山羊的头。

餐后，甘果瓦注视着爱斯梅哈尔达说：

“你的确是吉卜赛人吗？”

“我不知道。”

“我可觉得你不太像一个吉卜赛人，好像是一个巴黎出生的小姐，你住在这么一个地方可太不适合了。”

“我有什么办法呢？从我一懂事的时候起，我就被吉卜赛人收养了。”

“你完全不知道你的双亲吗？”

“不知道。”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

“没有。不过，那个养育我的女人把这个给了我。”爱斯梅哈尔达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巧的袋子。那是用绿绸子做的，袋子中间嵌着一颗绿宝石。

“那是什么东西呢？”甘果瓦问。

“请别碰它，这是一个护身符。当那女人给我的时候，她说，如果有别人碰了它，它就失灵了。”爱斯梅哈尔达说完了，急忙就把它放回怀里。

甘果瓦的好奇心越来越大了。

“你是几岁来法国的？”甘果瓦问。

“孩提的时候。”

“你也许是被吉卜赛人诱拐去的巴黎小姐吧？”甘果瓦又动起他那诗人敏感的直觉来了。

爱斯梅哈尔达吃惊地望着甘果瓦，但立刻悲伤地摇了摇头。

甘果瓦很想把她从这可怕的地方搭救出去，使她再回到上流的家庭里，度她那快乐的小姐生活。但是，一个穷诗人又能有什么力量呢？他不但不能帮助她，相反的，他还是刚被她搭救出来的呢。

甘果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爱斯梅哈尔达忽然站了起来，对他说：

“晚安。”于是，她带着山羊，就静静的走出了这个房间。

圣 母 院

圣母院，这个大教堂是花了很长的岁月才造成的。它从开工到落成为止，曾经过几次的战争，换过几个国王，前后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因此，教堂里每一扇窗子，每一个宝塔，可说都是纪念着法国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拱门和柱子头的构造方式，就可以看出这几百年来的时代潮流了。

要是爬上这教堂最高的塔顶上去，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整个巴黎城市。

初次爬到那儿的人，当他看到眼底下展开的无数屋顶、烟囱、街道、桥梁、钟塔，以及其他许多景物，定会感到一阵目眩眼晕。再把视线移转过去，那面临着塞纳河的罗浮宫，如梦一样的耸立着。塞纳河的清流绵延地伸长到遥远的地平线那一边。河上小舟如鲫，河畔的树影投射在河面，河里的水是那么绿油油的。

现在，那个怪神父克罗德，正站在那高塔下面一个房间的窗子旁边。

克罗德一面俯视着巴黎城市，一面想着被士兵抓去的加西莫多。

这已经是十七年前的事，他看到一个怪物似的婴儿被抛弃在圣母院的床上，他忽然起了一个古怪的念头。他把那婴儿带回自己的房间里，脱掉了他的衣服一察看，越发惊叹他那奇异的长相，就决定把他收养下来。

克罗德这个人脑筋聪明，学问也很好，很受巴黎所有神父的尊崇与称赞。在这同时，他是坏人还是善人，也成了大家暗地里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他是一个怀抱着一种阴险可怕的野心的人。他想要和耶稣一样的显出奇迹，叫那些大主教和国王崇敬他、畏惧他。这个念头一直在他的心坎里燃烧着。

耶稣是神的儿子，显出奇迹来很容易，但是，克罗德却是一个心地不光明的人，除非手下收养可怕的人，使他用奇怪的巫术来蒙蔽世人的眼睛，否则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因此，当他看到那怪物似的婴儿，他就想到：

“把他养大了，将来也许能帮助我的计划完成。”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下，在十五世纪的时候，人们很信任占卦、巫术或者什么奇迹，甚至很敬重搞这些东西的人们。

克罗德收养那个怪物似的婴儿，是为了利用他，并不是怜悯他。

那像怪物的婴儿是“加西莫多礼拜”那天捡来的，因此，他就替这个怪婴取了个名字，叫做加西莫多了。

不管怎么样，加西莫多能够平安地长大，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克罗德的有力照顾。

圣母院是一个特殊的神秘世界，它和外界完全隔绝。因此，加西莫多对自己丑怪的身躯一点儿也不会感到自卑。既不用担心被顽童欺负，也不担心被人们嘲笑。他逐渐长大了。

他自由自在地在教堂里走着。跳着、爬着。

十五岁的时候，他第一次爬到钟楼上来，拽着吊在那儿的绳子摇起钟来，使克罗德看得脸上不断地泛起阴险而满足的笑。

教堂里弥漫着阴森的气氛。这也使加西莫多忘掉他是一个残废者。

那些很高很高的圆柱头，那些整天阳光也照射不到的石地板，那些好像潜伏着阴鬼的拱门的阴影，那些像要升天似的一圈又一圈螺旋形的楼梯，那一间据说有一个年轻神父上吊自杀的地窖，还有那些从没有入爬过的高塔。

这些地方，加西莫多都玩遍了。他跑起路来像猴子一样的轻快。

后来，克罗德知道加西莫多的臂力强得像地狱里的魔鬼一样，就更加高兴了。他叫加西莫多折下窗上的铁格子，加西莫多就像扭着糖一样的把它扭弯。这时加西莫多才十五岁呢！

“好，这家伙对我一定有帮助！”

克罗德心里暗自计划着怎样利用他达到目的。

加西莫多当了敲钟人的同时，就变成了一个聋子。轰隆的钟声使他的耳膜破裂，他不但变成了聋子，而且嘴巴也失灵了，就像哑巴一样。

于是，加西莫多不折不扣变成一个残废者。

现在，再看看他的脑筋吧！

克罗德既不让他读书和写字，也不让他接受任何教育，他只希望他像一只训练有素的凶狗一样，只教他知道服从他的命令。怪不得加西莫多没有一点儿思考力。但是，相反的，他的臂力却一天比一天强劲起来，性情变得越发粗暴，动不动便抓起东西乱丢一阵。

加西莫多喜爱的是大钟，走廊上钟楼里那一个，还有两个在高塔的上面，该院一共有三个大钟。

说来很可笑，他曾爱上那曾经使他发聋的钟，但是，他对这耳聋的事从没有想过。

在上面所说的这三个钟里面，他尤其喜爱每逢节日必打的那个最大的南塔的钟。当他望着它的时候。心里曾情不自禁地感到无上的欣喜，眼睛也发射出闪烁的光芒来。

“去！去敲钟！”克罗德这么一说，加西莫多就像猴子似的，一口气跑上螺旋形的楼梯上去，一把抓住绳子，拼命地摇。

这一下子，那差不多有一头牛那样大的钟，便“当——当——”的响了起来。加西莫多便疯狂地呐喊着：

“哇！”

然后，一阵狂笑。

钟摇摆得越快，他就越高兴。甚至嘴里还不断地冒着唾沫，他那仅有的一只眼睛也炯炯发光，他便这里那里的跳来跳去。

庄严的钟声当地响着，震撼了整个宝塔，响彻了整个巴黎城市。读者们，试想一下那个时候在塔里的一个丑八怪的罗锅子把头发竖立起来，齜着满嘴的牙叫着跳着的情景吧。

这一幅奇异的情景，该怎么形容才好呢？

话又说回来。

克罗德离开了窗边，又走回桌旁坐下来，聚精会神地不知又想些什么。

据说，从前有一个叫做雨果的神父，曾在这个密室里学会了妖术。克罗德每天的时间，多半都把自己关闭在这里。

没有人知道他在那房间里做什么。

到了晚上，便有一种红光从窗口露出来。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继续不断的总有数小时之久。

附近的人们都说：

“啊，克罗德副主教在做什么呢？他一定是在研究妖术吧！”

克罗德直到现在不曾显现过什么奇迹，人们又说，加西莫多是魔鬼，克罗德便是使唤魔鬼的妖术师。

那些胆小如鼠的女人们，时常怀着畏惧的心情看着克罗德，因此，当她们看见他，他注视着她们的时候，她们便不由得发起抖来，甚至悲叫起来。

人们畏惧他，但是绝不崇敬他。

“哼，等着瞧吧！不久以后，你们就要看到我的妖术了！那时，不管你们怎样讨厌我，也不得不崇敬我了。有一天，我会打倒布朋大主教，自由自在地指挥着整个巴黎市民！”

克罗德在房间里，一直继续着他的梦想。

在法院里

当克罗德在圣母院的主塔里沉想着的当儿，在法院的一个法庭里，加西莫多的审判正要开始了。

加西莫多的两只胳膊用绳子牢牢地绑着，由一些兵士押了进来。他那只原来瞎了的右眼，再受过刺刀的创伤，越发显得可怕难看了，叫人都不敢多看他一眼。

“哇！那家伙是不是打地狱里走出来的？”

一个年轻人用怪声怪语打趣他说，但是，却没有人敢发笑。

肥胖的罗伯尔院长穿着一件棕色袍子，坐在正面大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他右边是一个检察官，也穿着同样的袍子。他面前一张桌子上堆满了一大堆公文。他下面一个书记官正忙着不知写些什么。

加西莫多被引到被告席上，在他后面挤满了有几百个旁听的人群。五个卫士在大门前站岗。

检察官正聚精会神地看着起诉书，不一会儿很严肃地抬起头来，盯着加西莫多问：

“你叫什么名字？”

聋子加西莫多一点儿也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检察官不管他有没有回答，心里却急着想把这个案子赶快解决。

因此，当加西莫多还紧闭着嘴巴，低着头，他就接着问：

“很好，你多大岁数了？”

加西莫多一动也不动。

旁听的人们开始交头接耳起来。

检察官接着又问：

“很好，你承认你昨天晚上抢下一个吉卜赛舞女吗？”

加西莫多像一块石头稳立在那儿，眼睛一直望着脚跟。

“很好。我想你已经认罪了。”检察官爽快的说罢，转过头来对着罗伯尔院长说：“院长，被告已经俯首认罪了，本检察官请求法庭判他一个公正的罪。”

罗伯尔院长点了点头，反问道：

“他是聋子吗？”

“是的。”检察官回答。

“那他在哪儿工作？”

“他在圣母院专管敲钟！”

“嗯，敲钟人？怪不得他背上驼了一个钟。”

一阵笑声从旁听席上哄了起来。

加西莫多在这骚乱中，第一次抬起头来，望了望四周。

“喂！卫士！”罗伯尔院长叫道，然后，宣判说：“把他带到格雷坞刑场抽他一百下鞭子，然后，再示众一天。”

书记官立刻着手起草判决文。

院长和检察官都站了起来，正要退庭的当儿，忽然，从旁听席上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请等一下。”

站起来的那人是昨天晚上逮捕加西莫多的法比侍卫队长。他穿着胸前绣有法国纹的军服，看上去年轻而英俊。

“我不同意这样的判决。”

罗伯尔院长显出一副不胜其烦的样子，又坐回椅子上。

“哪一点不同意？”

“我猜那残废的人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要诱拐那个舞女！”

“哼，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幕后有人指使他。”

“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而已。”

“不管我的想法对不对，法院应该有仔细侦查的责任。”

“只不过是一个舞女被拐未遂，这么一个芝麻大的案子，法院哪有那么多的闲空来管它呢？”

“我不以为那是个芝麻大的案子，假如，真的有人要抢劫那个舞女，他一定会想尽法于达成目的。据说，那舞女是犯人的窝巢‘奇迹街’的女王，如果她失踪了，‘奇迹街’必定会骚动起来，那么，巴黎城市将不知要受累多大呢！”

正当法比用爽朗的口吻说完时，法庭后面的门不声不响的开了，出现了一个穿着长袍的神父。他就是怪神父克罗德，他是刚从圣母院赶来的。

“这个你用不着担心。”罗伯尔院长摇晃着手说。

“我怕一旦真的出了乱子，可就来不及了，所以特地忠告一下罢了。”

“那么，你以为那幕后的人是谁呢？”

克罗德一听到了这话，不由得慌张地用衣袖遮起面孔来，然后，向法比投以憎恨的目光。

“我不敢断言，因为，据我所知道，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办法叫加西莫多服从他的命令。”

“什么人？”

“我不便告诉你，请法院当局调查一下吧。”法比微笑着说。

“哼，小家伙，你想阻碍我到底吗？”克罗德向法比投以凶狠的目光，一面想：“小家伙，可别后悔呀，你敢敌视我，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巴格特和爱斯梅哈尔达

现在，再请诸位读者，看一看荷兰塔的密室吧。

巴黎的人们，把那密室叫做“老鼠洞”。说它是老鼠洞，这名词实在再恰当没有了。那间密室里约有三坪宽的狭石板，除了砂砾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了，里面空空洞洞的，而且弥漫着冰冷的空气。

巴格特靠在石墙的一个角落，像塑像一样地坐着连动都不动。

她两手合抱着腿，把下巴靠在膝盖上。披着一件褴褛的黑布粗衣，满头蓬乱的白头发从前额披垂下来。

她好像从坟墓里溜出来的一样，样子怪阴惨的。

这十七年来，巴格特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一个活着的幽灵！

这样说也绝不算夸张的吧。

她的跟前有一只粉红色的小鞋子。

那只小鞋子是她可爱的阿涅被劫后，遗留在床上的。

十七年来，巴格特一面望着它，一面哭泣着。

“伯母！伯母！”这时，窗外有人低声这样叫着。

巴格特不知有没有听到，只恍惚地注视着那只小鞋子。

“伯母！伯母！”

这声音接连响了五六次，巴格特这才慢慢地抬起头来，张望着窗口。

窗外站着一个面孔蒙着黑中，只露着两只眼睛的一个女人。

“伯母！你要什么东西吗？”那个女人温柔地问她。

巴格特凝望着她一会儿后，用小得只能勉强听见的声音说：

“你问我也没有用的。”

然后喃喃自语道：

“我要的是阿涅一个人罢了！”

那窗外的女人并没有听到这句话。

“伯母，你要吃点儿东西吗？”

巴格特摇了摇头。

“要葡萄酒吗？”女人递给她一个瓶子。

巴格特又摇了摇头，然后自语道：

“我要喝水。”

“天气很冷，你不要喝水吧。对！请喝一点儿葡萄酒，我还带来一些饼干呢，请你也吃点儿吧！”

“我不要那些东西，只给我一点儿水就好。我已经两天没有喝水了。”

“伯母，你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呢？”

“请别问我这个了，那是没有用处的！”

“我，我一想起你，心里就很难过，……我想能为你做点儿什么——”

“请不要同情我，不要关心我。让我一个人留下来，好吗？”

“伯母，从前你一定被吉卜赛人弄得很惨，是不是？”

巴格特一听到吉卜赛人这个字眼，她那苍白而毫无表情的面孔，骤然一变，显出一副极端仇恨的表情。

“你别多事了。”

“伯母，你为什么不把过去的事情忘了？到底你遭遇什么事情了？”

“罗嗦！快点儿走开！我喜欢自个儿——”

“天气好冷，你就穿上这个吧。”说着，那女人就递给她一件上好的绿色上衣。

“够了！”巴格特冷淡地拒绝说。

“那么，我帮你想法子弄一点儿火来吧，我拿一些柴来给你。”

“我什么也不要！”

巴格特虽然拒绝不接受她的施舍，但因对方太过于亲切，便睁开诧异的眼睛注视着她。这时，那女人遮着面孔的头巾有点儿松开了，一刹那间，她看到了她那张美丽的面孔。

“啊！”巴格特吃惊地站了起来，伸出两只瘦骨嶙嶙的胳膊嚷道：“吉卜赛女人！你是那，那个吉卜赛舞女！”

是的，那女人的确就是爱斯梅哈尔达。

爱斯梅哈尔达看到巴格特那愤怒的面孔，心里很害怕，一面把脚步往后退，一面悲伤他说：

“啊，伯母，请，请别仇恨我吧！”

“不，只要是吉卜赛人，不管他是什么人，连一个也不会例外，我都痛恨他。猪猡！你把毒药掺进葡萄酒或饼干里，想毒杀我，是不是？”

“没有这回事，伯母，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做那佯卑鄙的事呢？”

“不，一定是的，你知道我多么痛恨吉卜赛人呀。你没有理由施舍我东西！我知道了，是那个吉卜赛人的首领叫你来毒杀我，是的吧！恶棍！可恶的恶棍！”

“啊，伯母，请你别那样想。”

“呸！恶棍！吉卜赛女人！恶棍！快快滚开！”

巴格特一跳跳上了铁格子，发出一阵绞着肺腑似的悲痛声音叫着。

有好大一会儿，爱斯梅哈尔达悲伤地注视着巴格特疯狂的样子，但是，后来就垂头丧气地离开那里。

刑台上

正当爱斯梅哈尔达探望着“老鼠洞”的时候，在格雷坞广场上的一个刑台的四周，正拥挤着很多的观众。从上午九点钟起，就有四个卫兵分别站在刑台的四个角落，那就是说，这一天有犯人要处刑，因此，人们就很早的拥到这儿来，等着看热闹。

这个刑台，除了执行绞刑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割耳朵。抽鞭子等刑法。

刑台设在十公尺高的石台上。走上那凹凸不平的石级，立刻看到一个用樱板做成的轮盘。行刑人把犯人绑在这轮盘上，让轮盘旋转下去，那么，四边的观众就可以看到犯人的面孔了。

不一会儿，犯人被押了进来。

群众哗然地骚动起来。

他们认出了这犯人是罗锅子加西莫多。

前天晚上，他才被捧上愚人之王的宝座，坐在花轿上被人们抬着游行，但是，想不到今天竟在同一地方，将被处刑了。命运对他实在是个讽刺。

喇叭手吹了一声响亮的开始执行的号令。

加西莫多便被押上了刑台。

他像野兽一样吼叫着。他越挣扎，链子和绳子就越嵌进他的肌肉里。

他坐上了轮盘。他们脱下他的上衣和衬衫。

“喂！愚人之王！你今天怎么又被抬得那么高呢？你真行！你这个人可值得展览一下了！”

这声音从群众里面传了出来，原来说这话的人就是大学生孚罗诺。

一个穿着制服的刽子手，拿了一支皮条的鞭子，缓慢地走向刑台来。鞭子顶端有一种尖锐的金属闪闪发光。

轮子开始转动。加西莫多在轮盘上转来转去。

当加西莫多那隆起的背脊转向刽子手那边的时候，那刽子手就挥起鞭子，“嘶”地抽他一下。

“啪哒！”

加西莫多感到一阵剧烈的痛苦，不觉惊惶起来。他这才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

他的面孔越发歪得难看，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叫痛。

“啪哒！”

“啪哒！”

“啪哒！”

鞭子一下跟着一下地打下去。轮子不停地转动着。

他的肩膀上迸出一丝一丝的鲜红的血。

鞭子抽得嘶嘶作响，它顶部的皮条被扯碎，飞到了群众的头上。

没多大一会儿，加西莫多好像痛得实在捱不下去了，他脸上显现出很悲惨的样子，于是，他合上他那唯一的独眼，把头无力地垂下去了。

从此，他好像死了一样，无论他身上捱了多少鞭子，流了多少血，他的身躯再也不能动弹了。

刽子手走后，群众便开始向加西莫多扔石子。

没有一个会同情这世上最丑怪的残废人，他们把他当作杀人的凶手一样憎恨着。

加西莫多是聋子，他听不见人们对他的这一切叫骂和嘲笑，但是，他那只眼睛却是敏感的。

当他看到那些群众在憎恨他时，他就生起气来。

但是，他的手。腿都被绑得牢牢的，他们对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咬着牙齿怒吼起来，接着突然地挣扎了一阵子。他的力气太凶猛了，所以，他一动，轮子便嘎嘎作响。

群众看到他那副模样，就越发地好笑起来。

加西莫多这才知道了挣扎也没有用，就又闭上眼睛，随他们去了。

无数的石子向他的头、脸、脑袋、肩膀。胸膛。肚子。手臂扔了过来。当石子击中了刚被打的伤口时，他就浑身痉挛起来。

加西莫多愤怒的火焰在胸中燃了开来，今天，他第一次感觉到世人多么的憎恨他。轻蔑他。嘲笑他。直到昨天，他因为住在那与世隔绝的圣母院里面，所以，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的遭遇。不，他还被他们崇奉做愚人之王，欢喜了一场呢！他不能了解，昨天，还那样热烈拥戴他的群众，今天会相反的这样憎恨他。

加西莫多苍白的面孔，泛上了一道绝望的神色，就像黑云一样的扩大开来。

这时候，广场那边的一个角落里，出现了一个骑着马的神父。

加西莫多看到他的时候，他那只眼睛忽然发亮了。

“他是克罗德先生！”他自己告诉自己说。

只有他，只有他一个是站在我这边的，加西莫多这么想着，一下子就把什么痛苦都忘掉了。

但是——

那个神父走近刑台边，向加西莫多端详了一会儿，就急急忙忙收回视线，赶着马走了。

加西莫多的面孔重又蒙上了一层阴暗。

这时候，一颗石子扔了过来，啪的一声正打中了他的脑袋。他重又在链子中猛烈地挣扎起来，然后。悲惨地叫喊道：

“给我点儿水喝！给我点儿水喝！”

那声音很像野兽的吼叫。

但是，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他的脸紧绷着，脸色呈现紫红，汗水直流，嘴里吐着唾沫。

他悲惨地望着群众，哀求说：

“给我点儿水，水！”

但是，人们用嘲笑的言语回答他：

“你还是吃石子吧！”

跟着一颗石子又扔了过去。

这一下正打中了加西莫多的嘴唇，还溅出了好多血来。

“给我点儿水！给我点儿水！”加西莫多仍继续地大声喊叫。

“把你背上那块东西剖开来吧！它就会像骆驼一样涌出水来的！”大学生罕罗诺椰榆他说。

人们都哄然大笑。

“吁……水，给我点儿水！”

加西莫多那只眼睛不断滴滴答答地滚出了泪水来。

这时，群众里走出一个少女来，轻轻地踏上了刑台的石级。

加西莫多的眼睛闪动了一下。他知道她就是昨天晚上他要抢走的那个吉卜赛女郎。

他还以为她是来向他报仇的呢。

爱斯梅哈尔达轻快地爬到台上。

加西莫多因愤怒与怀恨而感到窒息，他一直守视着她。

爱斯梅哈尔达一声也不响，走近加西莫多的身边。加西莫多恐怖地挣扎了一下。

但是，料想不到爱斯梅哈尔达解下了她腰上的方角瓶子，态度很温柔地拿到加西莫多淤血满布的嘴上。那是她刚才要给巴格特喝的葡萄酒。

加西莫多脸上做了一个奇怪的表情，回望着爱斯梅哈尔达。

“我要抢走的这个少女，竟是唯一肯帮助我的人。”

那是——不可能相信的。

但是她不是正要倒着瓶子里的水给我喝吗？

加西莫多那只布满血丝的眼睛，涌出了大颗的眼泪，而一丝一丝地沿着满是汗垢的面颊流了下来。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谢人家对他的温情、而流下的眼泪。

他贪婪地吮吸着葡萄酒。

爱斯梅哈尔达脸上始终浮着温柔的微笑。

加西莫多喝完了，便抖着嘴唇说：

“谢谢，谢谢！”

他的声音听去像吼叫一样。

那个美丽的少女清高的作风打动了人们的心。

那些群众都感动得鼓掌叫道：

“爱斯梅哈尔达！爱斯梅哈尔达！”

这时候——突然，从荷兰塔的窗口传来了一声声尖锐的叫喊：

“吉卜赛女郎！可恶！可恶的吉卜赛女郎！”

爱斯梅哈尔达这才站稳脚步，转望着那远处的窗子。

那窗子里模糊地浮现出一张白而头发蓬乱像个幽灵似的面孔。

群众都一齐掉转过头去，他们看到了那张面孔，不觉战栗起来。

爱斯梅哈尔达悄然地走下台阶，带了她那只可爱的山羊，就蹒跚地离开那里。

加西莫多一直目送着她的背影离开，他的眼睛，充满了后悔与感谢的神情。

山羊写的字

几个星期过去了。

这已经是三月初了，早晚的太阳光虽然显得很弱，但白天，它却和煦地照耀着。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而温和的日子，巴黎的人们都到野外或者广场去散步。因此，街上热闹得像节日一样。

圣母院前也挤满了人们。

怪神父克罗德站在圣母院北边一个宝塔的栏杆边，俯视着下面的格雷坞广场。

他的视线投射在广场里正在跳舞的爱斯梅哈尔达身上。她一面跳舞，一面用指尖巧妙地转动着手鼓，时而高高地扔向空中，然后再用手轻巧地把它接住。

她一点儿也不知道那塔顶上有一个可怕的男子在俯视着她，她很专心地快乐地跳着舞。她的四周拥挤着人们。一个穿着红、黄搭配的衣服的小丑，在劝着那些不守秩序的观众往后退。他做好了这工作，就又退回到一边坐下来，抚摸着那只山羊的头。

读者们已经早就认识他了吧！他就是那个穷诗人甘果瓦扮饰的。他为了要逃过警察的眼睛，就这样的化装做一个小丑，跟随着爱斯梅哈尔达，从这个街上流浪到那个街上。

克罗德一面俯视着爱斯梅哈尔达，一面不知在脑子里打着什么主意。他的眼光像苍白的磷光似的，奇异地燃烧着。

甘果瓦抬起头来仰望天空时，在无意中看到了站在那塔顶上的克罗德。

这一刹那间，一阵冰冷的感觉从他背脊上流过。

“喂！”甘果瓦低声地向他身边的那个老头儿问：“你认得他吗？那个站在塔上栏杆旁边的那位先生老头儿顺着甘果瓦手指着的方向看上去。”

“啊！”老头儿回答说：“他是圣母院的副主教克罗德先生呀！”

“噢！”甘果瓦忽然想起来了：“原来，他就是人们说的那妖术师——怪神父克罗德呀！”

这同时，他又想起了愚人节那天的事。

那天甘果瓦初次看到爱斯梅哈尔达跳舞的时候，他的身边有个很热心用异样的目光看着的神父，就是克罗德。那时，甘果瓦身无分文，没有钱可以给爱斯梅哈尔达，他正感到困惑的当儿，克罗德不是从旁递给她三个金币吗？三个金币可不少了，差不多就等于甘果瓦一个月的生活费。当时，甘果瓦只是呆呆地想：

“他是个多么慷慨的神父呀！”

但是，现在，既然知道他是怪神父克罗德，就不得不提高警觉了。

“啊，是的。听说那个想抢走爱斯梅哈尔达的罗锅子，就是克罗德养大的。那么，说不定是那个怪神父叫他来抢的，这就该当心啦！”

诗人敏锐的直觉，立即察觉到了这一点。

这时候，忽然一阵“哒哒”的马蹄声响了，只见一个年轻武士向他们这边疾驰了过来。他骑着一匹白马，姿态很惹人注目。

他的面孔泛着光明的微笑。

爱斯梅哈尔达一看是他，眼睛就闪出一阵光辉。她向他走去。

“谢谢，法比先生，那天承您搭救我。”

“啊，你的人缘真不错，仍旧吸引了这么多的人。”

爱斯梅哈尔达回过头去，叫了她那只山羊：

“得加里。”

于是，她就拿下在山羊脖子上挂着的皮袋子，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那是一些木牌子，每一个木牌子上写着一个字。

爱斯梅哈尔达把它们散放在地板上。那只山羊伸出金爪子从那些牌子里面拣出了两个，就排出一个名字来。

现在，那站在塔顶上的克罗德也看得很清楚。

那山羊排出的名字是：

“法比”两个字。

“啊，这真是个怪事，那山羊竟然会摆出我的名字来！它会记住你教给它的一切事情，是吗？”

“是的。”爱斯梅哈尔达涨红着面孔，点了点头。

爱斯梅哈尔达为了和法比见面时，要表示她的谢意，就热心地教那只山羊学会了这玩意儿。

周围的观众都惊喜参半地喧叫起来。

法比用他那戴着皮手套的右手，拉了一下马辔，一面把马头转过去，一面说：

“改天见！爱斯梅哈尔达小姐，你该早点儿回家，不要再碰到像过去那样危险的事——”

“谢谢。”

法比骑上马飞也似的去了，爱斯梅哈尔达怀着感谢的心情，一直目送着法比的背影。

这一边，克罗德在心里自语着说：

“好，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

这时，他背后有一个穿着黑袍子的老头子，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他年纪大约有七十岁左右，灰白的头发披垂到两个肩膀上，脸上有很多的皱纹，背伛偻着。

“克罗德先生。”他叫了一声。

克罗德回过头来，一看是他，就指着塔下的爱斯梅哈尔达说：

“老头儿，那个少女的确是个妖术师吧？”

“啊，是那个吉卜赛女郎吗？喔，喔……她才是你的好助手哪！如果你能够叫她听从你的话，自由自在地操纵她，要做什么占术、妖术……都不成问题！”

“嗯。”克罗德会意的点了点头。

“快点儿把她捉住！”老头儿奇妙地笑了笑，抖动了一下他的黑袍子。他看来好像就是教克罗德妖术的老师。

兄弟之间

刚好在同一时候，一个大学生走进了圣母院的门口。

他走到修道院的收发室，便向一个神父问道：

“请问，副主教克罗德先生在哪儿？”

“他在塔上的小房间里。”

“噢，好吧，我来探视一下那个小房间。”他笑了笑说。

这个大学生就是那天在公众厅里对大学校长扔鞋子的那个孚罗诺。

孚罗诺运用着熟练的脚步，一股脑儿爬上楼梯，向北塔那一边走去。

爬了一段又一段，那无尽的楼梯他简直吃不消，好几次停下来气喘吁吁他说：

“哪儿是尽头呀？”

好不容易到了塔顶的密房门前时，他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到了，一定是在这里！”

只见一把钥匙插在锁头上，门没有锁，开着有一点缝儿。

孚罗诺偷偷地从门缝儿向里面望去。

里面有点儿阴暗，窗上深垂着灰色的窗帘。

天花板上挂着各种动物的骨头，中间一张桌子上乱七八糟的放着蒸馏器。地球仪。圆规，和装着各种颜色的药液的玻璃瓶和书本等。

这不像是个侍奉上帝的神父的书房，说它是科学家或者医生的研究室，倒来得恰当些。

克罗德并没有在那儿，因为，他这时还在外面的栏杆旁俯视着爱斯梅哈尔达。

孚罗诺不声不响地溜了进去。

他走近桌子旁边，无意识地翻开了桌子上的笔记簿。那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映入他的眼帘：

这二十年来，我一直怀着这样一个野心，我希望做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

现在，这光荣的日子不久就要到了！

巴黎的市民们，不，全法国的同胞们，不，全世界的人们，你们在不久的将来，会

知道耶稣第二出现了。我将要显出比耶稣还更神秘的奇迹来！

这话该多么可怕呀！到现在为止，有哪一个像他这样不怕神，而且又这样傲慢的人呢？谁相信他那一套的胡言乱语呢？

孚罗诺也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

“哼，这可真了不起！副主教先生的神经好像有点儿不对，他将来还没有做耶稣第二，可能要先进疯人院了！”

这时，走廊边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孚罗诺急忙合上笔记簿，佯装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远远地离开了桌子。

进来的是克罗德，他看到孚罗诺擅自闯进他的房间来，就板起面孔盯着他。

“你来这里干什么？”

“哥哥，我来求你帮帮忙。”孚罗诺用一只手转着帽子说。

原来，克罗德和孚罗诺是一对亲兄弟。

“什么？”克罗德冷淡地问。

“我想做一件外套，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儿钱？”

“孚罗诺，你在外面的一切行动，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你不是被学校开除了吗？”

孚罗诺听了一愣，不觉闭住了嘴。

“听说你在公众厅里对大学校长扔鞋子，是不是？即使是愚人节，也不应该做那样荒唐的事！你是不是因为这事被开除的？”

“哥哥，即使我做了那样不足挂齿的事被开除了，你也别憎恨我。轻蔑我。巴黎的学生都很粗暴，而且调皮，你不是很明白吗？我只不过是有点儿倒霉而已。”

“你调皮没有关系，只要肯用功，我自然没话可说。但是，你压根儿不喜欢念书，拉丁语得了鸭蛋，希腊语念不好，到底能学些什么呢？”

“哥哥，我的确不喜欢念书，但是，不喜欢念书的人，不一定没有出息。你等着瞧吧，我将来要做一个大人物！”

“我才不听你瞎吹呢！”

“你自己呢？哥哥你在笔记簿上写着说，要做那稣第二，难道这不是瞎吹吗？”孚罗诺嘲笑着他说。

“什么？”

克罗德狼狈不堪他说：

“你想开我的玩笑吗？”

“不，绝不！我只是需要一点儿钱。唉，哥哥，你看看我这件破烂的外套吧，你看可怜不可怜？”

“改天我会送你一件外套，我就是不能给你钱。”

“别那样的无情，好吗？”

“吃一天饭做一天事，你已经不是大学生了，你去找点儿事情做吧！”

“这一副肮脏的模样，哪会找得到事情做呢？”

“你想做什么？”

“我想参加侍卫队，我和法比侍卫长有点儿面熟。”

“什，什么？”克罗德一听法比的名字，两只眼睛立刻闪出了亮光。

“哥哥你认识他吗？”

“不，不认识。”克罗德摇了摇头坐了下来，把两只胳膊交叉着沉思起来。

“哥哥，请答应我这可怜的弟弟的请求吧！这一点钱对你来说，岂不是个很小的数目吗？”

克罗德并不回答，他好像思索着什么似的，但过了一会儿忽然又说：

“好吧，我给你钱。”

“谢谢。”

“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得先把我要你做的事做好。”

“什么事呢？只要是你吩咐的话，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绝不推辞！”

怪信

大约十分钟后，革罗诺从圣母院出来，一直向格雷坞广场走去，到了爱斯梅哈尔达跳舞的地方。

孚罗诺挤开人群，走近爱斯梅哈尔达身边。

“爱斯梅哈尔达小姐，”孚罗诺说：“我有一封你看了会高兴的信，你想要看看吗？”

爱斯梅哈尔达诧异地望了一下这陌生的大学生。

“什么信哪？”

“刚才我碰到了—一个朋友法比，他托我把这封信带给你。”

孚罗诺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

“啊，是法比先生给我的——”爱斯梅哈尔达很高兴地接过来，立刻拆开。

“奇怪！”甘果瓦望着那个带信来的青年，忽然，想起了他就是愚人节那天在公众厅大吵特吵的大学生，心里就起了一阵疑惑：“那位武士怎么会叫这样一个吊儿郎当的学生带信来呢？”

信里写着：

刚才失礼了。现在，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麻烦你来一趟好吗？带信的是我的朋友
孚罗诺，请跟他一起来吧。

法比

爱斯梅哈尔达把这封信又递给了甘果瓦看。

“怎么办呢？”她说。

甘果瓦看完了那信，也看不出是假冒的。他觉得那很像是法比写的。

“甘果瓦先生，我想去一趟，行吗？”爱斯梅哈尔达说。

“嗯。”甘果瓦没有理由反对，因此，含糊地点了点头。

“走吧，我陪你去！”孚罗诺催促他说。

“得加里，来吧！”爱斯梅哈尔达叫着。

“山羊也要去吗？”孚罗诺问。

“不管到什么地方，我都要带它一道去的，甚至是国王召见我，也是一样的。”

“是吗？那你们是同心一体喽！算啦，走吧。”

孚罗诺领先走了。

这时候，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圣母院整个教堂都沐浴着夕阳的余晖，被一层红焰似的晚霞笼罩了起来。

夕阳一刻一刻地沉没在地平线下，教堂也一个一个地跃出翳影，浮上了黄昏的天空。

甘果瓦目送着爱斯梅哈尔达。山羊和革罗诺的背影，心里不觉涌上一阵不安。

“这真奇怪，我要找法比先生去！如果他在家，那封信一定是假的！”

甘果瓦急急忙忙地走了。

当他找到巴东里也街的法比公馆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星星冷瑟瑟地闪着亮光。

那扇沉重的门开了，出来了一个佣人，他端详了一下甘果瓦那副奇异的小丑装束，就显出很不耐烦的神情，粗暴他说：

“干什么？”

“我要找法比先生。”

“法比先生绝不会和一个走江湖的人打交道的。”

“我虽然打扮成一个走江湖的艺人模样，但是，我其实是一个诗人。我的名字叫做甘果瓦。”

佣人半信半疑，仍旧很冷淡。

“主人在不在家？”甘果瓦问。

“在家。”

“啊，那么，我一定得和他见面。”

果然，不出所料，那封信是假冒的！甘果瓦这么想。他忽然觉得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很担心爱斯梅哈尔达。

“你明天来吧。”佣人说。

“不，我得争取时间，现在，就让我和他见个面吧，求求你！”

“不行，要是我把你带进去见他，回头我会挨骂的！”

“包你不会！只要一见面就明白了！——请告诉他说，有人捏造了法比先生的信，把一个少女爱斯梅哈尔达拐走了！”

“什，什么？”佣人惊惶地瞪着眼睛说：“这不是谎话。巴？”

“我是诗人，我绝对不撒谎的！”

“好吧，我去通报一声。”

佣人进去一会儿后，慌张地走了出来。

“主人要见你，请进来吧。”

甘果瓦立刻被引进楼上的客厅。客厅里布置得很堂皇，墙壁上华丽的雕刻，豪华美观的橱柜，火炉四边美丽的帷幔，深红色天鹅绒的椅子，还有许多足以引人注目的美丽装潢。这些东西都引不起甘果瓦的注意，他只是神情不安地等着法比出来。

不一会儿，法比大步地踱了进来。

“啊，今天你不是和爱斯梅哈尔达一起待在广场上吗？”

“是的。”甘果瓦说：“事情糟透了呢！”

甘果瓦把给爱斯梅哈尔达的那封信，递给法比。

法比默念了一会儿后，焦急他说：

“如果知道她被带去的地方，我就能够搭救她！”

“你想那是什么人干的？”甘果瓦问道。

“大概知道……你刚才说那个带信的是大学生，是不是？”

“是的。”

“嗯，那么，那个也许就是我所认识的孚罗诺了。”法比偏着头，自言自语。

“你认识他？”

“嗯，他是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的弟弟，名字叫做孚罗诺，是个大保。可能就是他！”

“啊，是，是的！”甘果瓦突然大声叫起来：“今天爱斯梅哈尔达在广场上跳舞时，我看到克罗德站在圣母院塔上静静地俯视着她。这一定是他干的！”

“我也这么想。上一次，发生那罗锅于抢夺爱斯梅哈尔达的案子，我确信是克罗德在幕后操纵的，所以，这一次我想也是他！”

“听说克罗德是一个妖术师。”

“但是，我有一种武器可以对付他，噢，那个——”法比指着墙壁上的一个角落说。

那儿挂着一把金黄色灿烂的剑。

法比是法国数一数二的著名剑士，他什么妖术都不怕！

“但是，如果不知道她被带去的地方，就无从搭救了。”

法比和甘果瓦都同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秘密的家

另一方面，爱斯梅哈尔达被带到了临着洪克尔街桥头的一间陋屋门前。孚罗诺粗暴地踢了一下门。

“是谁呀？”

屋子里传出了粗野的老妇人声音。

“开门！我是租你家楼上的房客打发来的！”孚罗诺说。

一丝灯光从门缝儿透了出来，接着门吱喽一声就开了。

一个衣服褴褛的老妇人手里拿着一盏油灯，颤抖抖地站在那里。她佝偻着背，脸上、手上和脖子上都刻着很深的皱纹，满嘴都没有牙齿，嘴唇也瘪了进去，她满头的白发蓬乱的披散着，一对细小的眼睛在发间闪着光芒。

一看她家的情景，就知道这是适合这么一个老妇人住的地方。这里那里的墙壁上灰皮都剥落了，天花板黑黝黝的，黑梁上挂满了蜘蛛网，地板上散乱的扔着许多琐碎的东西，简直没有插足的余地。那儿有一个七八岁的肮脏孩子在游戏着。

爱斯梅哈尔达因为住在“奇迹街”的关系，她一下就知道这并不是普通人家住的地方。她好像闻到了一种罪恶的味道似的。

“奇怪，法比先生哪会住在这种地方？”爱斯梅哈尔达这样想着，就立即下了决心，低声地叫着山羊说：

“得加里！”

罕罗德看到爱斯梅哈尔达把嘴巴凑近山羊的耳旁，不知说了什么，心里不由得警戒起来。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听到。

“爱斯梅哈尔达小姐，请把山羊一起带到楼上来吧。”

“不，我要让它回去。”

“哈，你不是说过，不管到哪里都要带它到哪里吗？甚至于是王宫也要带它去。”孚罗诺挖苦他说。

“是的。但是，有事情的时候，我还是会叫它去做的！”爱斯梅哈尔达一面说，一面轻轻地拍了一下山羊的脖子。

那只山羊轻快地从原路跑回去，立刻在黄昏的薄暮里消失了。

“管它什么，我的任务只是把她带到这里，回头要发生什么事，那就不是我的事了。”孚罗诺这样想着，然后，拿了几个金币，塞进老妇人手里。

老妇人接过钱，就把它放在抽屉里。那个在房间里游戏的孩子看到它，就趁着她转过身去的时候，很快地偷了那些钱，把几片树叶放了进去。

老妇人向孚罗诺和爱斯梅哈尔达招了招手，然后带他们爬上了楼梯。

到了尽头的一个房间里， she 就把油灯放在桌子上，默默地走了出去。

“这里很脏，但是请忍耐一下。法比先生一来，就马上带你到另一个清洁的房间去。”孚罗诺说完，便随着那老婆子后面走下楼去了。

爱斯梅哈尔达站在那儿，不安地望着那房间，接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就坐在长凳子上。

在“奇迹街”长大的爱斯梅哈尔达，虽然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但是，她的胆量可不小。

“得加里能不能找到甘果瓦呢？”爱斯梅哈尔达这样想着。

刚才她用了吉卜赛话对那只山羊说：

“快点儿到甘果瓦先生那里，告诉他我在这里。”

那只有金黄色犄角的山羊，具备一种奇妙的灵感，它能闻出住在二海里或者三海里内外的人，而找到他。

话虽这么说，但山羊并不是神的使者，它不一定百无一错。

“上帝呀，请庇护它平安地找到甘果瓦吧！”

爱斯梅哈尔达情不自禁的祷告着。

“到底这是什么地方呢？真想不出法比先生会住在这么一个地方。然而，究竟是什么人要见我呢？”

正当爱斯梅哈尔达这样想的时候，好像要回答她的疑问一样，门口忽然出现了一个黑影。是的，那是个穿着黑衣服的人。

爱斯梅哈尔达屏住了气，凝望着他。

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克罗德，一边用阴险的目光凝视着爱斯梅哈尔达，一边坐在椅子上。

“原来，不是法比先生。我上当了！”爱斯梅哈尔达想着，不由得生气起来。

“是你吗？捏造法比先生的信，把我引诱到这里的是——”爱斯梅哈尔达毅然地指责着他说。

“是的！”克罗德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卑鄙的事呢？”

“很久以前，我就很想找像你这样的少女，因为你是最适合做小巫女的人。”

“巫女？”

巫女就是向神祈祷，把人们的愿望传达给神，或者把神的意旨传达给人们的女子。当时，巫女会做奇怪的妖术，所以，一般人都畏惧她们。

“是的，你有资格做巫女。”

“我不愿意做巫女。”

“你不是已经会妖术了吗？我倒想问问你，怎样把智慧教给山羊，教它表演各种惊人的事。”

“你到底是什么人？”爱斯梅哈尔达问他。

克罗德没有回答。

爱斯梅哈尔达望着克罗德那炯炯发光的眼睛，不由得感到一阵轻轻的晕眩，但是，她竭力地忍耐住。终于，她逐渐感到一阵浑身要发抖似的恐怖。

“让我回去吧！”

“不许你回去！你得替我做巫女！”

“不！”

“你不知道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吧？所以，才敢这样平心静气他说。如果你拒绝我，就不必想活命！”

“我是在‘奇迹街’长大的女人，你吓唬不了我！”

“呵，你真勇敢！好极了！要做一个巫女，应该有这样的胆量才行！”

“我说过，我绝不做巫女！”

爱斯梅哈尔达愤怒地涨红着脸，突然地站了起来。

但是，门却上了锁了。

“再吵也没有用，爱斯梅哈尔达，好好坐在那儿吧！”

“你是魔术师吗？”

“我是显现奇迹的神的使者。”

“如果你是神的使者，为什么要虐待无辜的人呢？”

“神的意旨要你做巫女。如果你不做，就是违背神的意旨！”

“那是你自己捏造的话。你简直是魔鬼差遣来的！”

你受了魔鬼的指使，要用妖术，想利用我做你的爪牙！”爱斯梅哈尔达这样痛责他。

克罗德忽然站起来，一把抓住爱斯梅哈尔达的肩膀、狠狠地盯着她说：

“无论如何，你必须答应！”

爱斯梅哈尔达禁不住他的逼视，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她觉得似乎要晕倒了。

决斗

这儿是法比公馆。

法比和甘果瓦在楼上的客厅里，眼巴巴地看着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心里焦急万分。他们俩默默地面对面坐着，始终想不出一点儿搭救爱斯梅哈尔达的办法。

这时，楼下的佣人忽然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音：

“喀哒，喀哒！”

“那是什么声音呢？一点儿也不像是客人敲的。”佣人一边擦着油灯，一边说：“是不是夜鸟在捉弄人呢？”

这时，门又“喀哒，喀哒！”地响了。

佣人很快站起身来开门。

那儿——黑暗中站着一头白山羊！

“咦，这是怎么回事呀？”佣人吓了一跳：“是不是迷了路的山羊？”

那只山羊一看门开了，便轻轻地摇了摇头，想溜进来。

“喂，喂，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快点儿走吧！”

佣人要赶它走，它却悲伤地叫了起来：

“咩，咩，咩……”

甘果瓦在楼上听到了羊叫的声音，猛的一抬头，说：

“啊，那好像是得加里的叫声！”

他自己还以为是神经太敏感了，于是偏着头仔细一听，这一次却听得清清楚楚。

“不错，那是得加里！爱斯梅哈尔达的山羊！”他这样叫喊。

一丝光辉浮上了他的面孔，他急忙跑出了客厅。

法比拿了墙上挂着的那把剑，也跟着跑了下去。

“啊，得加里！”甘果瓦跑到了门口一看，佣人和山羊正在推来推去。

“得加里，告诉我，爱斯梅哈尔达怎么样了？”

那只山羊好像要回答他的话似的，咬住了甘果瓦的衣服的一角，拉了一下。

“啊，要我跟你去吗？”甘果瓦说了，回过头对法比说：“法比先生，拜托你搭救爱斯梅哈尔达吧，她的处境危险了！”

“好，走吧！”法比笑着说：“喂，山羊先生，请你带路好吗？”

那只山羊立刻向夜晚的街道奔去。

这里到洪兑尔街相当远，甘果瓦与法比不住地惊叹着它怎么能嗅得出这么难认的路。

那只山羊忽然在一家肮脏的门前停住了脚步。

“是这里吗？山羊先生，大辛苦你了！劳驾！”法比一面抚摸着山羊的头，一面转过脸去对甘果瓦说：“甘果瓦先生，对不起，请你立刻走一趟，到我部属的宿舍，叫十几个士兵来，好吗？他们要是骑马来的话，用不了多大一会儿就到了！”

“遵命！”甘果瓦点了点头。

然而，他在心里却暗自思索着：法比先生独自一个人会有危险吗？

接着又想：他是法国数一数二的名武士，哪会输给克罗德那种人呢？

他终于摒弃了自己的忧虑，拼命地跑了回去。

法比轻轻地敲了敲门。

“谁呀？”

里面传来了刚才那个肮脏老妇人的声音。

法比故意不作声，还继续地敲着门。

“罗嗦！又是你，杰克，你这家伙又喝得酩酊大醉回来了吧！”

老妇人以为是她的儿子回来了，嘴里咕哝了一阵子，提着一盏油灯来开门。

法比一声不响地溜了进去，转望了一下四周。

“什，什么？你，你是……”

老妇人料想不到进来的却是一个堂皇的武士，心里慌张极了，就把两只手张开来，想要拦住他。

“不要吵！”法比低声地制止她说：“安静下来，要不，对你没有半点儿好处。”

老妇人嘴里不知咕哝着什么，但当她看到法比腰边带的那把长剑，就不得不好好地听他的话了。

“吉卜赛女郎在哪里？”法比一面盯着她，一面说。

老妇人默默地指着楼上。

“还有别人没有？”

“有一个穿黑衣服先生。”

“好吧！”法比伸出一只手，抓住老妇人的肩膀，就把她推到楼梯边，然后说：“你先爬上去，随便说什么都可以，只要叫他开门。”

“那，那怎么——”

“不去吗？”

“不去也罢，不过——”

“不，不是，我，我去！”

老妇人两只腿颤抖着，跌跌撞撞地爬上了楼梯，法比紧跟在她后面走上去。

老妇人走到楼上的一个房门前，怀着愤恨的眼光望了一望法比，终于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叫道：

“喂，喂！……喂，喂，先生你——”

在这房间里，爱斯梅哈尔达像死了一样躺在长椅子上。因为，克罗德给她闻了一种奇怪的麻醉药。

克罗德站在她身边，样子像一只大蝙蝠一样，他用两只手遮住她的脸。同时，还不停地蠕动着他的十个指头，一会儿远，一会儿近地在她面孔上挪动。

他这个咒法就要灵验了。

爱斯梅哈尔达的两只眼睛也大大地睁开了，但是，那并不像清醒过来的样子，而是像做梦梦见什么东西似的含着神秘的眼神。

恰像被魔鬼迷住了一样的姿态——也许可以这么说吧。

克罗德得意地笑了笑，就好像操纵着线一样，用十个手指头做了一个拉着的手势，爱斯梅哈尔达便像洋娃娃似的，轻轻地从长椅子上挺起腰板，站了起来。

他把手指转到左边，她的面孔也就跟着转到左边；他再把手指转到右边去，她的面孔也随着转到右边。

就在这个时候，门外响起了老妇人的脚步声。

克罗德因为专心做着咒法，所以，一点儿也没有留意到老妇人和法比踏上楼梯的声音。

忽然，克罗德在这个当儿被老妇人拦阻住了，他的面孔立刻现出愤怒的神色，大声他说：

“见鬼！”

爱斯梅哈尔达立刻就像死人一样的躺在长椅子上，因为，克罗德的咒法停止了。

“什，什么事？”他说。

“是，是的……那个，刚才带小姐来的那位先生，说有重大的事找你——”老妇人吞吞吐吐地说。

“让他等一等吧！”

“他，他说，事情很急，一分钟也慢不得呢。”

“哼，孚罗诺这个家伙，难道又出了什么乱子了吗？”克罗德毫不犹豫地冲口说出，但因顾念他是他的骨肉兄弟，也就不再说什么便开了锁。

当房门开了的一刹那——

克罗德与法比的视线相碰到一起时，立刻迸出了一道火花。

“啊，法比！”

克罗德飞也似的一翻身，很敏捷的把墙壁角落那儿放着的一根黑棍子抓到手。这根棍子可能也是施妖术用的吧。

法比这时也看到了躺在长椅上面的爱斯梅哈尔达。

“你身为圣母院的副主教，竟敢做出这样卑鄙的事情！”

“随你说吧，你既然看到了，就不能让你活着回去！”

“看你这怪物！能捱得住这把剑吗？”

“你拿那种玩具一样的剑，还想用它刺死我吗？”克罗德冷笑着说。

“正义的剑与邪恶的妖术，哪一边会赢呢？这场比赛多好玩！恨不能在国王面前打一回合呢。”

法比说着，很迅速地把剑拔出，摆了一个亮剑的姿势。

克罗德就好像要把身子躲进那条黑棍子里似的，一动也不动。

法比曾经参加过十几次真剑真刀的比试，那也都是非常激烈的，但是，这一次却完全不同了，对手用的是使妖术的棍子。

法比想改变战术，便逐步逼近过去。找到空隙，砍一冲上前，刺上一剑；以便打倒敌人。

灯影摇晃在这阴森森的屋里，充满了逼人的杀气。

法比的剑尖像随风舞动的芒穗似的，缓慢地摇动，但克罗德的黑棍子却像嵌在画框中似的，一动也不动。

这时，法比“哇”的一声喊，紧跟着刺上了一剑。

克罗德连忙倒退了一步，“砰”的一声，用黑棍子接住他的攻势，把法比的剑拨开了。

转瞬间，黑棍子开始进攻了，它就像电光的火一般飞上法比的头上。

“见鬼！”

法比一步也没有后退，用他的剑挡住了棍子，使出浑身气力，反向克罗德逼上去。

克罗德逐步后退，终于被他挤得背碰到了墙壁，再也不能后退了。

法比的嘴边泛起了一丝微笑。

“投降不投降？克罗德。”

“什，什么？”

克罗德把浑身力气全运用到两只胳膊上后，又冲向了法比。法比比他更快，像燕子翻身一样的倒退了两公尺，紧接着横击了一下克罗德的胳膊。

克罗德挨了这一击，十个手指头麻木起来，不由得扔下了棍子。

“捡起来！”

法比平心静气地说。

克罗德受了这种污辱，面孔立刻变得苍白，他捡起了棍子，已经改变了战术，只好猛然重起挑战。

这么一来，法比要占优势了。

法比的剑上下左右地施展开来。

不一会儿，法比趁克罗德瞄准失当的时候，“哇”的一声大喊，向他的左肩刺上一剑。

克罗德的身子摇摆了一下，就屈膝蜷伏在地板上。

但是在这时候看来，克罗德也不愧是个妖术师。他扔下了棍子的同时，就用右手很快地抓到了刚才拿给爱斯梅哈尔达闻过的那瓶装着麻醉药的小瓶子。

他趁着法比抽回剑的当儿，把那个小瓶子向法比扔了过去。

法比用左胳膊遮起了面孔。小瓶子正好碰到他的胳膊，打得粉碎，瓶子里的液体往四边飞溅。这样一来，他自己的脸上自然也会溅上了。

“嗯，这种卑鄙的家伙！”

法比一怒之下，挥起剑来，正想朝他的胸膛刺上去。

但是，还没来得及站好，他忽然觉得好像起了一阵大地震似的，头晕眼花起来。

“麻醉药！”

法比的嘴里叫了一声，跟着就倒了下去。

克罗德摇摇摆摆地站了起来，先把法比手上的剑抢了来。

于是，他拿着这把剑，就向法比的身上刺了上去。

意外的结果

当甘果瓦和骑士队士兵们赶到那个屋子里的时候，克罗德不见了。

他们只看到躺在血泊里的法比队长，和他旁边像恶梦初醒，呆呆坐着的爱斯梅哈尔达。

“啊，这，这是——”甘果瓦叫着，吓得站住了。

一个士兵跑了上去，抱起了法比队长。

“赶快把他送医院去！”另有一个士兵说。

三个士兵把法比抬了出去。

其他的士兵都围住了爱斯梅哈尔达，盘问她说：

“刺了队长的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爱斯梅哈尔达呆呆地望着他们，稍微摇了摇头。

“逃走了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哪有这回事！他们不是在这房间里打斗吗？你没看到队长被谁刺伤了吗？”

“不，不。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睡着了。”

“你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傻瓜！……队长是法国数一数二的名剑手，他不会那么容易输给别人的。这场打斗，一定很剧烈，那时，你会沉睡不醒吗？哪会有这种事？”

士兵们怒气冲冲地说。

甘果瓦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终于忍不住的替她辩护地说：

“爱斯梅哈尔达一定是中了妖术睡着了。”

士兵们转过脸来，盯住他怒吼道：

“是你要多事找队长来援救她，所以，队长才会受了这样大的伤！”

甘果瓦一声不响。

“一个士兵抓住爱斯梅哈尔达的肩膀，狠狠地摇晃着问：

“说呀！凶手是谁？”

“我不认识他，他穿着一身黑色衣服。”

“只说这一点点，谁能知道呢？活见鬼！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士兵把牙齿咬得嘎吱嘎吱作响。

“不知道凶手是谁，也不知道队长是被谁谋杀的，哪有这样荒唐的事！队长是赶来搭救你的呀！”

爱斯梅哈尔达听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说真的，她一点儿也不知道法比队长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她醒来时，才发现了法比队长躺在血泊里。她就愣住了。

她不晓得该怎么说明才好。就是说明了，士兵们可能也不会了解的，除非有人当场看到克罗德使用咒术，否则，这辩解是无从获得谅解的。

“啊，爱斯梅哈尔达中了克罗德的妖术了！”

现在，就只有甘果瓦一个人相信她的话了。

但是，甘果瓦的辩解对她有什么帮助呢？

“请你们帮帮忙，调查一下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先生吧！”

甘果瓦恳求着说。

“你没有一点儿证据可以证明他是凶手呀！圣母院副主教，这地位可不

小啊，万一搞得不好，咱们的脑袋可就要搬家了！”

这时，有个士兵到楼下把那个老妇人带了上来。

“你是不是知道谋杀队长的是谁？是不是租这房子的人？”

“没，没有这事！我一向不说谎，一点儿也不！请相信我！……黄昏的时候，有一个奇怪的年轻人带了这位小姐来，他说要借楼上的房间用一个晚上，就拿了两个金币给我，我就把它借给他了。……后来“后来，又有什么人进来了？”

“什么人也没进来。”

“嗯，别撒谎！”

“我早就发誓过我不撒谎，真的，一个人也没有进来。喔，是的，有一个人进来了。那就是被刺伤的队长。”

这一定是克罗德用钱贿赂了那老妇人，不叫她说的。

“那么，你是说刺队长的是这个小姐喽，是不是？”士兵们喊起来。

甘果瓦听了这话，愤然发怒了。

“没有这事！这像什么话？一定有人对爱斯梅哈尔达施了妖术。而且，还和法比队长打一场，这个老妇人是和他们串通的！”

“不，等一下！我们的队长如果正正当当地比武的话，绝不会输给别人的！他一定会赢的！据我猜想是队长一不小心，被这个小姐从背后扎上了一剑！”

“你猜想得不错！那把插在队长背上的剑不是队长自己的吗？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是她干的！”

这想法自然是对的。谁能用自己的剑插在自己的背上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也许是爱斯梅哈尔达看着法比拔出剑来时，在他不备的当儿，向他背上插了一剑。这想法是很自然的。

爱斯梅哈尔达的处境越来越不利了。

甘果瓦毅然地反对说：

“绝没有这样的事！绝没有这样的事！”

但是，士兵们一点儿也不理睬他。

“咱们把她带走吧！”

爱斯梅哈尔达哭倒了。士兵们粗暴地把她拉了起来。

她的两只手被士兵们紧紧地抓着，她注视着甘果瓦的面孔，颤抖着声音说：

“法比能得救吗？”

这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

无辜的犯人

爱斯梅哈尔达被骑士队的士兵抓走以后，“奇迹街”的人们并不知道她的下落。她所带去的山羊，也不知哪里去了，一直没有回来。

“奇迹街”的人们全部出动侦察爱斯梅哈尔达的行踪，但都失败了。

甘果瓦每天部跑到骑士队那里，拜托他们准许他和爱斯梅哈尔达见个面。可是，他们冷淡地告诉他说，已经转送法院去了。

甘果瓦为了这件事担忧，已经瘦得不能再瘦了。他为了这件事，把自己的天职——写诗的工作都忘掉了。他整天在骑士队和法院的门前徘徊着。

有一天，他怀着深沉的悲哀，脚步沉重地走过杜赫雷尔监狱旁边的法院门前时，他看到一些人们站在那里。

“那儿又出了什么事情了？”他问一个路过的人。

“我不知道，听说是要审问一个谋杀侍卫队队长的女凶手。”

甘果瓦听了这话，面孔当场变得苍白，一个劲儿咬着嘴唇。

他也挤在那里跟大家排队，差不多等了有一个钟头，这才抑住心头的悸动，爬上了法院那宽阔的石阶。

法庭里很暗，看不清楚天花板的角落。这里那里的桌子上都点放着蜡烛，黄色的烛光微微摇晃着。

很快的，旁听席上挤满了观众。

正面高台上坐着一排仪态端庄的法官，穿着红衣的是院长，他前面是书记官，书记官旁边是检察官。陪审等等——

被告还没有出庭。

“啊，神呀！请支持正义的人吧！”甘果瓦拼命地在心里祷告着。

不一会儿，一个肮脏的老妇人被法警带了进来，摇摇摆摆地走上了证人席。

“法洛代尔。”检察官叫道。

“是，是的。”老妇人回答。

“法比队长在你家被谋杀的那一天，那个带爱斯梅哈尔达来的年轻男子后来怎么样了？”

“他把那个小姐带到楼上后，就立刻下楼走了。”

“他再没有回来了吗？”

“是的。但是，这里有一件奇怪的事。那个年轻男子给我的两个金币，到了第二天却变成了枯叶子了。那个年轻人好像是一个妖术师。”

“嗯。……那么，爱斯梅哈尔达是不是一个人在楼上等着法比呢？”

“是的，的确是！”

老妇人爽直地回答。

甘果瓦在心里叫道：

“撒谎！”

正当这时候，旁听席的一个角落里，有个穿黑衣裳的男子，像怕被人发现似的低着头坐着，他听了老妇人的证言，就暗地里泛起了微笑。

“证人，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检察官问。

“没，没有了。”

“那么，你可以回去了。”

老妇人走后，那个面容憔悴的爱斯梅哈尔达被押进来。

“啊，多么可怜！”甘果瓦伸长了脖子，伤怀地注视着她那消瘦的脸。爱斯梅哈尔达一进来立刻跪了下来，合起两只上了手铐的巴掌，哀求地说：

“法官，请您告诉我，法比先生是活着，还是死了呢？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求求您，让我见他一面！即使两三分钟也好。”

“住嘴！这是法庭，你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求求您，法官，请告诉我吧！如果法比先生活着，他会证实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犯罪呀！”

爱斯梅哈尔达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眼眶充满了泪水。

“法比队长此刻还躺在床上，他昏迷不醒，还不能说话！”院长说。

这个法院院长就是上次审判加西莫多的罗伯尔法官。

“啊！”爱斯梅哈尔达脸上显出一丝笑容地说：“那么，法比先生还活着呢！虽然昏迷不醒，啊，那太好了！”

“但是爱斯梅哈尔达，这已经来不及了。你今天将被审判，法比的证言，你是没办法得到的！”

“是，是的，——不过，只要法比先生还活着，即使我被处死，也无所谓了！”

爱斯梅哈尔达勇敢地说。

这时，旁听席上忽然有人站了起来。

“法官，我提议把这审判延期到法比队长伤愈后举行。”

原来，说这话的是甘果瓦。

“你有什么权利要求？”院长厉声地说：“喂，卫士，把他带出去！”

甘果瓦不愿出去，竭力地挣扎了一下，但终于被三个警卫强拖了出去，再也抵抗不了了，他就这样被推出法院门外。

爱斯梅哈尔达目送着这情景，心里非常沮丧，想哭也哭不出眼泪来。她低垂着惨白得像白蜡一样的面孔，颓然地坐回椅子上。

“带那只山羊来！”检察官命令着。

山羊一进门，便伸着脖子，转望了一下四周。刹那间，它踢开了桌子，一使劲由书记官头上跳过，跑到爱斯梅哈尔达的脚边，把前腿放在她的膝盖上。

爱斯梅哈尔达于是轻轻地抚摸着它的头。

这时候就听见检察官说：

“爱斯梅哈尔达，听说那只山羊会玩魔术，是不是真的？”

“真的。”爱斯梅哈尔达轻轻地点了点头。

“让它做做看。”

爱斯梅哈尔达只好拿起了摆在桌子上的手鼓，放在山羊的面前。

“现在几点钟了？”她问。

山羊很伶俐地仰望它的主人，然后抬起了它那只镀金的蹄子，敲了十一下手鼓。

“噢，不错，真的是十一点了。”

院长抬头望了一下壁上挂着的钟说。

爱斯梅哈尔达接着问了几年、几月和几号，山羊回答的一点也不错。

旁听席上后面传来了人们耳语的声音：

“那只山羊被魔鬼沾上了！”

最后，爱斯梅哈尔达取下了山羊脖子上的皮带子，把带子里的木牌倒了出来。山羊就照它的主人教它的那样，从里面拣出两个必要的字，拼成了一个名字。

“法比。”

“好的，我明白了。爱斯梅哈尔达，你犯了国家的禁令，你不但玩弄妖术愚弄人们，而且用那只奇怪的山羊引诱了法比队长，最后你还杀害了他。你想申辩也没有用！”

“啊，真可怕，那太残酷了！我对他被害的事什么也不知道啊！”

爱斯梅哈尔达这样叫着，然后用两只手捂住了面孔。

“你要否认到底吗？”

“我什么也没做呀？”

爱斯梅哈尔达拿开了捂着面孔的双手，抽个冷子站起身来。她的眼光充满了对这天大的错误抗议的火焰。

“我刚才已经说过，我对于这件事情，什么都不知道！这是那个可怕的神父做的呀！用迷药使我睡着，又刺伤了法比先生！”

“撒谎！做证人的老妇人说过她没有看到有那样的神父进来。”

“她说的不是实话！”

“你还想强辩吗？这个倔强的小妮子！如果再不承认罪状，就要拷问你了！”

“不管你们怎样拷问我，我既然不知道，还能招什么供吗？”

“好吧。喂，卫士长，把她带到那边去用刑拷问她！”

死刑的宣告

爱斯梅哈尔达被法警领着，走上一段阴暗的走廊后，就走进一间阴惨的牢房里。那里没有窗子，整个牢房像一个洞窟。

正面墙上有一个大壁炉，炉火很旺，那里有烧红了的筷子、铁钳子。剪刀。铁片等，在这旁边还放着许多可怕的刑具。

“爱斯梅哈尔达，你自己想一想吧，那些刑具要折磨起来，你是否受得了？在没有拷问你以前，我想你还是招供了吧，免得白受苦！”

“我没有犯罪，叫我招什么呀！”爱斯梅哈尔达说这话的声音低得不能再低。

“是吗？那就没有办法了。那么，现在就从脚开始吧。”

两个法警立刻脱掉了爱斯梅哈尔达脚上的鞋子。

然后，把一双沉重的铁靴穿在她那小巧而美丽的脚上。

“啊，救人呀！”爱斯梅哈尔达发出一声可怕的惨叫，挣扎着。

“你要不要招供？”

“我什么也不知道呀！”

“你没有证据，还说什么？”

“请你们问一问法比先生吧！”

“早就说过他伤势很重，不能说话了！”

“啊！”

“开始！”卫士长又说了这一句。

一个法警便开始转动滑轮，于是那双铁靴就逐渐地挟紧了爱斯梅哈尔达的脚。

爱斯梅哈尔达发出一声像临死时一样的惨叫。

“怎么样？招供不招供？”

爱斯梅哈尔达禁不住这种痛苦，无意识地摇了摇头。

“拿掉刑具！”

爱斯梅哈尔达听了卫士长的话，就颓然昏倒了下去。

过了三十分钟后，她再被带到法庭里。

当她拖着软弱无力的身子出现在法庭里时，那些等得有点儿不耐烦的观众，都不由得喧哗起来。

那只山羊一看到她，高兴得“咩，咩”的叫起来，想跑到它的女主人跟前去。但是，它的脚已被拴住，跑不了了。

天色已经黑了，法庭里更显得黑暗。法警又点上了几支蜡烛。

爱斯梅哈尔达坐上了被告席，卫士长报告说：

“被告要招供了！”

“好吧，”检察官说罢，转望着书记官说：“笔录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么，我就开始审问了。”检察官说：“吉卜赛女郎，你是为了要做坏事，才学了妖术的吧？”

爱斯梅哈尔达好像一个木偶似的，点了点头。

“你教那只山羊玩魔术，是想愚弄世人，是不是？”

“是的。”

“你是不是利用那只山羊要谋杀法比队长？”

爱斯梅哈尔达点了点头后，就用两只手捂住了面孔抽泣起来。她感觉自己的心肺都要炸开来似的悲哀与绝望。这时，整个法庭里没有一个人对她寄予同情。

“被告的罪状已经证实，现在就提付表决吧。”罗伯尔院长庄严地说：“被告是不是应该科以重罪？”

五个法官全都举起手来。

“这个重罪，是不是死刑？”

法官们又都举起了手。

书记官连忙摇动着笔杆作成笔录，草拟了判决书。

院长口齿很伶俐地宣读道：

“吉卜赛女郎，明天你脖子上将要套着一根绳子，裸着脚，坐在囚车里，被领到圣母院前举行忏悔式；然后，从那儿再带到格雷坞广场，在绞刑台执行死刑。你的山羊也要处以死刑。以上是你谋杀法比队长和违反国家的严禁妖术法令所应得的罪刑。”

爱斯梅哈尔达慢慢地抬起了布满了泪水的脸，乞求着救援似的，望了望四边，低声地说道：

“神把我扔弃了。”

地下牢房

爱斯梅哈尔达被关进了这监狱里的一个地下牢房。

这地下牢房就好像坟墓一样的阴森，四周全是用石墙围起来的冷硬墙壁，不但光线射不进来，而且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那么死沉沉——

她的脚上带着脚镣，像死了一样，一动也不动地趴在那儿。

她既不能感觉，也不能思想，简直像一具可怜的活尸。

一会儿，狱卒来了，丢给她一块面包。但是，她并没有拾起它来。

这样不知道经过了多久。

爱斯梅哈尔达才慢慢地清醒了过来。

她依稀地记得她已被宣判了死刑，记得有人带她走进一条很长的走廊，还记得有人从她背后推了一下。

她便昏迷不清地倒了下去。

现在，她摸索着，终于碰上了石墙。她脚上的脚镣哗啦哗啦的作响。

她沮丧极了，把头靠在墙上。

她不知道天亮了没有。

“啊，我真的被判死刑了吗？”

她像做梦一样地想着。

这时，她听到头顶上有一种微小的声音响了起来。

她抬起头来，看到一道红色的光芒从天花板上的活门射了进来。这同时，又听到拨着铁门的声音，铁门便哗啦哗啦地拉上去了。

爱斯梅哈尔达闭上了眼睛，因为长时间关闭在黑暗里，一遇到光线使她觉得刺眼。

当她再睁开眼睛时，她竟看见眼前站着一个人影，那人影的手里拿着一支蜡烛，从头到脚全是黑色，看来像一块黑幕垂挂在那里似的。

爱斯梅哈尔达眼睛大大地凝望着他，好像看见他就像看到死神出现了一样。那人一声不响。

虽然没有风，但是蜡烛的火焰却不停地摇晃着，把两个摇动不息的放大的影子投射在墙上。

爱斯梅哈尔达终于打破沉默说：

“你是谁？”

“我是神父。”

他那冷淡的声音，使爱斯梅哈尔达愣了一下。

“怎么样，是不是准备好了？”神父问。

“准备什么？”

“准备死。”

“我什么也不想了。”

爱斯梅哈尔达的面颊上流着两行泪水。

“你心里感觉难过吗？”

“我为什么要遭受到这样的折磨呢？”

“只靠你的一颗心，就有法子得救了！”

“呵，那是什么意思？”爱斯梅哈尔达情不自禁反问着。

神父默默地拿下他的头巾。爱斯梅哈尔达不由得惊叫了一声：

“啊！”

原来，他就是威胁她做他的巫女的人呀！也就是刺伤了法比队长的凶手呀！

爱斯梅哈尔达不觉战栗起来，发出了一声无法形容的尖叫声。这些日子以来心坎上所受的伤痕，一下子又破裂了，似乎要喷出鲜血来似的。

怪神父一声不响地凝望着爱斯梅哈尔达，他的目光可怕得好像一只刚抓到麻雀的苍鹰一样。

“你怕我吗？”神父尖声地说。

爱斯梅哈尔达没有回答。

“你那么害怕我吗？”神父又说了一遍。

爱斯梅哈尔达鼓起了最后的勇气说：

“要是没有你，我就不会这样不幸了！是你把我扔进这牢房里来的。杀害法比先生的也是你！”

“你有什么证据吗？”

“啊，你是个多么可怕的神父！你把所有的罪恶推到我头上！你是个魔鬼！妖术师！最可恶的人！”

爱斯梅哈尔达发疯似的痛骂起来。

但是，那神父仍旧站在那里，就像一个石头人一样。

“你陷害了我这个可怜的少女，还能那样平心静气的，难道你不怕神吗？你是侍奉神的神父，为什么，为什么不搭救我？”

“现在我就是来搭救你的。”神父冷淡地回答着。

“我已经被宣判了死刑，你还能怎么样搭救我呢？”

“如果你答应做我的巫女，我就可以偷偷地把你救出去。我有权利可以使你的性命得救的！”

爱斯梅哈尔达踌躇了一下。

“怎么样？做不做我的巫女呢？”神父催促着问。

爱斯梅哈尔达低垂着头，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

“法比先生怎么样了？”

“他昨天死了！”神父冷冷地说。

“死了？噯！”

爱斯梅哈尔达好像当头挨了一记铁棍子似的。

一瞬间，她像一只愤怒的凶豹似的向他扑了过去，几乎把他撞倒。

“滚出去！怪物！我不愿意为了能活下去，而伺候一个杀害法比先生的怪物！法比先生是为了救我才被你杀害的。我宁可被绞死，也不要你来救我！仇人！我要诅咒你！死也要诅咒你！”

“小妮子！混蛋！”

神父粗暴地骂着，默默地爬上石梯，打开天花板的门，出去了。

爱斯梅哈尔达又愤怒，又失望，直抖着全身，目送着他的背影。

神父要关门的时候，还说：

“再想想看，做不做我的巫女？”

“怪物！魔鬼！”爱斯梅哈尔达像绞着血似的绝叫了一声。

门关了，这地下牢房又回到黑暗里。

爱斯梅哈尔达俯倒在地板上，号陶大哭起来。

悲伤的母亲

一个春天的早上。

太阳爬上了深蓝色天空的时候，格雷坞广场又被许多噪声掩盖了。车轮声。马蹄声。人们的叫喊声……，这些声音一点儿也引不起荷兰塔那个可怜女人的兴趣。

那可怜的女人——巴格特，只管凝望着她膝上放着的一只小鞋子。这十七年来，她不分昼夜地看着它，一直到现在。她怎样的祈祷，怎样的诅咒世间，怎样的恨天、恨地——只有这间秘密房里的墙壁知道得最清楚。

这天早上，巴格特仍旧一面看着那只小鞋子，一面在心里说着悲伤的话，淌着眼泪。一个失掉了孩子的母亲的悲伤，绝不会被时间冲淡的。

对于巴格特来说，她失掉那可愛的阿涅已经多少年了，对她就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事一样。

这时，刚好有四五个少年一面议笑着，一面从她的窗前走过。

每当她看到小孩子时，她就慌张地躲到房子里面，遮起眼睛，堵住耳朵。但是，这一次，她却相反地倾听着他们的声音。

“今天，他们要绞死一个吉卜赛人。”一个少年说。

忽然，她趴在铁格上，向格雷坞广场看去。

绞台前面已经放好一架梯子。

一个绞刑执行人正在检查绞首的绳子。

他的四周已经围满了好几百个看热闹的人。

巴格特一望周围，想找个行人，向他探听一下。

于是，她看到屋子的旁边有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神父默默地站在那里。

那神父目光炯炯地注视着绞台。

“神父，神父。”巴格特叫道。

那张面孔转了过来，巴格特认得他是圣母院的克罗德副主教。

“神父，今天要绞死什么人呀？”

克罗德微笑着说：

“是你认识的人。”

“啊，那是什么人呢？”

“就是你时常诅咒的那个女郎。”

“就是……啊，我知道了！是不是那带着山羊的吉卜赛女郎？”

“是的。”

巴格特像发疯了似的笑起来。

“哈……瞧你的！可恶的吉卜赛女郎！好极了！”

“你那么痛恨吉卜赛人吗？”克罗德皱着眉头问。

“当然啦！他们都是玩妖术的！偷人家的小孩子！他们把我最宝贵最宝贵的独生女儿杀了、吃了，而且拿一个独眼的。背上有块瘤子的怪物男孩给我。前几天，我在那广场上看到了他，那个长大的怪物。啊，天哪！那个怪物长大了，出现在我的眼前。而我的女儿呢？她在哪里？命运是多么捉弄人啊！我恨，我恨透了吉卜赛人！诅咒吉卜赛人！”巴格特瞪着那深陷的眼睛这样叫喊着。

“原来加西莫多就是她抛弃的！”克罗德心里这样想着，他也再三地看着那不幸的女人。

“是我呀！那个怪物是我收养的。”克罗德本来想这样告诉她，但是他又怕她听了之后会大吵大闹起来，因此他换了口气说：“那个女郎马上就要被绞死了，你听了很开心吧？”

“是的，如果我的女儿还活着，现在也该有那么大了，所以我更加痛恨她！”

巴格特说完这话，就好像很开心似的望了一望绞台。

法比的决心

然而，青年武士法比是不是像克罗德告诉爱斯梅哈尔达那样的，已经死掉了呢？

不，他并没有死掉。

他那年轻力壮的生命，终于赶走了死神，逐渐的痊愈了。

正当巴格特和克罗德谈话的那个片刻，法比恢复了意识，睁开了两只眼睛。

“噢，队长，您清醒了吗？”一个武士面呈喜色的看着他说。

“给我一杯水！”

那武士倒了一杯水给他。他一口气就把它喝完了，然后，又睁开眼睛看了看他的部属。

“到今天已经七天了，您一直昏迷不醒。医生来看了几次，都说您没有希望了。但是，我们都相信您一定会好的！”

“已经七天了？……是吗？”

法比的脑子还有点儿混淆不清，他极力想把自己受害时的情景想起来。一会儿他忽然低声地说：

“是的，那个吉卜赛女郎后来怎么样呢？那时候她昏倒在那里——”

“那个吉卜赛女郎吗？她已经被审判了！”武士立即回答说。

“审判了？为什么？”法比感觉诧异地问。

“她是谋杀队长的凶手。”

“什么？”法比突然一惊：“她谋杀我？混蛋！这是什么话？”

“噢，那么她不是谋杀队长的——”

“当然不是！这可真糟透了！那么，审判的结果怎样？”

“她被判死刑了。”武士困惑地回答。

“哪有这样荒唐的事？为什么不想法子叫醒我，应该问问我那时的情形啊！”

“那，那是……，因为正当您不知是死是活的时候——”

“如果让她被处死了，我宁可死掉！正义的人反被判了死刑，恶棍却安详地活着，如果真的是那样，我情愿死掉算了！咱们武士是应该支持正义的呀！”

法比又惊讶，又愤怒，再也无法安静地躺在床上了，硬要翻身起来。

“队长！队长！请安静一点儿您刚苏醒过来，这正是需要安静休养的时刻呀！”兵士慌张地说。

“把我带到法院去！得从头来一次审判！”

“但是，但是已经判决了！”

“那样荒谬的判决，应该立刻取消！这些混蛋法官，这些荒唐的东西！怎么一次也不审问我，就这样的判决了？”

这时，病房外面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好像有人在争吵着。

“请帮帮忙！”有人叫喊着：“让我和法比先生见面吧！现在，就是现在——”

接着，听见有人拦着的声音。

“不，不行，”又是刚刚那个声音在说：“一定得在现在，等到明天就来不及了！帮帮忙！”

法比听到了这悲痛的声音，就命令部属说：

“噢，听！那是甘果瓦的声音。喂！赶快去请他进来！”

甘果瓦摇摇摆摆地进来了，他的头发蓬乱，神色怅惘地喘息着。

“啊，你，你清醒了吗？”甘果瓦扶着床沿儿，显出一副啼笑皆非的兴奋神情望着法比说。

“甘果瓦先生，现在我为了拥护正义正要到医院去呢！”

“是，是吗？我料想到你清醒过来的时候，一定会问爱斯梅哈尔达的事情，也会马上下决定的！”

甘果瓦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爱斯梅哈尔达还被关在牢房里吗？”

“不，今天就要处死了。”

“啊！那怎么行呢！绝不能让他们处死她的！”

“求求你，救救她！救救那个可怜的少女吧！”

“好，我赌了性命也要搭救她的！喂，”法比当时就命令部属：“准备马匹！”

“队长！您的伤势很重，不可能骑马的！”

“为了正义与名誉，也得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即使因此死掉，也是值得的！”

“但是——”

“废话少说！快点儿准备去！”法比厉声地叱责着说。

怪物的活跃

圣母院前已经拥挤着许许多多的观众。大门前面，士兵们密密地做了一道人墙，挡着蜂拥而来的群众。广场周围所有建筑物上的窗子都敞开着，无数的脸孔从那儿探出来。但是，教堂正中的大铁门却关闭着。

群众的骚乱声越来越大。

“那个吉卜赛女郎是个是在教堂前面的台上被绞死呢？”

“不，她在那儿仟悔，然后到那一边——格雷坞广场上的绞台接受执行绞刑。”

“吉卜赛人也要仟悔吗？”

“听说无论怎样她也不仟悔，她说她没有罪。”

“这还像话？”

“她说她被绞死后，做了鬼也要出来的！”

“谁怕她呢？只不过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妮子。”

“喂，她被押出来了！”

群众像波浪一般的向那一边涌了上去。

一队骑兵护送着一辆囚车，慢慢地走了过来。

十几个卫士横摆着梯子，在群众中间开出一条路。囚车旁边是一些骑马的法官与警察。

少女爱斯梅哈尔达坐在囚车里面，两只手反绑在背后。她穿着一件白衣，一束长长的黑发在她的胸前与肩膀上，一条粗大的绳子缠在她的脖子上。

她的胸前佩着那天给甘果瓦看过的护身符。

她的脚边躺着那只被绳子绑着的山羊。

她的面孔因过度的悲伤和绝望，变得像白纸一样的苍白，简直没有一点儿血色。正因为这样，她的姿态看来很崇高。她那两只圆而大的眼睛，不住地淌着眼泪。

群众仰望着她那可怜的面貌，忽然，变得肃静起来。

行列在教堂前面停住了。

士兵们分别站在路的两边。

在晴朗的蓝天下，成千成万的群众都静寂无声，当时那情景会叫人觉得怪难受的。

教堂的大门像是自动开关的门一样，静静地开了。

中间的神坛上，有一个很大的银十字架闪着光。

许多神父和少年歌咏队的身影浮现了出来。

歌咏队开始唱起了赞美歌。

爱斯梅哈尔达咬了一咬嘴唇说：

“神呀！只有您相信我是无辜的吧？”

那些群众们又有谁能够了解这悲痛的叫声呢？

歌唱完后，从那高高的神坛上传来了作弥撒的声音。

接着，便是仟悔仪式了。

士兵们把爱斯梅哈尔达扶下车来，解开她的手铐，也把绑着山羊的绳子解开了。那山羊因为重获自由而高兴地叫着，用身子一个劲儿去磨擦着它的女主人。

爱斯梅哈尔达赤着脚走到神坛下面。

一些神父手持着很大的银十字架走下了扶梯。

爱斯梅哈尔达看到了十字架后面走来的神父，她忽然愣住了！

“啊，就是他！那个神父！”

他的确是克罗德副主教，他穿着一件胸前有一个黑十字架的银色长袍。

“这是怎么一回事？曾经陷害我的那个可怕的恶棍，竟装着一副很神气的模样，从神坛上走下来？”

爱斯梅哈尔达呆呆地站在那里。有人把一支很重的黄色蜡烛放在她的手里，她仍旧没有察觉。

她什么也没有听进耳朵里去。

但是，当克罗德丢开那些神父，独个儿向她走过来时，她开始恢复了气力，一股愤怒的火焰在胸腔里燃烧起来。她投给他一种愤怒的目光。

克罗德脸上毫无表情，他走到爱斯梅哈尔达面前：

“吉卜赛女郎，跪下来求神宽恕你的罪过吧！”

他说着，向前迈进了一步，就像要听取她的忏悔似的，弯着身子，低声他说：

“爱斯梅哈尔达，你再考虑一下。如果你要做我的巫女，我现在仍能搭救你的！”

爱斯梅哈尔达使劲地嚷道：

“魔鬼！你才是个真正的罪人呢！”

这叫声传到了群众的耳朵里。

“啊，她拒绝忏悔了！”

“她是一个不怕神的异教徒！”

“快快绞死她！”

克罗德的面孔痉挛了一下。

他低声地说：

“死掉吧！混蛋！”

然后，他把手放在爱斯梅哈尔达的头上，用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庄严的他说：

“迷途的羔羊呀，回到你该去的地方去吧！让神祝福你！”

忏悔仪式完了。

克罗德把背转向爱斯梅哈尔达，就和那些神父们一起走进教堂里面了。

爱斯梅哈尔达站着不动，用一种憎恨的目光，盯着他消失在那阴暗里。

不一会儿，刽子手带着两个助手走了过来，重新把她的手绑上。

那不幸的少女又被押上了囚车。

“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世界了！”

爱斯梅哈尔达带着非常悲痛的心情仰望着天空。她望着蓝天上一片片银色的飞云，和一只白鸟。

“我愿意做一只鸟儿！”

接着，她又把视线移到下面，望一望四周的观众。

这时，她看到群众背后的广场那一边，有个骑白马的武士向这边疾驰过来。

那武士穿着笔挺的军服，腰上佩着刀，戴着有羽毛的帽子。

“啊，那位是——”

爱斯梅哈尔达面上浮起了一片喜色，就像从黑暗跳到光明的地方似的。

不错，那个骑马的年轻武士就是法比。

法比受了重伤，因此面孔显出苦痛的样子，还不断地流着冷汗。

如果他身体健康的话，他很可能来一声雷霆似的喝喊，然后冲开那些群众，很快地跑了过去，把爱斯梅哈尔达搭救出来。

但是现在遗憾的是，他骑着马已经就够吃力的了，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叫喊了。

他只能向爱斯梅哈尔达摇摇手，任凭马自己去跑。

要冲破那密密层层围着囚车的群众，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爱斯梅哈尔达这样大叫一声：

“法比队长搭救我来了！”

群众的注意力就会转到法比那一边，情势说不定会立刻转变。

不巧的是，当爱斯梅哈尔达看到法比时，心里高兴极了，却全身颤抖个不停，就昏倒了下去。

这时，广场所有的群众，竟没有一个注意到那圣母院的拱门上，有个男子静静地看着地上的情景。

这个人有一个大脑袋，独眼，一颗牙齿从咧开的大嘴巴突出来，背上有块凸起的大瘤子——这种丑八怪的长相，会使人疑惑这是个在门边陈列着的怪石像呢。

他就是敲钟的罗锅子加西莫多呀！

加西莫多一开始就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注视着这场悲剧的发展。

加西莫多头一次出现在那里时，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地在花楼的一个柱子上系上了一根大绳子，让绳子的末端垂到地面上。

加西莫多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就站在那里注视着下面的情景。

当爱斯梅哈尔达昏倒下去的时候，加西莫多突然抓住绳子，一股脑儿滑了下去。脚刚碰到地板上，就像一只从屋顶跳下来的猫一样，很迅速地跑到囚车那儿，用凶猛的力气打倒了三个执行死刑的人，然后像搂着洋娃娃似的，把她抱了起来，放在腋下，连跑带跳地走进教堂里面去。

这一切动作像闪电一般的快。

加西莫多一面跑着，一面把爱斯梅哈尔达高举在头顶上，叫道：

“神圣的避难所！神圣的避难所！”声音大得直冲云霄。

“哇！——”群众欢呼起来。

法官和卫士们都呆若木鸡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正如加西莫多所叫喊的，圣母院里面是一个神圣的避难所。不管是哪一个罪犯，要是能跑进这教堂，官方就没有法子捉拿他了。（克罗德对爱斯梅哈尔达说过，他能搭救她，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囚犯跑进那里去过。

加西莫多到了大门口站住后，就转了一个身来。

一个丑怪的罗锅子抱着一个令人怜悯的少女死囚站在那庄严的教堂门口的情景，使那些群众疯狂地骚动起来。

“哇！哇！”

“伟大的罗锅子！”

“不要让他们抢回去！”

“你要报恩，你真行！”

那些群众里面，有些曾经看过：当加西莫多在刑台上挨打的那一天，爱

斯梅哈尔达拿着葡萄酒给他喝的那一幕。

“世界第一的大英雄！”

“愚人之王！”

“加油！”

加西莫多就在这种欢呼声中，走进了教堂里面。

只不过两分钟的光景，他又在乎台的栏杆边出现了。

他用两手把爱斯梅哈尔达高高地举起来，叫道：

“这里是神圣的避难所！”

然后一面叫着，一面跑过陈列着法国历代帝王雕像的走廊，又消失到教堂里面去了。

群众的热血都沸腾了起来，接着又是一阵欢呼。

不一会儿，加西莫多又在更上一层楼的平台上出现了。

他同样的把爱斯梅哈尔达高举起来叫道：

“这里是神圣的避难所！”

他一面跑，一面叫。

群众热烈地鼓了三次掌。

最后，他在最高的大钟楼顶上出现了。

他把爱斯梅哈尔达举着，像是很骄傲的把她展示在巴黎市民的眼前，然后，他又发出响亮的声音叫道：

“这里是神圣的避难所！”

群众的兴奋达到了极点。欢呼声始终没有停下来。

幽灵

加西莫多把爱斯梅哈尔达搭救出来的时候，克罗德没在圣母院里了。

爱斯梅哈尔达的忏悔式刚做完，克罗德便换上了黑衣裳，从教堂后门匆匆走出，到塞纳河畔徘徊着。

“我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少女！”

他受到了良心的苛责，竟鼓不起勇气去看爱斯梅哈尔达受刑。

无论是怎么罪大恶极的人，都有一颗良心的。爱斯梅哈尔达脖子上被套上一根粗绳子，押在囚车里的姿态，看来实在怪凄惨的。那可怜的情景，深深地烙印在克罗德的脑子里。克罗德越想把这种印象赶走，它就越清晰地映现在他的脑海里。

“这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牺牲了一个少女罢了。”

他一再地告诉自己说。但是不到一会儿，又有一种说不出的阴云，在他的心坎里扩大开来。

克罗德到处徘徊着，打发着时间。一直到了黄昏的时候。

要是在天未黑以前回去圣母院，就必得经过格雷坞广场。那儿有绞台，不管你喜欢看或不喜欢看，总会看到它的。他就害怕看到爱斯梅哈尔达吊在绞架上的情景，因此，只好等到晚上再回去了。

不一会儿，太阳已经落到高塔背后去了。当暮蔼笼罩住大地时，克罗德才从塞纳河畔走进了大街上。

店铺的灯光很亮，行人们也在赶着回家。

只见一个年轻男子从一家店里踉跄地走出来。

“啊，又是一个钱都不剩了！王八蛋！如果能多喝点儿，该多好！”他一边走，一边自己跟自己说。

“啊，他是孚罗诺！”

克罗德看见他，就慌张地掩住了面孔，蜷伏在地上。幸好那儿很暗，而季孚罗诺又喝得酩酊大醉，所以没有看出他来。

孚罗诺摇摆了一下，却正好撞到了克罗德，于是孚罗诺就大骂道：

“喂，你也喝醉了，是吗？你痛苦吗？你这个不能动弹的王八蛋！”

孚罗诺见他不作声，又用脚踢了一下。

克罗德愤然大怒，想站起来痛打他一顿，但是。又忍耐住了！

孚罗诺嘴里一边唱着歌，一边转过街角走了。

克罗德站起身来，一直向圣母院赶了回去。

到了格雷坞广场上时，克罗德恐惧地向绞台上投了一眼，但是因为天色黑暗，什么也没有看见。

“她的尸首已经被搬走了吧？”

克罗德这样跟自己说。他穿过大街到了圣母院，就从后门走了进去。

不一会儿工夫，他就慢慢地爬上钟楼。

冷风向他脸上吹来，这时，他已走到了顶楼上的走廊边。

这是寒冷的夜晚，天上布满了一层一层的流云，一钩新月从云端探出脸来。

克罗德倚在铁栏杆边，俯视着夜幕低垂的巴黎城街。眼底下，看得见一片一片低矮的屋顶无穷无尽的展开着，就好像夏夜里平静的海面上层层波澜一样。

忽然一阵风刮来，把他手上的蜡烛吹熄了。

不知为什么，他脊背上感到一阵冰凉。他不由得朝塔那边望去，抽个冷子，忽然被吓得愣住了，差点儿叫了起来。

他看见对面塔里的窗子边，模糊的浮现了一个白衣女郎。

“是爱斯梅哈尔达！”他自语着。

那个已经被绞死了的爱斯梅哈尔达竟还会在那里！她的身边还有那只白色的山羊？

克罗德好像听到了近处的钟声，同时，好像也听到了那只山羊的叫声。

“幽灵！”

克罗德不由得自语着，就像石头一般的呆站在那里。

这时，爱斯梅哈尔达推开了窗子，走出门来。她的白衣随风飘动着，恰好好像是飘浮在空中一样。

她越走过来，克罗德便越往后退。

他感到一阵恐怖，就好像浑身的血液都要冰冻起来似的。

“幽灵！的确是幽灵！”

爱斯梅哈尔达走到克罗德的身边，但是她并没有看见他，就打他身边走过去了。

克罗德等到她走过去后，就拼命地跑下了螺旋楼梯。

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经历，惊惧和战栗使他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哨子

读者们大概都知道克罗德所看到的爱斯梅哈尔达并不是幽灵吧！

爱斯梅哈尔达被加西莫多带到塔上的一个房间里，就横躺在那里，直到加西莫多解开了她身上的绳子，她才清醒过来。

她知道此刻她身在圣母院里面，也知道她已经逃出了刽子手的魔掌。

“啊，是的！法比先生还活着呢！我看到他骑着马了！”

爱斯梅哈尔达抬起头来，想让脑筋清新一点儿的当儿，忽然看到加西莫多坐在她身旁注视着她，心里不由愣了一下。但是，她马上察觉了她是被他救出来的。

“你搭救了我，是不是？”爱斯梅哈尔达问。

聋子加西莫多并没有听出她说的是什么话。

加西莫多显出一副悲伤的神情，摇了摇头，好像说：

“我看不见你说什么。”

于是，他默默地走出去了。

“那个罗锅子是为了报答我，才搭救我的！”

爱斯梅哈尔达心里这么想着，就觉得加西莫多并不是一个坏人。

没一会儿，加西莫多又回来了，带着一包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爱斯梅哈尔达的脚边。

“穿上它！”他低声他说罢，就又走了。

爱斯梅哈尔达打开这包一看，里面却是一件修女穿的白色衣裳。

她立刻脱掉了囚衣，把它换上。这时，加西莫多又来了。这一次，他一手提着一个篮子，一手抱着被子。篮子里放着的是饮料，面色和一些食物。

“吃吧！”加西莫多指着这篮子说。

那些食物和被子都是加西莫多自己的东西。

爱斯梅哈尔达眼睛含着感谢的神色，低声他说：

“谢谢。”

过了有好大一会儿的工夫，加西莫多显出一副焦急的神情，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来，最后才开口说：

“听我说！白天你留在这里，不要出去。一出去，他们就会把你捉去杀掉的！晚上，你可以在教堂里面走一走！”

他说完这话就走了。

爱斯梅哈尔达很清楚地看出他心坎里有一颗很温柔的心。

现在，这里只留下她一个人，她深深地感到孤寂。

她沮丧地坐着不动，听由眼泪沾湿了刚换上的干净衣裳。

我是一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一出去就会被杀掉的可悲的犯人！

她想着她自己不幸的遭遇，就忍不住的自己和自已说：

“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这时，忽然有一种东西擦着她的肩膀，好像在说：

“不，不是，你并不孤独！”

她颤抖着身子，以为是加西莫多呢。但抬头一看，却想不到是她那只可爱的山羊得加里。它“咩，咩”地叫着，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啊，得加里！”她搂着它的膀子一个劲儿地吻着说：“对不起，得加

里，我竟把你遗忘了，你却还惦记着我哪！”

爱斯梅哈尔达的眼眶里溢出了感谢与怀念的热泪。

不一会儿，太阳下山了。

夜这么美好，月光这么温柔。

她迈着踉跄的步伐来到走廊下。（是的，克罗德就是这时看见她的，他还以为是幽灵呢！）

冰凉的夜风吹来，大地上的一切都已经沉睡了。爱斯梅哈尔达俯视着它们，她的情绪也平静了几分。她绕着走廊走了一圈后，就又回到房间里来，盖上了加西莫多给她的被子，躺下来睡了。

第二天，她醒来时，才知道自己安静地睡了一个晚上，心里很惊讶。

太阳光由窗口射进来，把一抹耀眼的光芒投射在她的脸上。

当她起床的时候，加西莫多慢慢地走进来，递给她一片面包。

爱斯梅哈尔达好像避免着看到他的面孔似的问：

“这不是你自己的早点吗？”

加西莫多说：

“我是聋子，你可以用手势和我谈话。

“噢，多么可怜呀！”爱斯梅哈尔达自言自语着，然后改用手势问他那片面包是不是他自己的。

加西莫多点了点头回答说：

“我三天不吃东西，也不觉得怎样。”

爱斯梅哈尔达深深地受到感动，竟遗掉了他的丑怪，静静地觑望着他。

“你别那样瞧我！我是一个丑八怪！你看着我时，不觉得恶心吗？你可以合上眼睛和我说话。”加西莫多悲伤地说。

“你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呀！”爱斯梅哈尔达带着一副同情的样子说。

“那一次，我对你很粗暴，实在很对不起。我曾经想把你抢走，但是第二天，你却在刑台上拿着葡萄酒给我喝。我头一次知道这世间还是有像你这样善心的人。我想即使我丢掉了性命，也不能报答你的恩情。你尽管吩咐我吧，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一定会做的。”加西莫多很诚恳地说。

爱斯梅哈尔达眼睛里闪着泪珠。

加西莫多看到了她的眼泪，那张丑八怪的面孔忽然泛起了温柔的光辉。

“你能原谅了吗？谢谢，谢谢。”

加西莫多接连地磕着头，然后从口袋掏出一个很小的银色哨子说：

“这个你拿去，如果有事要找我，就把它吹一下。我是聋子，但是奇怪的是，无论距离多么远，我却能听见它的声音。我听到了它的声音，就会立刻跑来的。”

打 斗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爱斯梅哈尔达因为有加西莫多的帮忙，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不自由。

而且，圣母院里面很清静，这对一个像爱斯梅哈尔达那样温柔的少女，真是再好没有了。早晚的诵经声，快活的赞美歌声，当当的钟声，只听着这些，她心里的创伤便会逐渐的痊愈了。

她一天一天地恢复少女一般的快乐了。她有时小声地唱着歌，有时和山羊一起游戏。加西莫多看得真开心。

有一天，加西莫多看见爱斯梅哈尔达淌着眼泪，望着窗口，就不由得担起心来。

“你怎么了？”加西莫多问。

爱斯梅哈尔达转过头来，做了一个手势。这就是说：

“难道我这一辈子就不能走出这儿了吗？”

加西莫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他低下了头，就像自己做了一件坏事，正在受着谴责似的。

爱斯梅哈尔达悲伤地仰望着天空，忽然嚷道：

“啊，是的！法比队长还在，法比队长还活着呢！”

于是，她又对他做着手势，谈论起法比的事情来。

加西莫多从这不方便的手语中，花了很多时间才明白能够搭救爱斯梅哈尔达的，只有法比队长一个人，并且也明白他得去告诉法比，说爱斯梅哈尔达平安的在圣母院里。

“好吧，”加西莫多说：“只要把那个队长带到这里来就行了吧？”

爱斯梅哈尔达点了点头。

“我现在就去找他来！”加西莫多马上就站了起来。

爱斯梅哈尔达看见他走出去，就合起双掌祷告说：

“神呀，请庇护加西莫多很快找到法比队长吧！”

加西莫多到了广场，抬头望了一望教堂顶上的钟楼。

他看到爱斯梅哈尔达站在那钟楼的栏杆边，俯视着他。

“好，你等着吧！”

加西莫多在心里这样说，然后就开始奔跑起来。

大约过了有五分钟的时间，他找到了法比的公馆，这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因为加西莫多长得奇丑，所以当他还没有向人家打听法比公馆在哪里时，人家就吓得跑开了。

太阳西沉了，天空一片灰色，法比公馆在暮霭中模糊的浮现出来。

加西莫多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一面想走进门去。

但是，突然的，几个警察从他背后追了上来，大声喊着他：

“罗锅子，停下来！”

加西莫多被吓了一跳，但是他立刻露出一副可怕的脸相，使出浑身的力气，撞倒了一个警察。那个警察被撞出有五六尺远，把脊背撞在地板上，就昏了过去。

要是普通的一般警察，可能会被他那可怕的腕力压制住，踌躇不敢上前。但是今天这几个警察，是经过特别训练出来的，他们誓为法院的名誉，赌命要把加西莫多逮捕归案。

法院获得加西莫多上街寻找法比队长的消息，还是刚才的事。

法院早就布下了阵网，一等加西莫多上街，就要把他捉拿起来，用最残酷的刑法拷问他。因为加西莫多把死囚吉卜赛女郎在一瞬间抢走了。

所以，不管加西莫多怎样发挥他的暴力，那些警察们不但一点儿也不在乎，相反的，各人都挥起缠着铁丝的棍子，从他四边打了下去。

加西莫多的肩膀、胳膊、胸脯、腰、脚，不知挨了多少下的铁棍子，但是，他满不在乎的，像条凶恶的狗一样冲上去，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打倒。

终于，只剩一个警察了。其他的都被打得昏倒了过去。

加西莫多的额上、嘴上被打得直流血。他伸着两只胳膊，一步一步地向这个警察追上去。

这最后一个警察已经知道赢不了他，面上带着恐怖的神色，一步一步地向后退，想找个机会溜走。

“呵，……”

加西莫多像一只受伤的猛兽一样的怒吼着，摆好姿势正要扑向他的一刹那——

那边一队过路的警察发现了他们的搏斗，就一起呐喊着跑了过来。

“嗯！”

加西莫多遗憾地叫了一声，立刻跳过右边的低栅，穿过了一排葡萄架，就跳进法比公馆后面那阴暗的树林里去了。

警察们立刻展开了搜索。

加西莫多不知几时已经爬到了高高的屋顶上，静静地凝视着地面上这些搜捕他的警察。

不幸的是，法比队长并不在这公馆里。他因为在爱斯梅哈尔达执行绞刑的那天骑着马跑到圣母院，因此病势又恶化了，已经被送到宫廷顾问医师家里去了。

半夜时分——

加西莫多回到了圣母院。他拖着一个老人一样疲乏的脚步，爬上了教堂的楼梯。

爱斯梅哈尔达仍旧跪在那里，合着两只手掌，诚心诚意地祷告着。自从加西莫多出去以后，她就一直不停地祷告到现在。

加西莫多看到了她，什么也没说，把头低垂了下去。

爱斯梅哈尔达这才停止了祷告，转过身来。她看到他那满脸的血，弄得又破又脏的衣服，不由得惊跳起来。

“你，你怎么了？”

爱斯梅哈尔达站起身跑了过来。加西莫多痛苦地摇了摇头，悄然他说：

“我没有碰到他。”

“唉！”爱斯梅哈尔达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支持不住了，把身子靠在墙壁上。

加西莫多就像石头人一样地直立在那儿，连动也不动，然后才抑住了眼泪，默默地走开了。

闪光的短刀

第二天，加西莫多就从爱斯梅哈尔达面前消失了。

可是，她吃的东西就在她睡着了的时候，都偷偷地放在她身边了。

有一天，她醒来的时候，看见一个鸟笼子，里面还有一只小鸟。

又有一天早上，她醒来后一看，从她的房间里能够看得见的一切石像都被搬走了。原来在不久以前，爱斯梅哈尔达曾对加西莫多说过，她一看见那些丑怪石像就害怕。可是，要打坏它们，就得冒着生命的危险啊！

又有一个早上，窗台上放了一只美丽的水晶花瓶儿，瓶子里面插着新鲜芬芳的白、红、黄各色的花儿。

加西莫多便这样从爱斯梅哈尔达面前消失了，他尽量对她表示出一片柔情。

有一个晚上，爱斯梅哈尔达忘掉了现在的不幸，睡觉时，正做着童年时候的梦，忽然被一阵低微的声响吵醒了。她平时睡觉就不怎么沉着，只要有一点儿声响，便会惊醒过来。

这是一个黑夜，但是窗边却有一个模糊的光圈，还有一个人的面孔在那儿窥看着她。

那是上个幽灵一样的面孔。

当爱斯梅哈尔达刚抬起头来的时候，那个人就把蜡烛吹灭了。

爱斯梅哈尔达却已经很快地认出对方的面孔了。

“啊，是那个神父呀！”

爱斯梅哈尔达知道是他之后，既害怕又战栗，赶快跳了起来，跑进房间里面的一个角落，全身在打颤。

突然，有一种意念像闪电一样的划过她的脑子。原来，使她陷入这悲惨境遇的，竟是这圣母院的伟大人物。现在，她重新记起了他就是那天她将被处刑之前，在忏悔仪式上逼她忏悔的那个神父。

对爱斯梅哈尔达来说，这圣母院也并不是一个可以安全藏身的地方了。

爱斯梅哈尔达这时就好像被浇了一盆冷水似的。发了一下愣，不由得用两只手掩住了面孔。

不一会儿，爱斯梅哈尔达觉得那人不声不响地接近来了，她立刻放开了两只手。

她想大声叫喊，但是叫不出来。

“杀，杀人的魔鬼！”她像喘着气似的，有气无力他说。

那人却吃吃地冷笑着说：

“想不到你能从死里逃生。”

“你是这圣母院的神父吗？做一位神父，竟会拿妖术来杀人！”爱斯梅哈尔达满含着愤怒与仇恨的口气叫着。

“你既然知道是我，就不能容你活着回去了！”

那黑影忽地向她身上扑过来。

爱斯梅哈尔达悲叫了一声，想用两只手挡住他。但是那人凶狠地扒开了她的两手，很快地抓住了她的脖子。

她拼命地反抗着。

“死掉吧！”那人憎恨他说，用十个手指头紧紧抓注她的脖子。

那只山羊——得加里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叫个不停。

爱斯梅哈尔达用手抓他、推他，使出全身的力量挣扎着，但是，一点儿也没有用。

在她挣扎的时候，她的左手好像触到了地板上的一个冰凉的东西似的。那是加西莫多留给她的哨子。加西莫多虽然是一个聋子，但是他不是说过，这哨子的声音不管多远他都能听得见吗？

爱斯梅哈尔达使出最后的力气，把哨子放在嘴上，拼命地吹：

“ 嘟！ ”

“ 那是什么？ ”

他这才把手松开。

爱斯梅哈尔达趁这个时候，胡乱地抓起那人的面孔来。

她趁那人松开手的时候，使出浑身的力量，又吹了一声哨子。

“ 嗯，你这个小丫头好可恶！ ”

那人吼叫了一声，又举起胳膊用力扑了上去。

就在这一刹那间，克罗德的脖子忽然被一只巨大的手抓住了。

克罗德愣了一下，扭转过脖子一看。

“ 他是加西莫多！ ” 克罗德猜想。在这同时，他看到了加西莫多的手上闪亮着一把短刀。

克罗德拼命地抓住加西莫多的手，叫道：

“ 加，加西莫多！ ”

克罗德忘记了他是一个聋子。

加西莫多抬起一只脚踢着他，然后踩在他的胸脯上。

“ 加，加西莫多！我，是我。我是克罗德呀！ ”

这瞬间，克罗德才想起他是个聋子。

克罗德只好死了这条心，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加西莫多那惊人的臂力。

加西莫多像一只愤怒的老虎，挥起了短刀，正要砍下去的时候，又停住了手。

“ 这里是神圣的教堂，别让血污染了它！ ” 他自己告诉自己。

于是，他抓住克罗德的腿，就把他拖出了门外。

他想把他从塔上扔出去。

但是，这时的月亮已从云端钻出头来，加西莫多这才看出是克罗德的面孔。

加西莫多屏住气息，呆呆地站在那里。

他全身颤抖着，连忙的向后退。

想不到袭击爱斯梅哈尔达的恶棍，竟是自己的养父克罗德。

这是使人不能相信的事！

但是，他的确就是克罗德呀！

加西莫多颓丧无力地蹲了下去。

克罗德这才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加西莫多的身边，就向他的肩膀狠狠地踢了一脚。

爱斯梅哈尔达看到这意外的情景，不觉大吃一惊。她忽然看到脚边有一把加西莫多扔下的短刀，就把它拾起来，向着正在踢加西莫多的克罗德冲了上去。

“ 杀人凶手！来吧！ ”

她虽然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女，但是她决死的抵抗，使克罗德也踌躇不

前了。

爱斯梅哈尔达越发地追了上去。克罗德逐步后退，但不一会儿，他便翻了一个身，奔下楼梯去了。

加西莫多颓丧的一动也不动了。

爱斯梅哈尔达踉跄地回到房间里，把身子投在床上。

“啊，到底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安身呢？”

她呜咽的声音震撼着夜空。

深夜的行军

在“奇迹街”上，一群流浪的男女围着乞丐国王，有的敲着碟子，有的打着翻倒的酒杯子，正举行着宴会。

乞丐国王坐在一个大桶子的宝座上，望着四边的部属。他的身旁堆满了刀剑、斧子、枪、锄头等武器，男女老幼都争先恐后地拣着他们自己喜爱的武器。

诗人甘果瓦独个儿坐在火炉边，一面望着燃烧着的火焰，一面用铁筷子搅动着炉灰，沉思着。

“大家快点儿准备！咱们一个小时后出发！”乞丐国王大声嚷着。

一个穿着铁甲的青年爬上了桌子演说：

“诸位，听着！我是今天才加进你们的队伍里来的人，我是一个绅士，也是一个学生，我很喜爱强盗和抢劫。现在就要开始攻打教堂，把爱斯梅哈尔达从那个罗锅子的手里抢回来，还要烧掉僧院，杀掉神父，这是多么痛快的事呀！那个罗锅子是魔鬼中的魔鬼，咱们就把他带回这黑话王国里来处以火刑吧！我对于今天晚上的壮举，由衷地表示祝贺！”

大家用鼓掌与欢呼声表示欢迎。

甘果瓦觉得那说话的语声很熟，不由得抬起头来仔细一看。他忽然想起了：

“他是孚罗诺！就是克罗德的弟弟呀！”

的确不错！他就是那天带着法比的假信骗走爱斯梅哈尔达的那个大学生罕罗诺。他被学校开除后，天天以喝酒打发日子，终于也混进这黑话王国里来了。

“王八蛋！”

甘果瓦愤怒地站了起来。

他走向孚罗诺。但是，走了没有几步，忽然又想到：

“即使惩罚了他，又有什么用呢？就让他去吧！”

甘果瓦又坐回火炉旁边来。

他听到身边有人在谈话。

“咱们无论如何也要把爱斯梅哈尔达搭救出来！”

“她还在圣母院里吗？”

“听说那个罗锅子把她关闭在一个房间里。”

“好吧，我要跟他打一回合！”

“那教堂里有黄金的雕像，我要把它全部偷出来！”

甘果瓦听了这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啊，如果法比队长还健康的话，该多好！”

孚罗诺一面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一面嚷着：

“我觉得很开心，这里是天国，酒随便你喝，饭随便你吃！”

这时，乞丐国王命令说：

“准备出发！”

那些流浪的人都哇的一声吼叫起来，各自带上了武器。

他们越吵，甘果瓦的面孔越显得阴沉。他想：他们以为这样便可以把爱斯梅哈尔达抢了回来。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喂，诗人先生，加油吧！”

乞丐国王走了过来，拍一拍他的肩膀这样说。

甘果瓦不但没有回答，并且一直坐着不动。

“啊，十二点的钟已经打了！”有人叫道。

“出发！”

大家齐声地叫了起来，各自带上了武器，你挤我，我挤你的，向户外拥了出去。

月亮披着一层厚厚的云，“奇迹街”一片黑暗。

那些群众的吵闹声在黑暗中蠢动着，向夜空扩大开来。只见各种各样的武器在黑夜里闪着光亮。

乞丐国王爬到一块大石台子上，发下口令说：

“大家整队！”

群众挤来挤去，好不容易才排好了队伍。

“好吧，大家肃静！走过街上千万不要出声，一口气冲向圣母院去。到了教堂再点火把！”

于是这些奇异的流浪人的队伍，便默默地开始了深夜的行军。

向圣母院去！

向圣母院去！

攻击教堂

那天晚上，加西莫多一会儿也没睡。

他经过最后一次巡逻，刚关上钟楼的大铁门时，正巧看到克罗德由下面的走廊走过去。

他不安地目送他的背影消失之后，才爬到了塔顶上去。

自从发生了那次事情以来，克罗德对待加西莫多越发的残酷了。但是，加西莫多无论怎样挨骂，无论怎么挨打，都不反抗。他一直忍受着，老是垂着头任由克罗德辱骂和殴打。

虽然这样，加西莫多仍然高度地提防着克罗德接近爱斯梅哈尔达的房间。要是克罗德想进去的话，加西莫多一定会反抗的。然而，从那次以后，克罗德好像极力避免着接近爱斯梅哈尔达。

加西莫多在塔顶上俯视着整个巴黎市街。

街上的灯火全熄了，一片黑漆漆，一条白色的塞纳河蜿蜒地伸展开去。

除了远处耸立着的圣·安东尼城门上有一盏灯光之外，天地之间任何地方也看不见一丝的光亮，仿佛悄悄地都睡着了。

当加西莫多抬头仰望那黑夜的天空时，忽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拥上他的心头来。

他感觉圣母院的四周布满了许多奇怪的人影，还不断地仰望着钟楼这一边。

瞬息间，他发现沿着塞纳河边，有一条长蛇似的黑影的行列在蠢动着。那好像是河里的波澜，又好像是无数人们在晃动。

加西莫多的心里逐渐悸动起来。

因为，那一队黑色的行列已穿过城街，走过格雷坞广场，开向通往圣母院的大街来了！

不一会儿，教堂前面的广场便被那些群众堵塞住了。在夜里仍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脑袋，那些群众不声不响地移动着。惟有那些人们的脚步声，加西莫多一点儿也听不见。

加西莫多立刻想到：

“他们是要把爱斯梅哈尔达抢回去！”

接着，他就想该怎样应付这个危急的局面。

叫醒爱斯梅哈尔达吗？从哪一条路走好呢？

正面的道路已经堵满了人群，后面是塞纳河，河里又没有船。

“好吧！”

他终于下了决心，还是留下来奋战到底吧！除非到了最后关头，否则绝对不吵醒爱斯梅哈尔达。

这样的决定了之后，他便开始静静地观察人群的情势了。

群众越来越多。

广场对面的住户仍旧关闭着窗子，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些流浪的人群，除了走路的声音之外，一点儿声息也没有。

忽然，有人点了五六支火把。

火焰摇晃着，这才照出了那一大群的流浪人。

加西莫多发现那些人都是在自己当愚人之王时，围在自己身边喝彩的那些观众。

“等着瞧吧！这些傻瓜！”

昨天的朋友，竟是今天的敌人！加西莫多想着，浑身涌起了打斗的力量。他抖擞了精神，就跑下走廊去了。

乞丐国王爬到教堂的一个旁门上，指挥着那些群众。

当时，巴黎城内只有法院，没有警察驻扎在那里。因为这种缘故，每天一到太阳下山后，家家户户便习惯地关上了门，不敢再出门。甚至连狗也要拴在家里，不让它们跑出去。

因为治安很坏，所以晚上在街上徘徊的，不是乞丐，就是盗贼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们，时常袭击着有钱的人家，因此，每到晚间，市民一听到奇怪的声音、便想：“又不知道谁家被抢劫了！”而绝不敢开门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只顾严密地关紧自家的门窗。

这时，黑话王国的群众已经完成了总攻击的准备，全军正在屏住气息等待着乞丐国王的命令。

乞丐国王高举着火把，大声地朝着圣母院宣告道：

“喂。听着！我们是‘奇迹街’的勇士们！我们的一个伙伴少女爱斯梅哈尔达无辜被判死刑，躲进你们的教堂里去了。但是，今天法院却正式发出通令，要你们把她交出来，而你们这些僧侣竟答应了他们。听说你们已决定明天把她交给他们。现在，请你们立刻把她交给我们吧！要不，我们就要捣毁你们的教堂了！”

不幸的是，加西莫多一点儿也听不见他们说的话。

乞丐国王做了一个手势，一个旗手便恭恭敬敬地把军旗竖立起来。军旗的尖顶上插着一块滴着血的牛肉。

乞丐国王便对那些像饿狼一样的群众发出一道命令：

“大家进攻！”

突然，三十几个壮丁从群众里跳了出来，各人手里都拿着斧头什么的，开始捣毁教堂的正门。

“王八蛋！”

“这个笨蛋的门！”

大铁门被砍得咣当咣当的响了起来，震撼着夜空。

这时候，忽然有一根大木头掉下来，正落在乞丐国王的跟前。

站在石阶上面的十几个人，都像虫一样的掉了下来。

群众“哇”地喊了一声，往后退去。

那些正在捣毁铁门的人，也慌张地往后跑开了。

无可否认的，一根从天上掉下来的木头，远比两千个士兵来袭还要使他们害怕。

火把的光照不到高塔顶上，所以那里有什么也看不见。

人们恐怖地战栗着，在一片沉默中，只听到一些被木头打伤的人的呻吟声音。

乞丐国王愤怒地吼叫道：

“臭僧侣，你们是不是拒绝我们的要求，想反抗我们呢？好吧，勇士们，杀呀！”

这句话叫那些群众振奋了起来。

“杀呀！”

“杀呀！”

群众吼叫着，不断地向教堂里发射弓箭。

但是，却没有一个敢向前冲去的。

整个大教堂就像化石怪物一样，默默的耸立在那里。

“冲！向前冲！”乞丐国王怒叫着。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动。

“你们这些懦夫！只挨了一根木头，就丧失了胆量。抬着那根木头，冲开大门！”

这命令一下，那些群众真的鼓起了勇气。

壮丁们抬起了那根木头，使出浑身的力量，向大门撞了上去。轰！轰！大门被撞得像大鼓一样，发出了钝重的声响，但是它仍旧纹丝儿不动。

这时，一阵石子像雨一样的落下来。

“他们没有木头了！这些小石子算得了什么？冲呀！加油！”

乞丐国王一个劲儿帮大家打气。

他们以为神父们在抵抗，因此不顾石子打在身上，继续用木头撞着大门。在这中间，受伤的人继续出现。

不用说，在那里扔木头和扔石子的，就只有加西莫多一个人。

加西莫多把那些装修南塔用的木头。石头。铅管等全部搬到走廊上，随手把它们扔了下去。

但是，只凭他个人的奋战，能有什么效果呢？乞丐国王带着那么多人，又何况前仆后继地拼着命要捣破大门呢！

加西莫多一会儿站起来，一会蹲下去，不停地扔着石子。——最后，他绝望地望了一望四周。

他忽然看到那走廊屋顶上流水的沟道，正好对着大门。

于是，他脑子里立刻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跑到自己的房间里，生了火，火上放着大锅，然后把那些铅块放进锅里使它熔化。

这时，群众对大门的进攻越加猛烈了。

他们把一切的希望赌注在这大门上：“只要把它冲破，里面的主物便都是我们的了。”他们这么想着，越发振奋起来。

不一会儿，大门轰轰的发出一阵声响，门快要撞破的时候，突然的，群众当中响起了一阵可怕的悲叫。

因为教堂屋顶上有两股熔解了的铅液向他们头顶上浇了下来。

那些铅液就像把开水浇到雪上一样，在群众当中立刻现开了两个大洞。几十个人被浇得像芋虫一样七颠八倒地躺在那里。

群众们一看不得了，拼着命往后跑。

“攻不下来！”

“我看到一个魔鬼在火光里跳来跳去。”

“那是敲钟的罗锅子！”

“不是，那是魔鬼呀！”

“难道这大门就攻不破了吗？”

乞丐国王磨牙切齿地跺着脚说：

“咱们是不是要放弃这个壮举，爱斯梅哈尔达就让他们绞死吗？”

“那些主物该怎么办？大家想一想！教堂里面那大量的金子，还能到我们的手里吗？”

这时候，忽然由那边传来这么一阵声音：

“喂！大家来帮我忙呀！”

那就是大学生孚罗诺，他背后背着一架比他自己身子长有二十倍的梯子，他一面喘着气，一面走向这边来。

“你要这个做什么？”有人问。

“你们真是一些没有脑筋的东西！那个拱门上不是有一排雕像吗？那些就是法国国王的雕像啊！看，那边走廊的尽头有一道门，有这架梯子，就可以从那里爬进教堂里面。”

孚罗诺的哥哥是这圣母院的副主教，所以他对教堂里面的情形很熟悉。他知道什么宝物放在什么地方，所以他想趁这大骚动的机会，把那些东西偷出来。这便是他参加这次攻击的主要目的。

“来，让我先上去！”有人说。

“不，梯子是我找来的，我应该第一个上去！”

立刻，他们把梯子放好在屋顶边。

群众大声呐喊着，蜂拥似的冲向梯子，想往上爬。

孚罗诺是第一个爬上去的。那陈列着法国国王雕像的走廊，离地面约有三十公尺高。

那些流浪人，一个跟着一个地紧跟在孚罗诺的背后爬，那样子就像是一条大蛇在爬着墙一样。

当孚罗诺爬到露台上，很轻快地跳上走廊时，一阵欢呼声从下面响了起来。

“哇！万岁！”

孚罗诺高举起两只胳膊叫喊着，同时“啊”地发出一声恐怖的声音，他惊然站住了！

因为，他看到雕像背后的阴暗处，有一只眼睛狠狠地瞪着他。

第二个爬上去的人还没有探出脸时，那个怪物样子的罗锅子就扑了过来，不声不响地把梯子推倒下去。

梯子在空中直竖了一会儿，接着发出一声巨响倒在地上了。

一种无法形容的怪叫声音从梯子上进了出来，它穿过了广场的上空，逐渐扩大开来。接着是一片沉寂。

加西莫多冷淡地看着这可怕的情景，然后慢慢地把身子转向孚罗诺。

孚罗诺已经拿下弓箭，瞄准了加西莫多。

加西莫多一步一步地向他走过去。

“喂，你看不见这枝箭吗？你是聋子还是瞎子呢？”孚罗诺一边叫着，一边把箭放了出去。

那只箭颯的一声，正射中加西莫多的左臂。加西莫多毫不在乎，他默默地拔出了它，放在膝盖上把它折成了两段，就扔到栏杆下面去了。

孚罗诺还来不及放第二枝箭，加西莫多已经像一头脱了羁的猛兽，向他扑了过来。

加西莫多一把抓住孚罗诺的手和腿，在栏杆顶上摇晃了三下，便把他扔向黑暗里去了。他的身躯首先撞到下面的屋顶，然后就像一个肉团似的落了下去。

群众中迸出了一阵恐怖与愤怒的吼叫。

“报仇呀！杀呀！”乞丐国王发疯似的叫着。

群众们目睹着几十个伙伴惨遭牺牲，就都不再踌躇了。报仇的火焰在他们的心头燃烧开来。

他们立刻分头去找了很多很多的梯子和火把来，一个一个争先恐后地爬上教堂的墙壁，向加西莫多冲了上去。

广场顿时化成了一片火海。

在那些群众的怒骂与喊叫声音中，远处的警钟“当当”地响了起来。

加西莫多再也没有办法阻挡他们了。

他终于绝望地倒在地板上。

路易国王

加西莫多从塔顶上所看到的唯一灯光——圣·安东尼城里的灯光，是路易国王所居住的巴士底监狱上面的一层房间投射出来的。

路易国王不大喜欢罗浮宫，因此他时常到这巴士底监狱上面的这个房间来。

这房间虽然是建在监狱的上面，但一切布置和皇宫一样豪华而安适。

路易国王的年纪很大了，但他的体格。面貌却如壮年人一样。

桌子上点着一枝蜡烛，他正在专心审查法国今年度的预算案。做一个国王，并不是只管听取臣下的报告就可以了，要打算把国家治理好，每天晚上，都不得像这样的花上一笔很大的心血呢！

预算案审查完后，他就开始拆阅各国寄来的信件。

这时，忽然门开了，一个男子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皇上，皇上！糟透了！圣母院前出了乱子了！”

“不要慌，特里斯丹，你不是骑士队的副队长吗？看，你的手还在颤抖呢！”

“现，现在暴动越来越厉害了！”

“暴徒有多少人？”

“至少也有五千人。”

“嗯，他们有没有武器？”

“有。有大镰刀、枪、弓箭、刀剑，还有别的一些武器呢。”

“为什么发生暴动呢？”

“我，我也不知道呀。”

“混蛋！振作起精神来！暴徒们攻打哪里？”

“圣母院。”

“圣母院？”路易国王皱着眉，偏着头思索着。

“那些暴徒都是‘奇迹街’的流浪人，他们早先就反叛皇上了。趁这个机会把他们从巴黎赶出去吧！”

“嗯，别的地方还可以，要攻打圣地——圣母院，那可不能原谅啊！”

“皇上，请立刻下令派兵去平服吧！”骑士队副队长特里斯丹拼命地请求着。

“法比还没有好吗？”

“是的，他一直躺在床上。”

“好吧，那么你就代理他，把骑士队全部带了去！”

“是！”

特里斯丹马上跑了出去。

经过三十分钟后，出入意外的，法比却带着一副苍白的面孔，摇摇晃晃地跑了进来。

路易国王抬起头来一看到他，就说：

“刚才特里斯丹说你还躺在床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

“皇上，我没有办法叫自己安安心地睡下去，所以拖着这病体特来求见。”

法比急促地喘着气，样子显着很痛苦。

“是不是有关圣母院前暴动的事？”

“是的，那些暴徒要攻打圣母院是有理由的。”

“有什么理由？你说吧！”

“前几天，住在‘奇迹街’的一个吉卜赛女郎，因案被判了死刑，是因为被当作行刺我的凶手审判的。但是，刺伤我的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人。这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昏迷不醒，所以不知道她被判刑了。现在知道她是被判错了！”

“虽然判错了，可是不能取消判决呀！如果全法国的人民都知道了法院判决错误，会笑掉大牙的呀。——法院的威严也就扫地了！”路易国王困惑地苦笑着说。

“皇上我想请求您的也就是这件事。那吉卜赛女郎被圣母院的罗锅子救出之后，一直躲在圣母院里。现在，法院要求圣母院明天把她交出来。‘奇迹街’的人们获得了这个消息，就想把她抢回去。我想，为了镇抚那些暴徒，最好是把她交给他们。”

“那样可不行。如果那样做，‘奇迹街’的人将来更会反叛我了。”

“那么，您同意把她交给法院吗？”

“嗯，——”路易国王心里一边思索着。

“处决一个无辜的老百姓是违反正义的。”

“但是，既然判决了、就不能取消。”

“皇上，这里有一个办法是不是行得通？既不要把她交给法院，也不让暴徒把她夺回去，就让她躲藏起来行吗？”

“是吗？”路易国王静静地望了他一会儿，又说：“你有病，你能办得到吗？”

“不管成败如何，我一定要干到底呀！”法比毅然地说。

“好吧，你就去做吧！”

“遵命！”

法比敬了一个礼，静静地退了出来。他的精神力很旺盛，一点儿也看不出是病人的样子。

路易国王愉快地望着他的背影，当他将要离去时，忽然又喊住他说：

“喂，法比，等一下！我还有话问你。”

“是的。”

“是谁把你刺伤的？”

“圣母院的克罗德副主教。”

。

“他为什么要刺伤你？”

“克罗德是一个玩妖术的人，他想诱引那吉卜赛女郎做他的爪牙，听他的驱使，所以我去搭救她。想不到克罗德用卑劣的手段，向我洒了麻醉药，趁我昏迷不醒时，把我刺伤了。”

“身为一个神父，竟会玩起妖术来！——法比，你去杀掉他！”路易国王庄严他说。

“遵命！”法比回答了一句。

暴徒的败北

那勇敢的加西莫多虽然四面被人围攻，陷入绝境，但是他早已决心抵抗到底。

整个教堂眼看就要被暴徒攻陷了。

就在这时，突如其来的传来一阵马蹄声。

不一会儿，就见一队骑兵高举着火把，像疾风似的冲向广场上来。

加西莫多看到这情景，不由鼓起了新的勇气，把那些爬到走廊上来的群众一个一个地推倒下去。

暴徒拼命地奋战。他们一面迎战那些骑兵队，一面继续攻打教堂。

加西莫多孤军奋战，拼命地抵抗。

特里斯丹所率领的骑兵队，直向暴徒冲杀过来。

暴徒们因为没有带着像样的武器，所以只凭他们的勇气来抵抗。

有的向冲来的骑兵扔火把，有的用镰刀割骑兵的喉咙，有的专门爬到马背上把骑士拼命地往下拖。

女人和孩子们都扑到马肚上，像猫一样的用牙齿和爪子向骑士们挑战。

他们当中最引人注目的的是一个拿着大镰刀的男子，他一面嘴里哼着歌，一面挥舞着大镰刀砍那些马腿，巧妙得就像割着麦子的农夫一样。他逐渐冲杀进了骑士队的中间。这个人就是乞丐国王。

瞬息间，炮火向他头顶上集中过来，一眨眼间，他的身躯被炮火打得粉碎，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附近的居民听到了这战斗的声音，都开了窗子来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他们开始帮助骑兵队，向暴徒们炮击。

广场立刻被一层黑烟掩盖了。

疲劳、武器的缺乏，以及骑兵队猛烈的厮杀，再加上居民炮击，使那些勇敢的黑话王国的人们，打消了战斗的念头，于是扔下无数尸体，向四面八方逃走了。

加西莫多一看见群众溃败了下去，就高兴得忘了疲劳，三步并作两步走向爱斯梅哈尔达的房间去。

可是，她并没有在她的房间里。

小鞋子

当暴徒们攻打圣母院的时候，爱斯梅哈尔达睡得正熟。

但是，附近的骚动声立刻把她惊醒过来。那只山羊比她醒得更早，它便感觉不安地叫个不停。

爱斯梅哈尔达突然跳起身来，立刻跑出了房门外。

她到外面看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群众时，不由得发起抖来，便慌张地又跑进了自己的房间里。

她合起双掌放在胸前，一心祈求神的庇佑。

正在这时候，她听见一阵脚步声向她接近来，越发的颤抖了。

进来的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头子，手里提溜着一盏油灯。

“你别害怕，我是你的朋友。”那老头子看见她有点儿害怕的样子，所以这样说。

“好，好的。”

“你跟我来吧，这里大危险了！”老头子说着，就伸手把她搀了起来。

这个老头子，就是教克罗德妖术的那个奇异人物。

爱斯梅哈尔达一面跟着他走，一面想：

“加西莫多不知怎么样了？”

广场上那猛烈的怒号和喊叫声，使她再也没有勇气停留下来，因为，她以为巴黎人民是为了要求她死刑而来喧闹的。

这位老头儿带了她，走出阴暗的教堂，然后，又走进僧院里的内院去。

外面的骚乱仍旧很大，但是僧院里面却宁静得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神父们吓得魂不附体，都逃到主教的公馆去了，在那儿祈祷平安。

由僧院的后门出去，便是一片空地。空地四周，围着一道篱墙。

那儿没有一个人影，只隐约地听到外面的骚乱声。

从塞纳河上吹来的风，把那些树梢摇得飕飕作响。

这位老头儿，一面用油灯照着路，一面向河岸下走去。爱斯梅哈尔达跟在他后面，两条腿不住地颤抖着。

一只小船系在浓密的草丛间。

老头儿和爱斯梅哈尔达刚踏上船，忽然有一个穿黑衣的人从树荫下走了出来，一声不响的也跟着上了船。

说也奇怪，爱斯梅哈尔达到了这时候，她本能地把颤抖止住了。

那穿黑衣服的人割断了绳子，便把小船推离了岸边。这附近水流很急，要把小船划到河的中心，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小船慢慢地向右岸的那一边滑过去。

爱斯梅哈尔达用畏惧的眼光望着那个穿黑衣服的人，那人整个面孔搭着头巾，当他划着船时，黑衣的两条宽袖于被风一吹，便像蝙蝠的翅膀一样张开。

他们都沉默不语，只听到一片划桨的水声。

圣母院前那些群众的叫喊声，像远处的雷鸣一样的传了过来。忽然的，教堂的屋顶上、钟楼上。栏杆上，出现了数不清的火把。

小船沿着教堂划去，最后，到达了格雷坞广场旁边才靠岸停下来。

他们三个人都默无一语地上了岸。

上岸后，那穿黑衣服的人忽然伸出手来，狠狠的抓住了爱斯梅哈尔达的

手。

爱斯梅哈尔达大吃一惊，问道：

“你究竟是哪一位呀？”

黑衣人并不回答。

他们旁边再没有别的人了。

“他是不是那个——？”一个可怕的疑问涌上了她的脑际。

当他们走到格雷坞广场时，月亮刚从云端探出头来，把空无一人的绞刑台照射得特别醒目。

穿黑衣服的人忽然站住，摘下了他的头巾。

她猜得真不错，那穿黑衣服的人的确是克罗德。

爱斯梅哈尔达的面孔立刻变得很苍白。

“爱斯梅哈尔达，你的性命已经在我的掌握中了！你好好地再想一想吧。如果肯听我的话，好好去做一个巫女，你就可以得救了。”

“不！你这魔鬼，我恨透了你！你把我害得到了这步田地，还厚着脸皮再说什么话？”

奇怪的是，爱斯梅哈尔达到了此时，再也不感到恐怖了。她鼓起了勇气，猛烈地痛骂着。

这时，从荷兰塔下面传来一阵咒骂声。

“吉卜赛女郎，死掉吧！”

“你还不听我的话吗？”克罗德厉声他说，好像这是最后一次的警告。

“不！我愿意死！”

“好吧！”

克罗德的面孔邪恶地歪向了一边。他忽然把她打倒，抓住她那纤细的胳膊，一直就拖到荷兰塔那边去了。

那个老头子也不知道是几时跑掉了。

克罗德走近了那间密室旁边，向里面叫道：

“喂！我把那个吉卜赛女郎带来了！你来报仇嘴巴！”

那密室里面黑黑的，就像涂了黑漆一样的黑。这时，忽然有两只瘦得像干柴般的手臂从窗口伸出来，紧紧地抓住了爱斯梅哈尔达的肩膀。

“抓好她！别让她跑掉了！我去叫法官来，我要慢慢地欣赏她被处死！”克罗德发出魔鬼样的笑声，逐渐的走远了。

爱斯梅哈尔达恐怖地喘着气，试着想挣脱，但是那只死尸般的手，抓得她越来越紧。

“反正就是逃出这里，也难免一死。”爱斯梅哈尔达这么想着，忽然又变得颓然无力了。

她悲伤地望着那女人的面孔，低声问道：

“你告诉我！我到底对你做了什么坏事呢？”

“吉卜赛女郎，我憎恨你！吉卜赛女郎！你知道你们那些伙伴们都犯了些什么罪恶吗？我告诉你吧，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他们把她偷走了！然后，然后又把她杀死了！”

“那时候，我也许还没有出生呢！”

“不，你一定出生了！如果她还活着的话，也该有你这么大了，……我在这儿度过了十七年的时光，这十七年里我不停地以哭过着日子。……今天，应该轮到我来杀死吉卜赛人的孩子了！”

“但，但是，那太过分了！那不是我的罪呀！”

爱斯梅哈尔达偷偷地抚摸一下她胸前的护身符。她心里想：“他们告诉我，只要护身符在身边，遇到多大的危难，总会得救的。”

但是，巴格特狠狠地一伸手，便把它抢了过去。

“啊，你不要拿这个！”

“这个鬼东西！我要撕掉它！”

巴格特说着，一下子便把它咬破了。

刹那间，她“啊！”的惊叫了一声。

“那是鞋子呀！一只鞋子呀！”

巴格特像说梦话一样，赶忙拿出她自己的一只小鞋子，和爱斯梅哈尔达护身符里的那一只互相比量了一下。两只一模一样。

爱斯梅哈尔达那只鞋子里面，放着一张条子。那条子上面写道：

“如果找到另一只鞋子，就可以找到母亲了。”

巴格特浑身像触了电一样，抖着嘴唇，欢天喜地地叫道：

“那，那么，……啊，那么，……你……你是阿涅，是我的女儿啊！”

“妈妈！”爱斯梅哈尔达这一面叫着，一面就扑进了巴格特的怀里。

她们母女俩的眼里都滚下了热泪。十六年来，这是第一次相逢啊！

巴格特十七年来积在心头的母爱，一下子便融化成一颗一颗的泪珠，滴在爱斯梅哈尔达的脸上。

最后的愿望

巴格特抬起头来，撩了撩披散在脸上的白发，一句话也不说，可是她心里却想把内室的铁门拆掉。但是，她那枯瘦无力的胳膊并不可能做得到。

于是，巴格特跑到房间里的一个角落，搬出她那块做枕头用的石头，就使出浑身的力气，用这块石头去撞那铁门。接连撞了三下，那十字型的铁条就脱落了。她再把剩余的铁条拔下来。这是伟大的母爱所产生的力量。

于是，巴格特便把她的女儿抱进了内室。

“你放心吧！这里安全了。”她说完，就轻轻地把爱斯梅哈尔达放了下来。

“阿涅，我的女儿，你终于回来了！”她接着又说：“神到底为我着想了。吉卜赛人并没有杀死你！……我过去是憎恨你的，要原谅我！阿涅，你是不是也憎恨我呢？……我那样诅咒你，你却还带了面包和葡萄酒给我，……你有一颗温柔的心，我不知道该怎样求你原谅才好……”

巴格特搂着她的女儿，任凭眼泪流着。

“妈妈！妈妈！”

爱斯梅哈尔达像做着梦一样，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叫着母亲。

然而，谁又想到，她们母女的幸福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因为，从圣母院前的桥上，传来一阵马车声，划破了深夜的寂静。

爱斯梅哈尔达紧紧地搂住她的母亲。叫道：

“妈妈！救救我呀！法院派人来抓我了！”

“啊，天哪，我忘记了！是的，警察在追捕你呢！这该怎么办呢？”

巴格特神情颓丧地踌躇着，只顾把爱斯梅哈尔达紧紧搂在怀里。

马车已经驶进广场上来了。

巴格特跑向窗边。一看，那儿有十几个警察正从马车上跳下来。

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说：“克罗德神父说，她在荷兰塔的密室里呀！”

“啊，这该怎么办呢？他们来了！唉，你不能逃出去！快藏起来呀！”

巴格特急得像什么似的，两手不断地扯着头发说：“啊，来了！快藏起来！那边。那边——”

巴格特把爱斯梅哈尔达带到了一个角落，叫她蹲下，然后用破布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她遮盖起来，还搬了几块石头压在上面，以遮瞒人家的耳目。

“喂，女人，”一个警察把头探进来问：“爱斯梅哈尔达在哪里？”

“什么事？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巴格特装荷若无其事他说。

“天晓得，克罗德神父真是胡说八道！”后面的法官很失望他说。

“喂，但白说了吧！圣母院的克罗德副主教不是叫你把她捉住吗？”

“啊，那个年轻女人把我的手咬了一口，就跑掉了。”

“王八蛋！怎么会让她跑掉了呢？”

这时，一个警官厉声地问道：

“喂，女人，那些铁门为什么全被折断了呢？”

巴格特愣了一下，极力沉住气回答说：

“它早就这个样子了。”

“胡说！昨天我从这里走过时，它还是很完整的呢！”

“是吗？这可真奇怪！”法官瞪了巴格特一会儿，然后探着头朝房间里看了看。

“不！不！”巴格特一面说着，一面在窗口拦挡着他们。

“这可真是有点儿奇怪啊！到里面去搜查一下！”法官命令着说。

“不行，这大门已经很久没有开了，早就生锈了。我们这副装备是进不去的。”一个回答说。

“那么，由窗口爬进去！”

“窗口太小了。”

“把它拆大一点儿。”

巴格特逐渐地退进里面去，用一种绝望的视线看着窗外。这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她下决心绝不让他们把她的女儿带走。

“喂，那个女人，那个吉卜赛女郎是不是躲在你这房间里面？把她交出来算了！”法官这样和她说。

巴格特听了，却一声也不响。

“你为什么把她隐藏起来呢？”

巴格特仍旧不作声。

“你这个疯婆子！”

要把窗口拆大是毫不成问题的，只要把窗下的石头挖掉一层就行了。

一个警察找了一只铁钩子。他举起那铁钩子砰砰的就向窗口石头上打了下去，巴格特就好像自己在挨打一样，不断发出可怕的声音。

爱斯梅哈尔达趴在那里，低声地祈祷着：

“神呀，神呀，请庇佑我吧！”

终于，窗下的石块被挖开了。

巴格特疯狂地抓起了脚边的石块，向窗口打了过去。

“我绝不让你们把我的女儿带去！你们这些猪猡！刽子手！救命呀！神呀！”

法官冷笑地命令着说：

“去把那个吉卜赛女郎抓出来！”

只见两个警察奋勇地跃了进去。

巴格特紧紧地搂抱住了爱斯梅哈尔达。

“大人们！求求你们宽恕她吧！她是我的女儿，是在十七年前被吉卜赛人偷去了的女儿，我本以为她死掉了，十七年来一直这样想的，在这冰冷的鼠洞里，天天以祷告过着日子。请你们发发慈悲吧！现在，现在神庇佑我找到了她，这是神的恩惠呀！但是，但是你们却要把她从我手里带走，那是残酷的。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巴格特泪水纵横满面，她的样子看来怪可怜的，感动得叫那些铁石心肠的警察也不得不踌躇了。

但是，窗外的法官正在催促着说：

“决点儿！”

一个警察只好扒开巴格特说：

“走开！这是命令呀！”

爱斯梅哈尔达已经急得晕了过去。

巴格特不管警察怎么样，绝不把她的女儿放走。

两个警察没有办法，只好把她们母女一起拖到窗边。

到了外面，巴格特越发紧紧地搂住爱斯梅哈尔达。

“放手！”法官冷酷地命令着。

几个警察走了过来，一起合力要把她们俩扯开。

但是已格特却拼命地抓住爱斯梅哈尔达不放。

后来，终于被扯开了。巴格特向一个警察扑了过去，抓住他的手就是一口，那警察被咬得直叫，一转身便把她推倒了。

她倒下去，头正撞在石板上，再也爬不起来。原来，她已经死了。

昏迷不醒的爱斯梅哈尔达终于被抬上了绞刑台。

当一个警察把那条绳子套上她脖子时，她的眼睛睁开了，她还仰望了一下头顶上那可怕的绞架呢。

她像一个弹簧似的跳了起来，整个肺腑像要炸开来似的悲叫着：

“不要；不要！”

命运的早晨

当加西莫多知道爱斯梅哈尔达的确失踪后，他痛苦地用两只手胡噜着头发，嘴里喊叫着奇怪的声音。他的思维力太差了，因此，他一点儿也想不出她为什么失踪。他一面叫喊，一面跑下楼梯。

经过两个钟头后，他才确实知道了爱斯梅哈尔达被人弄走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爬上他救出她时喜气洋洋地所爬过的那条楼梯。

圣母院又回到了原来的沉寂。

加西莫多走到爱斯梅哈尔达躲藏的那间小屋里蜷伏起来，颤抖着身子大哭特哭。

不一会儿，东方渐渐发白了。加西莫多看见走廊那边有人向他这儿走了过来。

不错，他就是克罗德。

加西莫多看清了他的身影时，一阵剧烈的愤怒不由得涌上心头。

“那可怜的少女是他偷走的！”

加西莫多原来对养父的那种服从心全都消失了。

他像一只狼似的，蹑手蹑脚地追踪他。

克罗德爬上了北塔顶上，从那儿看得见格雷坞广场。

早晨明净的阳光布满了晴朗的天空，星星都已消失，只有东边的天空还剩下一颗。

不一会儿，太阳也爬上来了。

巴黎街市清醒了过来。阳光射进了朝向东方每个住屋的窗子。这儿、那儿，各种声音都响起来了。那绵延不绝的屋顶上的烟囱，都冒出了缕缕的黑烟，白雾随风飘散，鸟儿在枝头上叫啊、跳啊，又开始了它们一天的欢喜剧。

但是，克罗德无心去看这早晨美丽的景色，更无心听这早晨悦耳的声音。他瞪着异样的目光，连眨也不眨的望着地面上的一点。

好几次，加西莫多冲动地想抓住克罗德问：“你把爱斯梅哈尔达带到哪里去了？”但是，一看见他那直立不动的姿势，就又裹足不前了。

加西莫多倚在栏杆边，把视线移到克罗德的视线所投射的方向去。

他所注视的那儿是格雷坞广场的绞刑台。

有十几个人围在绞刑台的周边，只有少数观众稀疏的站在那边和这边。

绞刑台下，躺着一个穿着白衣服的人。

没多大一会儿，一个男子把那穿白衣服的扛到肩上后，就爬上了梯子。

瞬息间，加西莫多的那一只眼睛好像要跳出来似的，面容立刻变得凶猛可怕。

“那是爱斯梅哈尔达！”他脱口而出的叫着。

但是，已经太迟了！

那刽子手抽个冷子把梯子踢开了。

套在绳子顶端的那白衣人摇晃着，旋转着二克罗德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这悲惨的情景，可是嘴边却泛起了魔鬼一样的笑。

“蜘蛛杀了苍蝇了！”他低声他说。

正当这时候，广场那一边出现了一个骑着白马的武士，他那匹白马的嘴里不断吐着口水。他一看绞刑台上的情景，不由得悲痛地叫了一声：

“糟糕！来得太迟了！”

那匹白马因为被拉得太紧，所以，把两条前腿高高举了起来。武士的上身也跟着向上仰了起来。在这同时，他又看到站在塔顶上的克罗德的身影。

“呸！恶棍！”

武士掉转了马头，就向圣母院疾驰过去。

过了十分钟，那武士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了塔上的楼梯。

他的脚刚踏上了走廊的一刹那，这边的加西莫多正好从阴暗处跳了出来，像怪鸟似的扑向了克罗德。

加西莫多要扑向克罗德以前，曾在心里展开一场剧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局外人所能够想象得到的。

加西莫多用两只巨大的手朝克罗德的背上一推；克罗德就像受了伤的野兽一样，发出一声悲叫，从栏杆边就跌下去了。

他的身躯被下面的一条水槽挂住了。他用两只手拼命地把它抓住。

他脚下一百公尺的地方是石板。

他把身子吊在那里，挣扎着想往上爬，但是，那儿除了平滑的石墙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抓得住的东西。他的脚虽然不断地湍到墙壁，却没有一点儿可以踏足的地方。

加西莫多那张可怕的面孔，正在他头顶上窥探着他。

克罗德逐渐喘不过气来。他的额上也流下了汗水，指尖惨着血，两腿好几处也都擦破了皮。

克罗德有好长时间屏住了气，停止了挣扎，然后使出浑身的力量往上爬。他的两个膝盖紧靠着壁面，两只手抓住了石块的缝隙，终于攀到超过头顶那么高。但是，没想到支持他身躯的那铅管折断了，他的指尖慢慢地又滑下去。

加西莫多看到他的身子在空中转了几转，便朝石板上跌下去。紧跟着，他就跟跄地走开了。

那骑着白马的武士本来是呆望在那里的，这时，他向前走了几步，想招呼加西莫多一下，但是立刻又想起他是个聋子，就不由得闭起嘴来。

加西莫多抬起头来，朝那武士望了一望，就又无力地把头垂了下去，由武士身边走过，从螺旋形楼梯走下去了。

那武上面露一种深沉而怜悯的眼光，一直目送着他那丑怪的背影。

自这一天起，加西莫多就从圣母院消失了。

这以后，再没有人看见过他。

爱斯梅哈尔达的尸体，依照当时的习惯，被埋葬在专门用来埋葬死囚的蒙特佛贡墓地去了。

第二天，一个衣着粗陋的男子带了一只山羊来到墓地，默默地祷告了一个钟头的时间。这个男人就是那个寂寞的诗人甘果瓦啊。

这个故事发生后约一年，有一次，当地官员有事到蒙特佛贡墓场来，在那无数的白骨里，发现了两具尸骨紧紧地互相搂抱着，一具是男的，另一具是女的。那具男的有一条弯曲的脊骨，头盖骨很大，一条腿比另一条短得多。他的颈骨没有碎，可见他并不是被绞死的。他也许是自己跑到这里来殉难，搂抱着那个女尸而去世的。

后来官员想把那两具尸骨分开，想不到它们却忽然的粉碎了。

